

王百家持身如...  
既之功斂社後塵不敢効衆人之報

謝漕使薦舉啟

崔德符

青雲仰附當外臺咫尺之間華袞垂袞出衆論尋常之表久甘自棄益愧兼收惟與人名實之兩全期舉世是非之一定雖曰無疑於按劍猶當稍試於彈冠倘觀行以言審若仲尼之聽則惟親與舊何傷祐甫之明妙東若斯欽承疇可伏念某冥頑天拙牢落地寒少踈燈火之勤勞常困塵埃之膠擾幸扳雅素獲近老成從賀監

於稽山實由早歲事常公於閩徼靡待先容以自惟無益之辜知久要不忘之庇譬諸草木或氣類之相同雖有絲麻示初終之未棄便紆直指更玷公言昭告於老大夫克為金蘭之永好受命於下職事卒陪裾履之後塵方請代於戍期得厚歸於捆載此蓋伏遇某官評推月旦識抱陽秋表九品於古今人無異議頌六條於郡國士有特招每憐覆手之紛紛獨致古人之戀戀強求片善俾勿遺遺某敢不躬蹈素聞勉規來效考奉文之

初象於以彙征歌木瓜之三章豈其厚報

謝漕使薦舉啟

李仲信

惟愚不肖既賤且疎於何因緣遽辱論薦且林宗之識  
季偉尚得諸容貌之奇至子產之拔駸明亦謂其語言  
之異豈有秦越相望姓名僅通畧其朴野之足羞被以  
光華而不惜歡欣受賜感歎興嗟奮乎流俗之中見此  
古道之復茲益伏遇某官德業隆厚所性者天鑒裁分  
明其眼如月徒收朽骨以市駿故忘下體而采葑粵此

陋人乃有不求之得播諸英彥肯忘自好之心方將入  
應風雲見用舟楫願將機南畝之士使皆為東閣之賓  
無使小生獨膺大賜

謝漕使薦舉啟

陳阜卿

西戶河橫經未識門戶北海薦士猥先輩流非所堪任祇  
以慚歎伏念某受才撲拙與世濶疎譽未信而毀可疑  
志雖修而身愈困窮年簡策所得皆古人糟粕之餘妄  
意事功未識夫賢者文武之大一昨奉檄關陝曳裾縉

雖親聞名理之言勉應千慮陰借吹噓之力稱浣百憂  
而窮能累人公亦罹謗都城飛雪載陪樽俎之歡秦嶺  
分符坐歎門牆之選遠豈惟寡與殆且息交偶塵庠序之  
遊復在按臨之列未酬恩德嗣辱薦論惟知音會遇之  
艱難初非力到則不肖始終之僥倖顧豈人為此伏念  
遇某官博辨而有容高明而善下知其遲不及事本非  
近名察其愚無他賜賜頗知為己故收舊物稍振窮途某  
敢不益勵前修更期來効駑駘未老終諧希冀之心願

鑛難工尚有發矧之意

謝漕使薦舉啟

張全真

泣職儒官曾愧拔犀之譽陞名京秩更叨薦鷄之榮左  
右吹噓始終成就竊以厥初受氏姬姓最先自古尊賢  
周公為盛惟握髮吐哺以招延多士故制禮作樂而輔  
成太平餘芳襲於後昆盛德傳於百世有能繼者是以  
似之恭惟運使太博道替人文才堪王佐其來有自襲  
魯國之名宗有開必先鍾濂溪之餘慶蓋推賢揚善者

固宜有後而激濁揚清者乃其解長皮裹陽秋皓皓乎  
不可尚已胸中雲夢休休焉其如有容每嘉善而矜不  
能故舉直而錯諸枉夫何踴涼之質誤蒙侗儻之知伏  
念某器小才疎地寒官冷未刳心於大體徒刻意於高  
風素無落落之奇寧有飄飄之氣為貧干祿既壯登科  
刀筆何工方以三尺法而從事簡編旋棄豈知一卷書  
而立師偶登元禮之龍門遽瀆行成之金鑑自外臺而  
剡牘即泮水以備員温故知新豈謂教而不倦離經辨

志庶幾學者有成董帷漫欲潛心邊笥豈能滿腹知名  
教有樂地望絕覬覦視富貴而浮雲志慚饕餮顧盤根  
錯節之無用豈聳壑傲霄之可期誤遭許子之品題重  
辱山公之啟事雖黃冠衆聲價增前最爾何堪凜然失  
措某敢不益修身檢恪守官箴顧來事之可為庶古人  
之必慕繼自今日効黃雀以報恩誓將終身附青雲而  
致顯

謝鹽提舉薦舉啟

李元應

老而無用久欲歸耕采言不遺誤蒙徒愛特憐半面之  
舊遽形一字之褒無所長言過其實嘗謂棲窮閭者皆  
弱羽故尺鷃飛翔不離蓬艾之門生名山者無凡材故  
新松萌甲已凌霜雪之上金玉不言而人自貴管蒯雖  
興而用有時苟非不以貴賤易心孰肯尚以孤寒在念  
茲蓋伏遇某官之至誠接下屈己求賢以恩行法而法  
不掩恩以義理財而財不害義謂報國莫先乎舉善惟  
得士乃可以興邦故兼千慮之愚亦有萬分之得某敢

不益堅素手勉繼前修敝矣青氈雖惜王家之舊物焦  
然黃髮豈追秦國之謀人誓竭懦庸終圖報効

謝茶馬提舉薦舉啟

耿元鼎

青衫從事初亡一日之長華衣薦章遽穿五雲之妙捫  
心知愧洗骨蒙恩竊以事君莫大於以人為士最難於  
知己呼康作溷伯夷與盜跖同科以膺亂真虎賁有中  
郎之像故相者舉肥而冀足空老鄉人街璞而甃腊稱  
珍然誰終混於常流政自未逢於哲鑑能舉巨類莫如

巨公如某者藝圃朽株化爐頑鑛半生清苦功名屢歎  
於悠悠萬事未愚歲月復嗟於冉冉笑華顛之欲盡喜  
壯志之未衰鴻雁從游持節未忘於昨夢茱萸徧挿對  
牀已負於初期心如谷黍以長寒身與塘蒲而共晚甘  
為世棄寧有已知豈大賢何所弗容宜衆人之所不識  
李布百金之諾誰為蟠木之先容劉公一紙之書不待  
祥金之自躍夫何僥倖有此遇逢茲蓋恭值某官德宇  
邃深量陂凝遠流錢地上游揚原隰之華轉粟關中方

慶風雲之會何尚煩於遠使欲均布於寬恩會空冀北  
之馬羣肯借江南之鷹爪旋奉甘泉之嚴召入為建武  
之名臣凡有寸長不忘甄錄致如鼠技亦玷鶚書某敢  
不荷德如山持心若水謂西柄有酒漿之挹慚負虛名  
於東隅責桑榆之收誓酬素志

謝鹽提舉薦舉啟

一字之增以為褒敢虛其辱千乘之賦可使治蓋非所  
長恃已自慚藏心有感惟人生五馬之貴而東方千騎

之榮析圭剖符所以重一州之權增秩賜金然後補九  
卿之缺典故猶循於次第班資烏得而覬覦其間固嘗  
分權知發遣之名此外亦自有陞陟任使之舉進雖循  
其階陞用實藉於梯媒伏念某世故備諳宦情如許齊  
戎之瓜屢往漢廷之竹幾分珠海金山課難登於南庫  
園禽池草夢不到於西堂方自愧於素餐豈誤蒙於清  
舉茲蓋伏遇宮使龍學侍郎先生學神聽至道心傳之  
點爾何如異乎三者之撰參乎曰唯得於一貫之間領

袖諸儒能模後進深憫衰老遲之迹特貽剪拂之私一  
顧而價已倍增屢薦而願求入宦惟賢者必引其類恐  
或受二毛之侵雖老夫尚堪此行畏未免厚口之誚當  
修厥職毋負所知

謝監提舉薦舉啟

素懷自獻樂聞吏部之文章清舉有光復見山公之啟  
事雖喜而抃小得以驚竊惟二千石之良蓋為千萬戶  
之福自歷代以來號稱循吏而本朝之選多用詞人清

時雖重於薦敬常制尚拘於序進將以簡能而授智庶  
乎覈實而考名必先藉推轂之由然後膺握符之任伏  
念某生平游宦老景侵尋屢分共理之憂未免催科之  
拙懷銀甕石臺之所在總金山珠海之攸司戒石在前  
敢謂下民之易虐貪泉自酌詎以千金之可懷每黃茅  
青草之堪憂豈皂蓋朱幡之敢望奚料題才之暇不忘  
舉善之能茲益伏遇提舉尚書忠襟坦夷德宇泰定經  
術以節吏事議論蓋有古風簡要清通已見於二十年

之後公方識量相望乎千百載之間胸中先別其涓涇  
筆下仍分於朱墨怜之老鈍示爾提撕惟恐其受二毛  
之侵謂可以治千乘之賦載深悚悸亦曰因緣

謝提舉薦舉授教官啟

陞連幕之初階既資提掖補芹宮之冷職亦藉吹噓施  
厚淪肌感深銘骨竊以州郡之選從事漢庸別於吏材  
學館之置廣文唐式優於賢範當本朝之盛際刺異代  
之彛章設寄祿四資而換職官始於崇觀創典教一員



而領鄉校起自熙豐外由守牧之嗟歎內自廟堂之差  
擇是必精明膚敏方脫簿尉塵埃之勞博洽粹溫乃迪  
師友淵源之奧豈容猥陋并冒趨逾伏念某晚獨奮於  
寒鄉少自迷於俗學窮年兀兀半世遑遑逮既櫻於簿  
書幾遂廢於筆硯壁萬仞而獨立第招讒怨之多山一  
竇而遂成方念知憐之寡屬使指出持於英蕩而孤踪  
得傍於門牆曾微毫髮之裨屢借齒牙之譽遂使銓曹  
序進視小州賓佐之寮巖廟陶成玷近甸師儒之選此

益伏遇提舉中大英豪間世輔弼名家胸次汪萬頃之  
波毫端扛百斛之鼎外臺問俗惠已偏於閩封前席告  
猷班即通於禁從坐致溝中之斷稍為席上之珍重念  
某需次五晷將累百指倘於憐於舊物重收拾於窮途  
則飲露食英庶免羈人之苦熏香摘艷尚窺作者之工  
謝度支薦舉啟

比通令吏方願與於執鞭親奉塵談乃由承於推轂願  
脂韋之末學無根柢之先容猥辱品題茲為幸會恭惟

某官鍾時間氣為世通材蓋望東州亦顯中臺之舊職  
官分右省榮參外府之清班暫持銅竹之新符出領米  
鹽之要壤食華薦士人知三舍之榮移檄行蝗農保萬  
箱之富曲軫頒宣之誠意不緣期會之虛文名重吏師  
惠歸民父政期成於五月人託庇於二天雖課最於列  
城亦才高之餘事心不離於魏闕迹偶滯於周南每形  
天語之丁寧茲見上心之倚注賈生遷久行瞻宣室之  
光汲黯眷深姑借淮陽之治方恐終身之醬孰遽承一

顧之鹽車不惟<sup>蒸</sup>齒於朽株更復借暄於寒谷徐孺子之  
絕衆賓之禮雋不疑為屬吏之驚念惟何人驟辱此賜  
自輕闡於坐閣猶未出於提封犬馬情勤遐遽軒墀之  
憲雲泥勢隔難忘雲雨之親緬惟歲籥之迎寒俯接海  
隅之納日適棠陰之鼎暇宜椿壽之增榮莫繼下僚贊  
豈弟宜民之政願同子弟措中和樂職之詩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四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魏齊賢等全編

卷三十五

謝啟

謝監司薦舉啟

李仁甫

備員下邑曾未淹時託庇崇墉僅能逃譴敢期收錄獲  
預薦揚自惟愚不肖之微軀猥當賤有司之劇任德惠  
不足以化俗威令不足以肅奸適民物凋弊之時承紀

五百家類纂卷之九十五  
卷三十五  
一  
藝海樓  
網蔞廢之後師徒造境罄無一日之資糧詞牒盈庭曾  
是積年之寃抑方虞戎兵芻粟之責豈特簿書獄訟之  
煩殆寢食之靡遑窮朝昏而不給懼百姓疾苦之未究  
甯一身勤瘁之敢辭屬使節之俯臨擁輿而少駐治  
狀甚拙固已熟于聽聞才術非長亦莫逃于鑿察誤蒙  
褒拂深切兢慚此蓋伏遇某官恕以及人忠于報國念  
小智之自竭粗盡疲駑苟片善之可觀必加甄採致茲  
辱陋不在弃捐某敢不增激懦衷益堅素守上廣寬仁

之澤普及細民務收歲月之功罔干虛譽第無慚于內  
省庶不辱于已知

謝監司薦舉啟

周行可

特預荐章俾升幕佐名非實副感與愧并嘗聞人雖病  
於難知士亦羞于詭過謂能修其身則天且不廢苟自  
信以道則世誰可輕如玉韞匱以何沽况珠在淵而必  
媚所期非速為趣每高或片言而推其器識之優或一  
見而許以公侯之貴蓋去就之有守在賢否以甚明故

時無滯才朝盡公舉惜乎風流既息古義寔衰蔽是非  
之實以愛憎櫻榮辱之情于得喪霄壤扶持之速跬足  
三公塵埃排擯之餘蒼顏斗粟至使身名兩役物我更  
持冰炭裝裹夜忘卧夢風波駭日日起恚憂甚者巧希  
合于情先閉險深于迹外邯鄲善步壽陵爭襲其趨螳  
螂掇蟬黃雀已窺其後笑窮通之有序矜富貴于易媒  
千里坐期一跌隨廢如某者生而寡見長而數竒趨時  
雖願于激揚學道每傷其遲後四百年之傳序世出聞

人三千秩之故書家無別索引嚙簪裾之列未游翰墨  
之場見舟即操往焉無懼取蚬猶擬顧者皆驚兩綴賢  
書再丁家禍收餘生之殘稿擢一第于淹回尚怜垂翅  
之窮猶有搶榆之決然而上京雄觀羣俊並驅談落  
以相高意僊々而欲舉自惟椎賤分取弃沈何期舊學  
之拙迂忽誤近臣之論荐職之鄉校編以儒林脫鼓撲  
之喧囂屏簿書之冗惚弦歌終日酣味六經少釋為貧  
之憂終喪浮食之慨加以服大人之餘誼感末路之多

虞益知勢利之易汙未見紛華之少樂不肯碌碌與時  
太疎何為區區顧影自笑每欲玩林泉而佚老懶杞菊  
以茹飢放浪形骸優游歲月向子平之家事猶累素心  
陶靖節之吾廬但遲去夢遲斯久忽未遑愈深必  
退之思無復儻來之望敢希孤宦輒動上官憫其短步  
之勞挈以循堦而進此蓋伏遇某官至仁兼愛大雅不  
遺以長取人由恕及物傳鳴鶴之羽翮文斷木以青黃  
必使接天衢之游庶幾成宗廟之器量能非稱荷賜過

優某敢不厲終身歸潔之心慕古人特立之義老將至  
耳未甘四十而無聞學恐失之尤愧寸陰之可惜誓堅  
素守上答明知

謝監司薦舉啟

王元長

觀其為主進身者豈易于依人舉爾所知為上者亦難  
于與物蓋非義不合以道泛觀可否在我而不蔽其心  
窮達自天而一尸諸命逮于名實不立風俗寢衰視聽  
悠々不斷于是非之際情為擾々必爭于得喪之徒至

有迂風多推附火先熟蘭子之劍適著歡心東郭之筭  
不知濫吹雖出愛憎之素昧未成利害之相攻其或巧  
言如流素書盈束幸韓荊州之一見借郭有道之片言  
高談則自謂退藏大致則求為容悅淒酸易感僅猶躑  
躅以悲鳴嫵媚不情何異盱眙而獻笑斯皆學術無守  
氣節不剛間有風波之虞莫測山川之險合三言而成  
虎湊一隙以沈舟甚則蜂蠆起懷豺狼當路狐兔未得  
韓盧爭先螳螂方休黃雀窺後斯人也何所取爾為士

者不亦難乎如某者少則甚愚壯而寡與棲遲末路贈  
燈累年再領簿書嘗為勾稽之失一臨民社敢言撫字  
之勞所願者惟畏法而奉公自信者不罔民而病物訖  
無顯狀輒玷誤知挈短步于祿脫階卑飛于選集陶成  
有自感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大德有容至誠樂與傳  
鳴鳩以羽翼文斷木以青黃使之物有成才器無近用  
致此寒陋稍預選陞某敢不恪守官箴益修德履不為  
俗吏之効勉蹈古人之風貴不可求敢妄干于寵祿志



須有立庶少濟于事功

謝監司薦舉啟代

任子方

俯慙文席居無補于朽塵旁睇匠師分見遺于樗散矧  
群材之在列競一盼以為榮乃錄踈愚俾先流輩得逾  
望始幸與愧并竊以自昔進賢皆其行道雖假借獎成  
或甚于謀已然周旋惻怛咸出于為公故上既已專得  
士之名而下必有以為知己之報古今一變真偽莫分  
後生躡趨競之蹤前輩之品題之力是以田歆欲自用

一士猶足揚聲趙勝笑妄從兩人終多慙德力振深弊  
宜屬昌時如某者弗自激昂浸趨頹靡文史足用不免  
糟粕之已陳松菊猶存坐歎功名之既晚竊陳庠序再  
閱歲年說詩不足解頤談道安能絕倒會新學制獲奉  
成規當大旆之按臨仰下風而彙進亟聞誨飭俾追謹  
訶初無媒鬻之資驟被吹噓之力蓋精神所照才欲辨  
而已明雨露既濡物不祈而自獲至公之譽多士攸歸  
恭惟某官明辨而有容崇高而善下博通之學足以討

五百家類纂卷三十五  
論一代之典章經濟之才足以振動四方之政事自持使節即擁將旄以謂太平之功必以人物為本故勤收採罔間么微某敢不仰範前修式期來效依鞭策以希騏驥既不遐遺資陶冶而為干將請自茲始

謝監司薦舉啟

朱廷玉

零落壯心未就求田之計裴徊末路猶囊入幕之謀中愧本心外慙微分載思逾踴地弗容伏念某數則多竒資惟極陋治游翰墨謂功名可為而亦可期逮涉艱

難知時命在彼而不在我雖已周于十載曾弗既于一官諒拙疎之有餘故坎壈而未艾進惟聊爾資升斗以代耕去亦欣然適榆枋而滿志偶叅群俊俾長諸生會明詔之一新事當責實顧謏聞之已竭分合投閑裹曠官以自危思歛衽而不敢雖嘗殫夙夜之智力曾何補毫髮之事功矧積咎愆久稽竄斥人皆謂之不祥而弗顧公獨察其甚憊而可哀嗣加荐論俾適願欲此蓋伏遇某官義高乎一世識並乎前人忠厚之風及物而愈

廣剛方之氣秉節而弗迴其觀人也遺于短必求其心  
其薦士也因其才不移乎勢受知者所以感激而至于  
太息而有識者莫不尊仰而為之聳聞顧惟擣櫟之散  
材乃門牆之舊物載矜流落荐使陞遷昔孔融之得禰  
衡既荐于前而無以濟之晚節晏嬰之過石父雖脫于  
難而不能舉于平時未有一叨顧盼之榮兩被吹噓之  
德闕

謝監司薦舉啟

張全真

無功而祿方愧平生之言宜黜而褒孰欺左右之聽伏  
念某器非世用學與道疎翰墨為娛經病衰而已廢山  
林作計悅夢寐以空存惟五斗之倦游蓋十年之陳迹  
長裾不遂短製還新撫吊影以自憐捫苦心而太息尚  
繫造物以付我公半面立談為降諸侯之重高堂坐嘯  
許倍下客之餘語有恣而姑容慮雖愚而或取傾蓋之  
交難值泣途之感易深常恐賤微永乖報德之所敢持  
固陋更累知人之明載念微生自孤昭代賢貴力推則

意親而事遠英將並驚則人達而已窮雖平進誰所不能而數竒自亦中廢臬盧不就笑五白之偶然虎豹有神分九官之邈爾自非宏偉不主故常豈由煨塵之中猶分光潤之末相馬者失之瘦彼俗何知取人而拔其尤匪材曷稱此蓋伏遇某官體國重寄為時遠圖道尊前輩而善誘于後來政擅久成而兼收于未至盛矣孔融之坐歸然韓愈之門介以妄庸是為塵點某敢不益虔所事毋替厥初皦：寸誠徒記賞音之賜區：末路

豈專媒進之思

謝監司薦舉啟

黃王夷甫

昔揚子雲被嘲老不曉事燭之武自謂壯不如人退惟一已之間竇兼兩人之短故規行矩步窮且不回身後人先困而莫悟勉從下策出効微官聚糧有三月之勤發軔輕千里之遠流離半世奔走四方竭來大江之南屬在使麾之下竇由天幸豈曰人謀恭惟某官一朝偉人四海令望梗楠杞梓凜：隆棟之姿鍾磬笙鏞肅：

清廟之器而乃謙冲自牧畧出威儀忠厚有餘曲敦  
風誼念廐馬雖老猶思芻牧之恩轍魚將枯欲借霑濡  
之潤豈緣名勢特出獎憐髣髴古人遭逢今日居然  
感激寔倍常情

謝監司薦舉啟

史唐英

繆政流聞難逃公議薦書褒借大過本心雖外激于懦  
疲實中含乎愧覲伏念某稟生駕緩但務退藏賦性堅  
頑不知變化斷一真一介之士厭若九泉之人竭未

御吏以臨民果見隳官而墮事加以潛傷溪毒闡中山  
嵐日益疋孱寔成沈痼杖扶骨立人掖尸行奠酒跪香  
固難修于祀事趨庭詣府頗久廢于官儀人有若斯世  
將安用尚或含糊而竊祿必將顛蹶以隕身但與生還  
敢論榮進此蓋伏遇某官才高兼物道大容人謂其臭  
味所同故提撕孤賤憐其衰窮易德故收拾棄遺乃于  
垂老之年獲霑不期之惠某敢不務求針黹與保餘生  
益慎始終庶全晚節亟為歸計載囊衣以行尚慰人心

飲盃水而去不慚吾道是答已知

謝監司薦舉啟

葉少蘊

功慙實試祿愧空餐貸弗誅鋤已為僥倖寵加論荐豈  
所堪任伏念某涉世濶踈受才淺薄學雖有志徒知泥  
古之虛言仕迄無成靡有資身之良策曾修名之弗立  
顧短技之已窮少忝盧前晚欣噲伍豈特汗顏而不恥  
固以攘臂而自矜矧泉府之官僚皆外臺之辟置廩食  
俱腆賞勸又優得之莫不欣然賢者亦或樂此自慙迂

拙敢歎衰遲夷甫于是言錢孫寶以之祭竈揚雄識字  
方知鑄金莊叟忘筌尚驚躍治蔑一毫之云補宜百毀  
之所歸已幸并容仍加慰荐衆猶以為不祥而弗顧公  
獨察其甚愚而可哀載味品題更踰分量此蓋伏遇某  
官純明弗撓閑裕好修謂收名莫如荐賢而得人所以  
報國猥容學步來佐指蹤願踈懶者書生之所同不加  
譴斥而流落者人情所共憫更賜吹噓實盛德之所臨  
豈初心之敢異某敢不益堅微尚深仰前修零落摧翰

五百家類纂卷之九十五  
敢復希于霄漢婆娑病木知徒費于生成但銘肺肝莫  
報恩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監司薦舉啟

戎輅謹職使指露章望不素然愧將何若伏念某器疏  
寡用質闇鮮通早塵祿仕之游切有功名之志遂更武  
列歷具邊員南國之征亦嘗致力西隅之守未始曠名  
汜至此邦勉勤爾事然而蒼赤之聚僅得其歡心貔虎  
之群各循于著令此即守封之常務承塞之本圖得免

吏訶已為天幸敢謂伏蒙某官俯憐舊物過采消勞  
叨法座以言揚期上恩之器使俾無顛躓抑用勸從  
謹當神明百為始終一節更集軍中之効用酬門下之私

謝監司薦舉啟

使指東能驛書聞上拜嘉伊始撫已載憂伏念某性本  
拙艱仕為貧素累世之學竊嘗自修當年之功願有所  
立濫齒朝紳之序獲更武弁之游于時吳寇擾邊王師  
宿野馳不測之地力就于戍城受必勝之謀嘗經于戰

陣自爾從征嶺表還守塞隅迄至此邦第為常職若以  
其謨封疆之備得種落之心俯道人言已為天幸敢謂  
伏蒙某官雲霓發潤衡度推公采累任之勤勞恤孤蹤  
之留滯將期賞渥特露荐章謹當祇服攸箴恪思爾止  
更集異時之効仰酬此日之恩

謝監司薦舉啟

張舜民

初憂累罰將欲去歸豈意文章更形褒薦受知越次負  
愧靡竄伏念某賦分奇窮稟生昧陋幸承闕閱亦綴冠

纓惟趨時不達于變通故應物多成于拙忤勉循三尺  
濫分符竹之權僅守一官可謂斗筭之器誰為汲挽敢  
冀騰驥此茲伏遇某官理識絕倫聲猷跨世長趨濶步  
孰爭萬里之先大論高文自出一時之右肯憐孤蹇曲  
為播揚某敢不誓立清名堅持素守雖錐刀近利無補  
于本朝而尺寸微功自期于他日庶幾始末不辱高明

謝提倉薦舉啟

百里雙鳧欲望風而引去九秋一鷲俄倚漢以橫飛自



疑如出乎夢中為幸實未于分外感深鏤骨愧極汗顏  
某竊以觀賓于王顧下士莫非有待泰征其彙惟名卿  
然後無私况屬盛時亟逢鉅哲惟月評而借譽回風鑿  
以生輝書自劉洪豈止賢于十部諾因季布政應勝得  
百金肆令爛額焦頭端可攀鱗附翼獲是過者獨何難  
哉某也文史陳人衣冠餘子蚤因世胄冒玷官箴抗塵  
走俗者二十年不堪回首號寒啼飢者數百指未免折  
腰偶竊邑以庇身姑盡瘁而事國子文三仕浪云有功  
而見知裴公一言回曰不求而自得靜言忝冒良有負  
緣此益伏過某官直道而行樂善不倦敏平以衡其輕  
重虛心爰燭乎幽深都開閣歛散之要權務成就全安  
于下吏盼睐而容光必照吹噓則與物為春循致懦衷  
亦叨獎援某敢不請共爾位夙夜在公正而不它第堅  
持于一節老當益壯或少報于萬分

謝太守薦舉啟

楊嗣清

散木偃塗誤入工翰之度疲駕在底叨逢伯樂之知服

寵增光被恩懷愧伏念某質非名韻才謝清流蟬腹龜  
腸中慚義餒頭鼠目望絕封侯氣無湖海之雄心有  
邱園之素政緣世累偶出仕塗髣髴二毛願匪折腰之  
具目迷三徑空裒焚蕙之羞甘比群雞定非一鷄豈意  
提衡之鑿濫加推轂之私優辱品題徒知慚仰此蓋伏  
遇某官名高一世學貫九流身任道之汙隆言為邦之  
興替柔直有申伯之德四國于蕃文武兼吉甫之才萬  
邦作憲行賢而未嘗有己去智而不以驕人致此妄庸

亦加賞拔力借風雷之便將化龍梭肆調金石之音更  
資牛鐸某敢不勉修素業益勵壯心庶收翰墨之功少  
答吹噓之賜

謝太守薦舉啟

王致君

職守方郡竄技已窮名聞公車鶚書交上薦叨獎拔倍  
負既慚伏念某閥閱已衰名實素下挈瓶近智無所建  
明室冗小材必能施設雖殫意竭慮公以忘私而左支  
右吾勤不補拙敢圖寵借下及孱庸此蓋伏遇某官廟

朝羽儀社稷寶鎮綴閨臺之法從高踐亨衢殿淮海之名邦光揚遠業尚收孤蹟謂有可書欲使迅騰曲加藻飾某敢不修持晚節庶圖橫草之功砥礪微忠更盡鈞刀之用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謝太守薦舉啟

魏伯友

靈思樸拙何以立官元保頓昏安能辦事政冥訶斥翻辱薦論不敢矜榮祇以增愧伏念某人中下品海內單門孟孝裕為衆所嫌嵇叔夜處世不偶青雲絕望器許

詎與之佩刀白眼相看遣去幾奪其手板不圖褒借猥被衰寒此蓋伏遇某官百世華宗三吳望士榮躋內閣翱翔侍從之班寵殿侯邦偃息藩垣之地曲憐棄物遂及孤蹤某敢不益慕前修更敢素尚裏黃金而結紫綬豈意于餘年飲墜露而餐落英行棲于舊隱未知圖報但極悚銘

謝太守薦舉啟

宋嗣宗

委吏之賤疲于一官報政之遲踰于三月過蒙褒荐良

積悚皇伏念某推頽寡聞支離多病初無才語以取殷  
名豈有異能追攀豪俊韓吏部年老而身困孔北海意  
廣而才疎自絕騫騰孰能推挽第安林野以俟譴訶此  
蓋伏過某官名映朝倫才高王佐謀猷宏遠史弼負幹  
國之能德度恢宏韋斌得大臣之體將陟鼎司之峻先  
儲天下之才致茲庸虛亦預收採某敢不尚堅晚節益  
厲微衷掃地焚香誓克終于素志澡身浴德期不累于  
清塵

謝太守薦舉啟

阮窮滋久殷迹浸微固已絕望于飛騫詎復萌心于進取  
忽眷函之下逮溢愧汗之交流伏念某愚不自量妄嘗  
有志始游翰墨謂功名可求而必可期中涉艱難知時  
命在彼而不在我飄然隨牒聊以代耕幸獲造于門墻  
欣竊聞于名理何止慙忘于羈旅固已倍借于輝光  
仍沐恩私亟加慰荐載詳品目更極兢慙此蓋伏過某  
官德盛而有容望高而善下矜此疎愚之質許以無他

探其蕪累之詞謂之可教不忍遂隳其素志必使勉及  
于前修力賜吹噓庶幾振起駑駘失路固無歷塊之功  
頑鑛遭時尚有發矚之意未報恩德但銘肺腑

謝太守薦舉啟

趙德莊

浮沈宦牒久絕意于清流灑掃門牆忽盜名于下客餘  
光所被善類知歸伏念某愚不通今拙而嗜古百世而  
下莫究聖人之大全中年以來不堪世路之多故簿書  
汨沒師友散亡驚短髮之多華悼初心其既遠竭從煩

剝尤失故常常民弊財殫為方今之公患而政苛歛急  
豈學者之安行故嘗取予于權宜不盡拘攣于文法苟  
少紓于罷俗亦何愛于微躬所幸仁主大明日月其照  
我公盛德父兄乃心用能三歲之間或致一毫之効然  
塵埃不可以薰沐拜起甚慚于步趨舉畧而酌天漿坐  
歎星辰之遠比竹之聞人賴益知耳目之卑謂當黜而  
外之敢曰從之游者惟時指授不愛彫巧出五色于探  
囊既將脫其毛骨捐千金于市帛又復借以齒牙豈徒

了于二生固足施于後世此蓋伏遇某官道存長育業  
懋經綸世為儒者之宗故常恐斯文之墜地身任天下  
之重故陰求當代之遺材有如妄庸何以稱塞某敢不  
洗心矯節俛首下風補劓息黥舍治人而治己論肌浹  
髓持報國以報公

謝太守薦舉啟

泮水橫經懋蜀地學官之選天臺上奏玷汝南月旦之  
評拜賜增榮撫躬若惕竊以諸公要人之勢利亦何門

而可容先生長者之典刑或曠世之難遇竊賤負而堪  
忍惟道德之依歸一蒙備類于籠中足以成毅于海內  
况此收憐之意出于特達之知未嘗待其自言亦匪因  
于借助茲古人之能事今復見之顧新學之小生何以  
得此伏念某顛蒙有守困拙無稱傳緒業于父兄之潤  
源于師友淺聞甚陋莫知貲負之名單見易窮豈識撐  
犁之字粗勤操守敢謂端方愧在前之批糠偶冠多士  
玩既往之糟粕未通群書固宜守寒士之窮竊復有熟

五百家類纂卷之九十一  
官之望曾是鷓林之託遽煩鶚表之騰假要路之梯航  
借層霄之羽翼茲蓋伏遇某官神機警悟德宇宏深振  
絕學之無傳笑諸子百家之陋起斯文于既墜有三代  
兩漢之風啟後覺于晚生凜清名于末俗四登二千石  
之重咸著能敵一飛九萬里之遙旋躋華袞益廣江河  
之量不遺葑菲之微謂敗鼓之皮亦無嫌于枝木而焦  
桐之尾或可備于宮商致此辱庸驟蒙推挽某敢不益  
堅素尚勉力修名國士之知期必酬于異日私門之謝

聊自同于眾人

謝太守薦舉啟

負弩馳驅方廁登門之列剡書慰薦濫當開府之初名  
為市駿之圖竇出點蠟之誤事非願始榮與愧并惟縣  
令視民為親與諸侯分地而治以道自任昔人尚鄙于  
催科厥流寢訛末節乃專于財賦緩之則乏供于公上  
急之則起怨于里閭弊精神于鉛銖之微捐名節于商  
賈之賤良法具在鮮聞德意之宣仁人滿前不見循良

之政有能時其取予節以儉勤專務本以養民財必奪  
時以盡地力上不負明天子之詔下足以解賢刺史之  
憂庶幾隨亨可以益裕如某者不才自棄多難早衰百  
年紙上之空言僅同畫餅十載幕中之漫任殆若飛鳥  
退將遂于歸愚進豈堪于治剝矧冠蓋往來之會乃江  
湖卑薄之鄉邑居蕭條莫稱過客年穀豐美尚多流人  
固當過意以撫摩安敢容心于推剝吏責既曠人事寢  
睽失伍待三日于抵罪會課第六幸而免歸豈期悃悞

之愚乃動高明之鑒以平、而似簡謂元、以類勤引  
而升堂溫若扶續退而論事應如扣鐘念欲報而未能  
抑何功而可錄伏讀褒語有愧過情而况法官獨斷之  
辰惻怛屢形于擇令大府簡僚之始激揚猶貴于得人  
有如妄庸何以稱塞此蓋伏過某官忠存社稷望重播  
紳潤色玉言得典謨之正體作成士類起洙泗之遺風  
力為後進之階克罄上臣之節不忍孤白之反衣未厭  
緇衣之改為故于寸長或至三嘆某敢不匪躬盡瘁篤



志好脩苟嘆惜愁恨之不聞有鮮于上雖控惚喧囂而自困遑恤其私

謝太守薦舉啟

趙德莊

群趨旅進官微尺寸之功衆棄獨收事絕尋常之表屬窮增氣寒素懷歸伏念某名在腐儒初無長技挾策于前輩彫零之後彈冠于殊鄉轉移之餘老將至以徒勤祿既浮而不愧逝從散地漸歸宿于夷途敢託上交自銜媒于當世矧陪下吏驟望餘光無簿書米鹽以奔走

後先有贈勞宴賄以勞費左右曾是品題之誤得諸拜起之初畧後生之無聞謂孺子之可教采葑采菲草芥已微如山如河塵露奚補深惟志士之報德坐恐餘生之後時若為推揚重以論薦言非俗好難語于通人文與氣衰詎迫于作者然而少學雖陋而粗恥于無用孤宦已卑而竊期于盡誠使之少聞貧病之憂有如過聽妄庸之意尚思扶義不敢愛身悼此志之久違為已知之一發此蓋伏過某官長民尚德憂國思賢身任九流

之銓衡各極器能之用經為萬乘之師友兼收章句之  
長下賓榻于蕃維訪遺珠于江海求之太廣濫者或居  
某敢不益信所聞力鞭其後豈惟進退視為主于遠臣  
尚謹始終用能施于後世

謝太守薦舉啟

伏蒙知府郎中奏舉改觀任使者懸僚解局孰敢嘆三  
年之淹郡守飛章獨念有一日之雅雖舉舊自昔以為  
義然改秩豈愚所可當固應得之若驚且幸伸于知己

某竊聞管仲以善交而友鮑叔亟蒙堂阜之迎王微以  
進士而附徐商爰受荆南之辟夫惟久與之出處乃能  
備見其否臧未始擇焉而不精庶幾譽者有所試斯謂  
名止于實勿憂稱匪其人靜循黃綬之賤儒蓋辱朱轡  
之糞好聽其言而觀其行既嘗博我以文掾于德而依  
于仁更欲成人之美借月評而激賞回風鑿以增輝書  
自劉洪非特賢于十部諾因季布雅宜勝得百金坐今  
門下之諸生不作溝中之弃物獲是過者亦何偉哉某

卷三十一 謝太守薦舉啟

也問禮聲微行歌族冷初被過庭之訓長從扶策之游  
欽業樂群粗熟周鄉之射御陳力就列浪陪唐穀之英  
雄由東粵以奉親指南昌而竊祿雞鳴狗盜偶終歲之  
無聞馬勃牛溲亦有時而可用遠沐鄭莊之推轂式酬  
貢禹之彈冠公叔同升大夫僕今猶古也減文不與柳  
下惠彼何人斯可以使鄙夫寬而薄夫敦真所謂久相  
待而遠相致裴蘄在野但知直道而行禰鶻橫飛忽慶  
不求而得退省際會實有夤緣此蓋伏過某官閨苑清

流崑崗粹品名聯二俊允為吳郡之文宗學貫六經克  
紹松江之高士蚤決科于群彥繼拔萃于庶工已誇語  
三日而見奇何止歷四州而稱善達不離道進思盡忠  
登芸閣者十八人獨推豪傑奏楓宸者三千牘夙著謀  
謨綾衾夜直以魂清雞舌朝薰而氣爽遠辭榮于丹禁  
聊共理于黃堂政布六條頌興五袴隼旟熊軾方試可  
于蕃宣鳳沼鸞臺即升華于輔弼而又篤斷金之密契  
存結綬之遺風憐其附翼以攀鱗謂可昂霄而聳壑故

雖孱弱亦預獎提厚莫重焉綽有故人之意我之衰矣  
忍忘平生之言某敢不謹所設施高其標置確乎不拔  
窮且益堅萬里從軍喜吹噓之有便一心圖報惟職守  
之是勤常俾舉能其官無負友賢不棄過此以往未識  
所裁

謝太守薦舉啟

趙德莊

乘流浪出猥叅幕下之游進旅冥行庸覲坐中之識上  
臣所志未俗以驚伏念某妄讀父書失師吏道江海之

送日月多病與衰雞豚以燕春秋久閑而廢維此羈宦  
出于濫窮輕千里而竭耄耋留二年而忘去遠樹三匝其  
孰聽于悲吟賜璧一雙敢自徵于異遇方輜蓋鼎來之  
日聞道塗相慶之謠謂平生先德而後刑且家世誅身  
而下士私竊自幸庶幾少安不意交游有及姓名之賤  
迺于官府遂忘形迹之拘重遲而不以為媿媿造次而  
能照其悃幅至于真諸尊俎之側雜以詩書之娛聆高  
詠于洛中還素風于大祐雍容文物主人何愧于湖南

尚想風流下客如升于東閣慨附麗之既晚願遭逢之  
已榮敢以私恩更汙公舉蓋前輩與人而必盡而大賢  
樂義以忘窮使之假翼而冲霄猶將市骨而得駿此蓋  
伏遇某官清而不撓大以有容愛善如愛厥民知人如  
知其政包涵九德心期一代之英才進退百僚手傳先  
生之能事眷主知之益厚繫士氣之方增有若妄庸何  
以稱塞某敢不冥心信古刻意好修畏章服以自矜竊  
起彈冠之念望山林而告語共希曳履之光

謝薦舉啟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  
之哀病生而賦樸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任已  
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為身災擠而去  
之則為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為意  
而以仁厚為心願茲頑鈍誰肯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  
重主知己深方將長育于群材專務掩覆于小過憫其  
謀身之甚拙雖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為政之雖迂歲有

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某敢不祇畏簡書益  
自修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薦舉啟

三年去國從學官簿領之書千里推賢辱宗袞陽秋之  
字雖異姓古人之為後然成材今日之居多特屈公言  
豈非高誼惟汪氏蟬聯之緒出軒皇汰別之餘壽等神  
明詞伯有魚龍之號名聞軍旅聖人書社稷之功遙  
譜牒之相傳汶汶衣冠之不振雖更晉魏之遠莫廁崔

盧之間由斗以南敢自期于闕沂江而上傷不見于  
他揚豈期一代之髦英同繼百年之吳祖間生賢德膺  
運半千坐使哀宗去天尺五瓜瓞已興于嗣歲豫章方  
託于深根非無他人未足知己矧何並及君公之貴而  
謝莊從康樂之游宜其臭味之同借以齒牙之重幸雖  
至矣誠豈當然如某者天與冥頑人誰料理但欲陸沈  
于州縣未嘗鈞致于鼗名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援  
窮年書史有驅蚌鳳凰之嘲中因俗駕之回益嘆儒冠

之誤政恐墜緒安能亢宗敢意門闌收為子姓力推寒  
士以報國且喜當家之有人天生五材非聖賢而昌用  
河潤九里資宗族以為多茲蓋伏遇某官經術宏深人  
倫高妙青天白日誰不仰于清明璞玉渾金終莫名于  
器用出入興賢之省始終當守之知付菁莪樂育之權  
為巖石具瞻之地豈獨林宗之好士借之聲光因知祐  
甫之無私多其親舊深憂謫薄難稱生成某敢不持此  
銘心不為繞指酬國士品題之賜附名家闕閱之光

謝薦舉啟

棄地寒灰已絕思于溫煖淪溝斷木何敢望于丹青物  
理固然天意莫測借一毫造化之力為萬目駭異之觀  
冷豔將遂復然華藻至于均被摺頤退省點領銜恩竊  
以行己甚難信知匪易馮諼激齊君尚須彈鋏伯牙捨  
子期遂至絕絃矧夫涉瓜李之嫌甚矣有冰炭之隙懔  
鬚太息知正道之孔艱撫掌長吟厭人情之甚薄爰因  
時態慨念孤蹤謂學術空疎鄙之則宜以趨向謬誤遠

之則是第栖、而信命敢咄、以尤人夷攷先芬粗平  
愚憤叔皮為融幕之從事孟堅領憲府之護軍温造不  
鮮重嗣之賓馬融嘗應鄧騭之名不特一時之樂事且  
為萬世之名談非倚高明莫緣敷叙自叨麻庇之幸首  
膺眊昧之温遠辱褒揚不藉阮瞻之三語再蒙然諾殆  
逾季布之千金已在品題終加收錄此蓋伏遇某官深  
造道本洞燭事機矜小賢而不遺慮一夫之失所持心  
渾厚優哉獎善勸能處已公忠足以磨世勵俗是致菲

封之冗瑣亦隨桃李之敷榮某勢當激昂懦衰勉堅壯  
志慕子文之從仕少酬廉恪之稱鄙州犁之用情聊副  
詳明之譽庶幾罔悖鯉庭之訓抑亦不玷龍門之游

謝薦舉啟

三年簿領方默愧于仇鸞一日雲霄俄顯追于彌鶴恩  
深河海感極肺肝某竊以運偶中興時多上哲務存賢  
而盡臣子之節期稱職以立邦家之基當得英豪若絕  
類離倫之鮮儷庶觀器業皆窮高極遠之不凡靜循百



五百家類纂卷之九十五  
里之承宣庸副九重之任使公卿由此途出令尹雖其人哉儻非桑雉之前修莫宜民上曾是駘駒之下品反在選中必固與之可謂仁矣某也志雖尚德學不競時師友古人幸襟期之猶在塵埃滿路惟世賞之可羞竊斗粟以奉親誓寸心而報國靖共花縣密邇霜臺漢斧生秋每欲望風而去鄒律噓暖嘗試瀝血以求將按劍之是冀豈拔茅之或與亟回鑑水曲省黷祠念戢吏愛民之方粗知留意曰趨事赴功之敏寧不厚顏俾脫冗

于拘稽遂升華于宰字永言際會實有黃緣此蓋伏遇某官自誠而明樂善不倦蘊藉列城之簪笏靡恨遺材發揮當路之權衡誕開公道肆令孱陋亦辱揄揚某敢不朝齏暮鹽夙興夜寐甘官箴之藥石窮且益堅凜士檢之冰霜死而後已用圖薄効少報殊私

謝薦舉啟

官分縣社初乏吏能書奏公車驟膺名薦荷恩增愧撫已為榮伏念某昏鈍少文米恩之警志有邱園之素氣

五言家指卷之五 卷三十五 三十一  
無湖海之羨慕君子有所不為知古人未嘗乏仕猥驅  
俗駕濫綴官曹拄頰愛山未忘餘習折腰為米已負初  
心試縮銅章繆臨花縣鳴琴不韻製錦空傷政拙催科  
考宜書于下：誰先傾倒人每見之平：疲駕絕意于  
騰驥散木無心于琢削豈謂提衡之鑒誤加推轂之私  
此蓋伏遇某官盛德表時淵謨經國宏才優于剗剗厚  
性足以鎮浮允為世臣卓備賢業權衡士類冰鑑人材  
錄箕斗之虛名采葑菲之下體縱毛錐之脫穎許由瑟

以升堂致此凡庸亦加品目力借風雷之便將化龍梭  
律調金石之音旁資牛鐸某敢不勉以未至尊其所聞  
上答已知下逃官謗

謝薦舉啟

松鄉佐職坐有三年之淹蘩省飛章初無一日之雅始  
望不及此何德以堪之榮簞簪紳感肺腑某竊謂惟  
善能舉其類上臣事君以人簡厥修而進厥良陋志目  
中眉之小識息我點而補我剗開攀鱗附翼之宏規靜

言疑似之難分動輒忠雅之相半必也久與之出處庶  
乎槩見其設施曾未聞無因而至前况敢冀不求而自  
得借有是事假屬非才如某者少挾壯圖長辜素蘊師  
門刻意恥自名世祿之家仕路強顏甯復非良弓之子  
念再遊于蓮幕思一割于牛刀必琴何益于民功禰鶚  
亟騰于士譽常徒役：豈曰能賢善誘循：亦云可使  
昔未親警欵之末今乃置盼睐之中古人以是存心流  
俗為之喪氣請原其本有致而然此蓋伏遇某官進思

盡忠達不離道蚤推先于人傑聊試可于天官春入綾  
衾寒谷已均于餘暖秋橫水鑑纖毫咸燭于清輝肆令  
慰藉之私旁暨妄庸之吏某敢不申嚴儒行寅舉官常  
植澗喬松不為三冬而變節辨途老馬當遵千里以効  
勤苟無爽于初終或少酬于知遇過是以往未知所裁

謝薦舉啟

右某伏准照牒保舉某堪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居官蒞  
事初無毫髮之長為國掄才誤辱齒牙之及省循非據

感愧交深竊惟古者荐能付之公道衆多奚擇惟公論之為先容表裏相符雖小用可知大節此風不振有年于茲非過問世之賢曷復非常之選如某者儒生至陋吏材尤疎初不能皦以沽名亦不肯泯而隨俗屬佐一同之治獲趨五馬之塵當循名責實之時不容苟且在趨事赴功之列各務進修自視妄庸尚冀譴斥豈期名姓夙誤聽聞方其下車之初已有推轂之意逮茲收錄實倍寵榮茲益伏遇某官盛德鎮浮至誠格物以清淨寡欲之道濟剛毅不屈之材非惟不畏于高明且亦無遺于寒畯以所聞而叅所見棄所短而取所長憐其遲鈍之資僅能將勤而補拙知其奔走之暇尚以餘力而學文遂加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某謹當勉所不及行其已知今非介而前非通立聖人之中道仁不憂而勇不懼慕壯夫之遠猷期于終身上答知己

謝舉試刑法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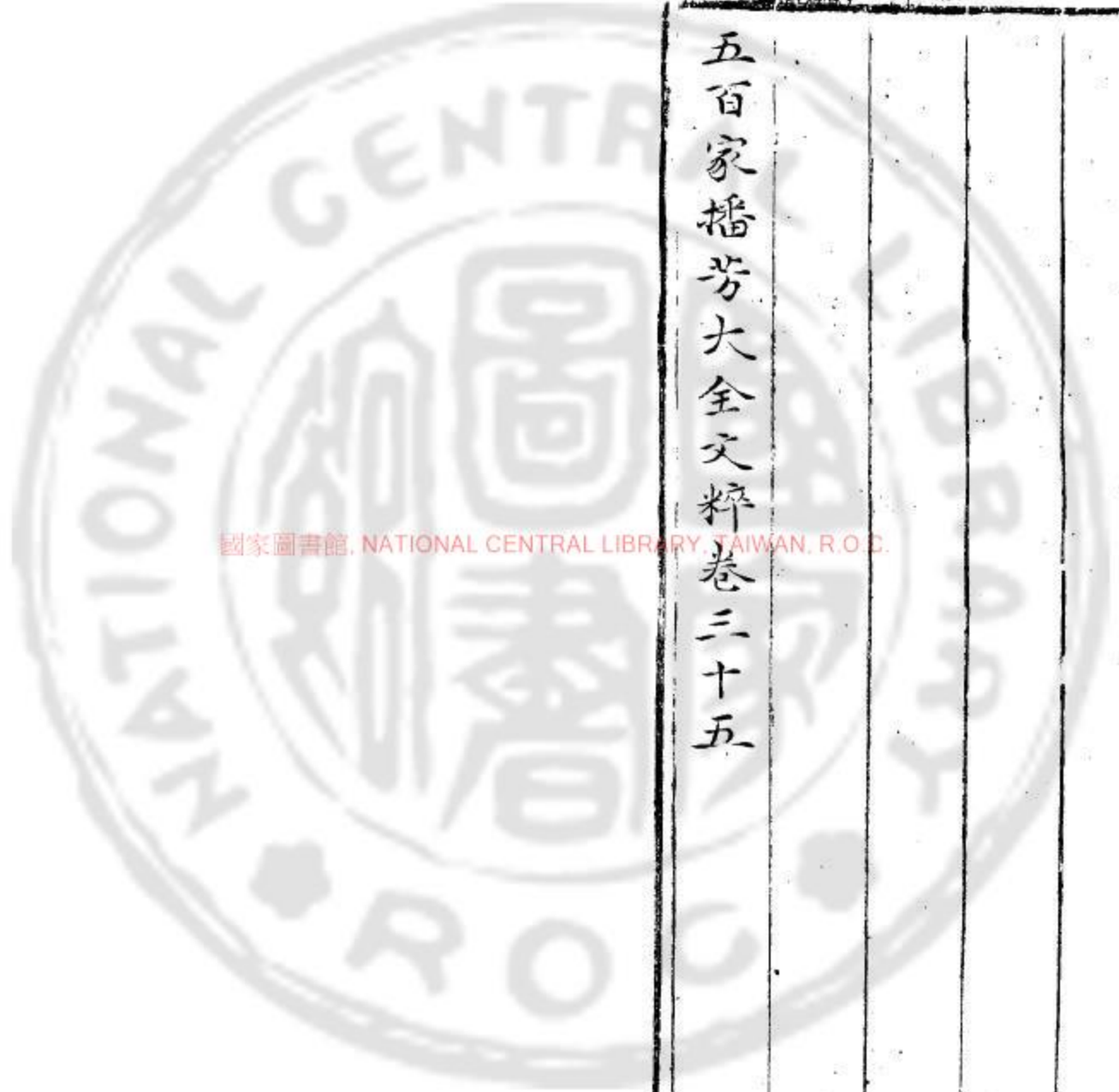
伏蒙某官奏舉某堪充試刑法官者坐局何堪方喜崔

松之茂致身有幸亟聞禰鸚之飛愧溢顏問息從望外某  
竊以俊傑在位明謹用刑顧六合橫目之民或陷于罪  
念一人好生之德必欲其平惟能得于張之賢而薦  
諸朝庶以輔堯舜之仁而極于治獲是過者一何盛哉  
某也樗櫟散材斗筲小器誤玷絲綸之寵猥忝簪筆之  
華來百里以備員姑贊承流之政執三尺而願學蚤萌  
折獄之心借未能追叔問之皋陶庶亦或近取遺直之  
叔向在我而已其誰知之非偶先覺之無私孰憐後進

之有待靜言提拂良出黃緣茲益伏過某官襟海非塵  
懷冰不繫魚善一時之風俗周知百吏之否臧論道經  
邦將策足青雲之上愛人利物尚留情丹筆之中坐許  
么膺例堪審克某敢不申窮律意寅奉官聯此生台伯  
之甘棠會令封殖它日傳巖之霖雨更冀沾濡過是以  
來未知所措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五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卷三十六

謝啟

謝辟充教授啟

唐子西

命教之始置師惟難既非所堪適足為愧伏念某一離  
國學十閱歲華參兩任之鄉軍自云得趣負三年之令  
弩未始解勞止於為貧無所不可訟獄刑名之職皆是

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况優游于儒術復咫尺于鄉粉便于婚姻得以教學有幸如此殊恩可知此蓋伏遇某官匠石人才甄陶士類好賢樂善每推引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學得託下風才地非堪回難勝于重責使天所庇將銘鐫于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辟南京簽判啟

蘇子由

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効官後淮陽卧治之

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閒再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樽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體河岳之魚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慰喜難盡敷陳

謝辟置馬務啟

唐子西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參未知拜起心勞意拙事廣才疎績未考三責將滿百抱關擊柝真為貧之所宜



毀瓦畫墁歎無功而坐食黃綠厚幸依託下風惟憂鼠  
技之窮甯顧馬曹之辱逮今三載雖每侍于燕閒未始  
一言輒有求于左右豈有意于為異蓋自恥于無厭遂  
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某官賞信罰必事易說難  
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遂令頑悍亦費陶  
鎔某敢不祇畏簡書服勤薄領一邛一壑既未遂于初  
心三沐三薰其敢忘于厚德感佩戰越不知所裁

謝辟差醋庫啟

滕子昭

索長安之米五斗有萬鍾之難失中流之舩一壺若干  
金之獲位雖至下恩實非輕竊以仕有時乎為貧食焉  
敢怠其事職既司出納之吝任初無貴賤之殊矧茲鹽  
人之微掌于周官之舊日取不竭本原出糟粕之中歲  
計有餘煮摘亞海山之富苟非明財貨之術豈足盡錐  
刀之能如某者賦分酸寒稟生艱苦囊錢羞誑誰憐  
內之塵餅粟屢空自笑甕中之蠟未厭小人之腹徒聞  
君子之交僥倖舖糟而歡醜竟忘乞漿而得酒不謂斗

管子無用亦預糶糠而見收會計何堪涓滴莫効此蓋  
伏遇某官才全武庫名重金甌世高濟美之忠人有調  
元之望負伊尹之鼎志豈在于割烹和傳說之羹道本  
期于啟沃無膏梁公子之習軫糞鹽寒士之憂欲觀聚  
蚋之能俾廁濯龍之選直在中央矣方待善價而沽求則  
得之不假乞鄰而與某敢不攻苦食淡激濁揚清仰副  
作成之恩益堅曲直之性仲尼發顏子之覆儻使知天  
地之全趙文舉晉國之賢庶不遺篋庫之列

謝辟置幕屬啟

捉筆文場已玷師門之高第彈冠仕路乃叨賓幕之元  
僚自惟何人數有此幸竊以諸公要人之勢利亦何門  
而不容先生長者之典刑或曠世而難遇甯賤貧之堪  
忍惟道德之依歸一蒙備數于籠中足以成聲于海內  
况乃收憐之意出于特達之知未嘗待其自言亦匪因  
於借助茲古人之能事今復見之顧新學之小生何以  
得此伏念某學非通務資不踰中壯歲激昂安謂勲名

之可致長年贈證忽驚齒髮之將衰偶竊儒科繼罹家  
難薰心憂患莫堪積歲之窮愁唾手功名非復當年之  
壯氣自甘屏迹豈合干榮屬當軍府之開遠在賓筵之  
辟虛名增重有識嘆嗟謂李大夫取人不常乃爾特舉  
而石處士以道自任庶乎有成豈惟私惠被于一夫遂  
使頽風起于千載此蓋伏遇某官吾道正統斯文主盟  
何自為郎頗歎馮唐之不調問誰可將或言充國之未  
衰遂付雄藩魚臨絕塞山頭落日想墨客之風流雪外

孤城聳將軍之號令為北府望頊我輩人矜弱植之無  
依屈公言而見取靜言會遇寶邁等夷謂無人于東郡  
固所不敢稱知己于天下亦足少伸感激之深敷宣罔  
既

謝辟置啟

范西叔

駕彼四牡初瞻華節之臨致者二人遽造長途之馭荷  
陶鈞而愈重揆綿薄以何勝冒昧來前兢慚去所竊以  
春秋同燕社同俗態之相歡富貴歸故鄉亦時情之共

樂究觀往指聞處舊都不過露印綬以誇邨中負弩矢  
以馳道上或為相黜昆弟之罪或興師若父母之邦私  
快恩讐俯驚童孺來于公之駟馬既顯何為散疏傳之  
黃金雖賢無補未有激揚于風教專徒簡拔於人才近  
接粉榆旁收葑菲獨振汝南之價首空冀北之羣高掩  
前聞實為盛舉宜得魯諸生之秀異少慰蜀父老之傾  
瞻有如蒙焉真易與耳鼓無腸而自哭碑沒字以何為  
輕玷一官浮游萬里辨舌敢驚于堅白夢魂不列于軟

紅空回天際之舟甘戢雲門之翅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興阿堵物為伍定為寤馨兒所  
嗤已自分子陸沉寤有期于羅致喜聆兵騎猶振衿塵  
倚推轂于鄭莊俱衷此志許著鞭于祖逖驟過初謀坐  
令一介之微頓增九鼎之重不圖畫餅偶亦濫竽茲蓋  
伏遇某官智鑑圓明文衡公亮士異登賢于鳳沼時爭  
仰總于龍門廣西雍樂育之心舉同金鑄秉東觀刊修  
之筆深謹袞方宣指于岷峨念炳靈于江漢豈無後

出來副先登典刑俱存肺肝慰藉曳裾而飛名譽固屬  
仇香用士以報國家詎須種蒿靡嫵平進均預特招正  
恐涓埃難酬索齋再念某久居冥<sup>與</sup>叨預提撕兼收腹  
背之微頻借齒牙之重念顏氏之居陋巷孔子賢之取  
馬生薦之朝廷何侯力也荐于今日期以古人尚殫髦  
髦之恩少整倦<sub>々</sub>之義豈特西州之人士愧在靈前庶  
幾東閣之衣冠願從隗始

謝辟置啟

張少瑜

病即邛園本期脫屣老依幕府乃復跨鞍為然諾而遽  
行豈出處之敢必伏念某才無適學不成功族久弊而  
弗支身既衰而愈困少年意氣真已蕭然平生交游  
殆無顧者獨執事之用意有昔人之遺風每當荐賢必  
以充數跡高奴之重地控朔方之上游謀師多屬于偉  
人責實每難于它路顧雍容談笑之際雖資三語之勝  
流而緩急幾微之間資藉百中之奇策乃容迂濶復玷  
招延此蓋伏遇某官以邁往之資當折衝之任才兼衆

智守之以謙虛威鎮諸羌持之以詳重過收人物以就功名某先廢詩書無復倚馬之氣窮更憂患庶幾徙薪之謀既望旌麾不勝悃悃

謝李邦直辟置啟

吳則禮

引領下風念未聞于警歎脫身涸轍曾固待于鳴號揣心實慚戴德良厚伏念某器惟樸鄙族本單平考古則嗜乎先王之言行已則果乎末俗之好學之知性仕特為貧久忘紆朱裘金之榮粗得曲肱飲水之樂獨立不

屈殆遺物而離人逸處無榮恥以故而減命蓋討論乎六藝已侵尋乎二毛索墜緒于堙淪款鬱之中究微言於散絕缺殘之際委棄設行擯斥詭辭道擬窺乎大全養回捐乎小體每悲螻蟻之智易竭誠懼天地之蘊難窮素志或乖沒齒銜恨疲精盡憲反同惠子之掾梧飽食全生頗羨支離之鼓篋術益進而譽益泯年愈老而形愈孤愧俯仰以徇時聊翱翔以娛意收功雖寡詎羞抱甕而灌畦涉世屢奇頗欲就陰而休影節苟存于一

介祿奚顧于萬鍾飄然浮轉之軀兀若枯槁之禾木文繡  
獨嗟乎芻狗青黃甯慕乎犧樽藜杖貂裘迹未郡于麋  
鹿石田茅屋夢已落于江湖其誰哀憐祇自憫笑知語  
默顯晦之有義悟潛身用舍之皆天俾乘馬而從徒甘  
抱關而擊柝豈期屯蹇遽辱採收此蓋伏遇某官以偉  
行軼倫閱議超世遠畧足以安社稷高文足以追典謨  
紛々妍媸舊入於甄治擾々動植膏寄于權衡弗以杞  
梓自美而陋乎樗櫟之材弗以軒冕自夸而賤乎草茅

之迹吹噓朽腐以律呂之氣被飾昧陋以虹霓之光凡  
茲滯頑亦加策勵豈以謂能否靡辨則駑馬或先于騏  
驎利鈍靡察則鉉刀或貴于鑊邪將割黑白于混駁明  
是非于繆亂委憊羸蒸蒸佇獲託于鑿師之門擁腫曲拳  
未見黜于匠石之手誓勤緒業用荅誤知過此以還未  
知所指

謝試中館職啟

王致君

辱賜聖策下詎鄙臣質之以詩書治古之所傳副之以

農桑孟子之所論才難盡志筆不逮心至于前世之宜  
當今之弊聖賢之法度天人之際交拳：未列于孤忠  
瑣：僅能于小補宗工垂借第等過優徹疏續之聰明  
入廟堂之甄化越自蘭臺之冷秩躡升書府之秘笈寵  
榮有殊感懼無措于穆盛世幸逢極治之君思皇庶臣  
孰非碩學之彥素養而待倉卒之用器使而議鴻纖之  
材處是位者責是功辨其事者付其職况于簡冊之所  
英俊之躔多文章經術之老處其間亦公卿牧伯之任

出於此秩以太官之稍膳增以內府之俸泉使無芥蒂  
之勤以牽乎事外俾無塵苴之累以泊乎胸中思慮不  
分而道明進止有餘而氣一士遠于賤而為周之貴學  
得以肆而非秦之拘則可以夙夜鉛丹左右鐵軸浩乎  
泛古今道德之海曉然見治亂安危之途當言而言豈  
為無助有用而用所向悉宜顧雖中下之資猶躋仁智  
之品如某者進按名責實之治之趨變適時之宜辨不  
足以揚玉庭勇不足以建邊畧昧於理財而不足以語



計疎于言法而不足以評刑凡是數端舉無一可其在  
聖世當為廢人惟學是專乃性之病耽尋經傳而成癖  
亡遺冠履而幾愚至如濯浸切磋以人為勞而已以為  
樂摩研編削怯于所短而喜于所長茲者幸會于天冢  
得其地生死願同于書蠹呶嘍無歎于囊錢庶安羲易  
之養蒙與卜楊雄之終老重念其惟物輕重沿時盛衰  
嚮立是科間出奇士蓋取之甚隘則來者幾希由待之  
既殊則舉思自奮歷時思久其終寔微致或上言指腐

學之可廢近復著令罷推恩于後來顧是庸平分宜澄  
汰豈期獲取于未至收拾于殘餘仍採薦論亟膺簡拔  
此蓋伏遇某官開廣治具贊襄睿文思人之盡其能  
欲物之得其所謂選士可以報國謂博古可以救時  
姑擢設才更觀後效誓竭有為之志仰酬不報之仁

謝試中館職啟

翟公異

奉對西清凜天顏之咫尺策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顧  
影自惟無顏以寄惟石渠天祿之府秘金櫃玉板之藏

翰林墨客之文章河圖洛書之典訓怪如齊諧之所志  
微至稗官之所收極備至於方言其流及於瑣語煨燼  
竹簡發羽陸汲冢之編科斗漆書譬魯壁淹中之蠹蓋  
古人禮求諸野而失官學在四夷僅有典刑誰云古昔  
仲尼之悼借馬猶及闕文夏禹之尚遺聲以存追蠹自  
非網羅百氏之學貫穿千載之間約六藝以成章洞九  
流之領畧孰能刪除繁穢放失舊文得商頌十二篇考  
次逸詩之缺取武城二三策緒正古書之遺至於曉幼

婦之微文釋四蟲之訓纂討論欵識辨岐周栢鼎之銘  
義證古今蹟東漢顯陵之策唯時遴選益嘆才難固將  
廣豪俊之諸須以待朝廷之間必如前指增重此名而  
况切近禁嚴雍容嘯諾建章鳳闕望帝極之太微策府  
玉山應星躔之東壁欲掄材於人物聊養望於歲時某  
意廣才疎心勞志大空懷憂國見謂狂生中捐末路之  
羞池未分昔人之憂患言從宰掾入造書林汗青簡于  
長年絕韋編于卒歲初無聞于是正獨能問于何如恭

惟某官德盛阿衡師惟尚父服衮衣繡裳之命數寵冠  
上公偉龍章鳳姿之儀刑照映群辟畧春秋責備之法  
得天下英才之歸雖此妄庸不忘教育孰云晚出得預  
斯文乃眷蓬山世唯舊物慨流波之未遠愴風樹之纏  
悲再命惟躬相望踵武惟先人嘗掌斯事獲繼前修卒  
父業復總群書敢期故實永言陟岵之感終廢蓼莪之  
篇然而以先儒之熟訓詰而誤爾雅之蚘螟大夫之識  
具教而名先君之獻武况如淺陋無乃闕疑庶幾農馬

之專可與蟲魚之注述陶唐至於麟趾安所發明頌聖  
主之得賢臣或能論著

謝試中館職啟

任子方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振纓冊府之游盪陪群俊論  
說無本文辭不工序當今可舉之政事則未究人情考  
先王已行之法度則不闕古訓訖無可錄退有後憂豈  
意江海納汙川流一貫龍蛇啟蟄蟻步同伸雖幾去而  
復收終以榮而為懼惟天祿石渠之故事乃皇墳帝籍

之所藏或出於秦人煨燼之餘稍見於汲冢斷殘之後  
書尤難於盡信史已甚於闕文寔聞諸子之異同頗識  
古人之章句詳延沉雅分命訂讐煥爛遺文占上東壁  
憑陵危觀古謂蓬山坐尤迫于帝居人或夸于仙去多  
士願聞其推轂名臣輩出于此塗由漢則子雲劉向以  
經術登庸在唐則九齡房琯以辭章入侍故博洽名家  
之士萃聚乎東西兩京太平儒術之功浸淫乎數百餘  
歲得人甚盛曠古所無國家累聖紹休生民底乂固圉

空而俎豆布干戈藏而鍾律修百度可觀皆博士儒生  
之論四方來獻多山巖屋壁之書永惟英皇對越治古  
謂取士必先于素養詔大臣各舉其所知一新東觀之  
討論樂得英才而任使遺風不講幾數十世之相望引  
類並興以二十人而聞上一時名德之盛落々相高于  
今侍從之華班々可數規模良遠典故具存天祚真人  
日熙庶政躋世于安甯之域作人以忠厚之風正臣進  
而群枉之道消德意孚而不肖之心化股肱一體既丕

式于老成諒直多聞將旁求于新進丁寧細札祖述舊章使棲遲涵泳于圖書翰墨之林以滋長成就于英俊人才之藪蓋棟楠杞梓聳昂霄之幹珪璋琮璧抱韞積之珍必藉良工親逢大匠然後荐邱壇以交神明之貺壯宮室以除風雨之虞豈徒然哉所用如此若某者生而非敏壯也無聞學淺鮮而不根氣萎蕤而易涸英華無幾局韻太拘既未能赫々以動人固不善盱々而循物以牛捕鼠鈍不適時緣木求魚勞非得計碌々衆人

之後逢々行路之間幸從庠序之外官不廢絃歌之舊習家有一鑊之石篋無三上之書乘鴈雙鳧既不闕于多少大鵬斥鷃亦各適于逍遙何期近弼之誤知過以不才而應詔傍徨捧檄踧踖振衣為逢極治之朝庶達敢言之志而舊文卑弱空驚賈誼之過秦素譽寂寥良愧陸機之入洛而市幾索米門寡曳裾待漏赴期懷鈿就席感嘆紆袍之故態顧瞻金馬之盛游下筆不休之傳毅屬文之思令人忘倦非馬周論事之才雖鈎孿綴

拾以成編終底滯迂踈而可笑畫地作餅何以療飢曝  
日獻君未為知術尚蒙採擷不即棄捐驅躅躅于遼東  
竟無它異望騰驤于冀北猶踵後塵是何異綴魚目于  
夜光補狐裘以羔袖既乖雅度有誤題評此蓋伏遇某  
官道德在躬聞望超世契光華之盛且見事業于有為  
文章博洽而不以窮人器質渾厚而樂于成物致茲末  
品亦預同升所願讀書陽城猶喜于從史未能成賦左  
思亦幸于為郎而况大君深切之訓詞近倚雍容之知

遇賢英俊並游之會方朝并有道之時戴白之老畢世  
而再逢窮巷之士動心而竊嘆美意不輕于樂育終身  
敢薄于自期回當凜雪滯昏缺磨頑魯黽勉平生之志  
激昂君子之風不獨丹鉛點勘之為工必使事業語言  
之可用老將至矣竄自廢于聖時行或使之冀少伸其素守

謝試中宏詞啟

晁以道

仕或為貧則自鬻蓋非獲已學當務本雖屢中豈足言  
功得非所宜榮以為懼竊以發天人之秘奧陳道數之

本源喻得意于四方寫英聲于萬世仰參造化之靈氣  
是謂文章之極功所以窺雅頌之尊高則商周之道德  
愈白誦訓誥之深博則文景之忠厚可知苟其氣質賤  
陋而已卑則其事業湮泯而不顯蓋國寶須士而治必  
尚文此朝廷掄才之要津而宏詞設科之本意故畧其  
保任之法使時不崇乎造請之風而映以推獎之方使  
人自竭其磨礱之力發于訓戒責相如視草之功播于  
教詩求子雲奏賦之麗載述以攷叙事之法表章以觀

觀應用之才是所謂金馬玉堂之文豈容妄作未嘗窺  
石室柱史之藏安得其功自非有妙當世之語言惡足  
以中有司之尺度如某者受才甚下涉道每踈早預賞  
延復塵科第廿十年之不調悵三釜之已違似是馬曹  
恍復迷身于半世不探虎穴固知坎壈于窮途舊學浸  
沉于塵埃豪氣遂移于憂患騏驎已餓誰為落毛駑駘  
既疲愈安伏櫪顧之中人十家之產可營負郭二頃之  
田仲寶祖孫未甘寂寞西華兄弟幾至彫零居有弗承

之羞敢怠必復之志攘九折之臂遂忘不武之慙憂三  
咽之言寧免無文之誚豈期過聽俾効先鳴此蓋伏遇  
某官協贊大中作新多士議論風采四方表儀教育陶  
鈞一世宗匠方當崇起上臣事君之偉業故不忍遺曲  
學泥古之空言借以輝光畧其蕪累豈徒取其一日之  
所試蓋將俾以終身之所成某謹當不棄前修更期來  
效務求諸已敢不益進以逮群無弱于文庶幾力行而  
造遠

謝試中宏詞啟

趙承之

昨聞科制人自謂于握靈珠甫上奏封象皆喜于得大  
匠敢意甚精之選遽收極陋之姿思踰分以起羞聲過  
情而知懼竊以文者貫道世寶須才當無事以詳延屬  
有求而備用時豈乏士人皆願忠故濟：登朝穆若宗  
周之化彬：聚闕炳然皇漢之風率皆謹籲俊以旁招  
務得英而樂育課其牋奏用觀文史之才究彼誓銘及  
定大夫之位所以網羅邦彥追琢時髦嘉有非常之人



五百家類纂卷之六十一  
俾厲無前之績國家奮炎開運執象膺圖昭七聖以垂  
休亘千齡而敷化勝殘去殺戈倒戟以言橐偃草辟軒  
車結旌而奉御奮乎百世之上躋于三代之隆上方泊  
乎無為綽然有裕廣文敷而繼志循堯道以儲精昭回  
之光下飾于萬物旁礪之德上暢乎九域臨雍泮以恢  
儒坐玉公而論道育爰之之帛鳳使馳巖繫皎之之駒  
鶴書赴隴江飛之鳧益少冀群之馬幾空猶復側席幽  
人夢想賢士講興能之茂典復論秀之新規謂篆刻乃

童子之工而經術固大臣之事用專六藝博勸諸生鄒  
魯彈冠讀詔書而嘆息庠黌動色習舉步以委蛇然念  
士寡全能才鈞定分總行政事稽聖黨以殊科文苑儒  
林較史流而異傳憲風雅之或寢顧利祿之使然思數  
路以魚收庶一隅之不廢肆求古制爰采唐科且比事  
屬辭乃典章之故實而駢四儷六亦翰墨之彌文豈壯  
夫而不為回聖人之有取而况歌功頌德用有重于朝  
廷馳檄飛書事或嚴于法律集諸難而求備該衆美以

取長雖投牒之且千來斯不拒而限員之以五中者幾  
希屬當首選之辰允謂難才之際命春官而掌事詔宗  
伯以程能顧待遇之特優宜校量之甚悉自匪文高轡  
虎藻擅搗鸞金擲地以騰聲錐處囊而耀穎則何以青  
錢萬選動居掌握之中黃鵠一飛起造雲霄之上俯慚  
竊吹仰玷精求伏念某壇壝生翔蓬滯羽幼木強而  
不慧長椎鈍以無竒李蔡下中素微于品目賈之淺獵  
夙病于空疎敢萌拾紫之懷分隔紆朱之願第以世蓄

紬素家傳布韋堂克構以寘隳羶表青而故在歲不我  
與惜年往以難攀人莫已知懼時來之不再稍絕編而  
自厲遂佔畢以忘勤頃階任子之恩嘗隸奉祠之後某  
濡鶴翼切悔于初心徒憂難群重增于懦氣因厲決科  
之志矣馳干祿之情綴爾雅之蟲魚定非磊落習故舉  
之賦頌頗類俳優亟彈下俚之文過忝上游之第學慚  
為己食愧浮人千金屠龍藝既成而安用三年刻楮技  
雖勞而可捐輒辭補掾之符踈奉循咳之養因磨礱于

事業獲馳騁于古今充棟汗牛嗟腐骨而莫釋濡翰燥  
吻笑琢腎以何愁默蕭散以累年忽侵尋而再閏自安  
鳩拙孰與鸞遷豈圖遭會之優重際設科之始復強顏  
而圖進深畫足以包羞鼯鼠何知不諱五窮之辱由基  
甚慙更希百中之能森列棘以造庭駭據梧而褫氣浴  
陽才子絢錦臙以飛英稷下先生搗錦心而撻藻爭背  
城而借一各膺臂以當千驟見大巫舌播然而莫下旁  
窺巧匠思輒爾以如抽徒勉課于中悠蓋僅成于散敲

自懲藍縷甘觸于報聞苟道詆訶詎期于中選方念竄  
身之計遽叨入等之榮權重績貂遂魚收于犬尾工歎  
吮墨因強飾于蠅頭實非嘗試之間敢有庶幾之望丹  
念某少而聞禮壯乃為箕佩悅承顏志方申于鈔錄賜  
金祖道親俄屬于掛冠感負荷以惟艱懼責委之誠重  
迨停車而畢試乃就駕以言歸怒焉肺腑之憂疾若炭  
冰之積雖第名之非右在塞望以良多戰勝則肥有愧  
卜商之趣檄至而喜無慚毛義之心勞獨倍于衆人感

固深於平日此蓋伏遇某官權衡正道衣被詞人入聖  
域以惟優任天下而益重洪鈞播物並充良窳之求巨  
冶鑄金舉適方圓之用致容謏聞亦附群英某敢不寤  
寐前修始終素履約言枝而務本探學海以窮深性也  
不移竊慕古人之節時乎有用願屬國士之知

謝試中宏詞啟

方雲異

楓宸射策舊聯却桂之名蘭省奏篇復冒齊筭之列叨  
榮過矣揣分慙然竊以取士惟本于鮮章論人莫先于

器識舉剏以俳諧自祗悔不通經玉揚以眩露相矜類  
難致遠攷片言于紙上得大槩于胸中惟純儒含潤色  
之英聲諧韶濩而正士蘊裊冰之操句挾風霜何詞旨  
之無瑕益淵源之有自施諸實用號曰通才觀歷朝選  
任之規見今日搜揚之意法如稽于紹聖建此一科事  
茲重於中興逮今五舉彰華纓而接武策大筆以爭輝  
播告多方擅燕許絲綸之手形容盛德掩卿雲黼黻之  
工善序者辨其華記事者提其要勒成功于砥柱草木

聞風述畫像于凌煙丹青動色陋跛僂之露布小虞人之官箴暢皇靈于諭蜀之詞揭大義于出師之表試所長于一日責其効於終身宜得異流以光前躅如某者凡姿不韻惜學無方究繁露于一經未識震蛟之夢効甘泉于四賦終慙吐鳳之材陪多士以造庭竊下科而試吏念希驥之馬追十駕以何難而向晨之鷄肯一鳴而遂已誓殫綿力勉習殊科人共笑其材疎已獨憐其志拙焚膏繼晷親細字于短檠安步當車棄悲歌于長

鋏戍期未至卒業可營毋虞類鶩之羞復起雕蟲之悔泛桃花之新浪尚認前津指楊葉之舊穿敢圖後矢非藉噓枯之素曷收負札之功此蓋伏過某官受天巨才為國隆棟主張儒道障百川而東之儀羽天朝見一鶚之直上執經惟慳避寵樞機宸衷資借筋之謀士類倚持衡之力致茲猥瑣亦預甄收某敢不仰附餘輝俯摩鈍質雖夫子之墻數仞未得其門然魯國之士一人不往

謝試中宏詞啟

石敏若

戰當孰勝羞提大敵之戈矛寸有所長不負平生之筆  
墨色與寵變汗隨魂飛切評古今之偉觀蓋是乾坤之  
英物瓊盃玉笋輝煌希世之榮觀陣馬風樞灑落驚人  
之快語峭心胸之山岳鏗咳唾之珠璣張騰揚眉寫成  
和氣書牋點翰收入太平儻不為搢紳望封禪書是必  
作聖主得賢臣頌烜赫淮夷之雅鉤轟郊廟之歌此李  
唐開博士之途雖韓愈有中書之黜獨當一面豈不誠

大丈夫連中八科真可謂奇男子故紹聖右文之際使  
紛袍搦管而來風蕩而鳴虎角而翼填胸學海震百川  
吞谷之聲破竹碎鋒森萬丈倚天之劍多益辨凜凜  
大奇盡搜天下之雄才不到孤生之名姓如某者羈酸  
牢落勃窣嬰珊窺豹一斑戰蝟兩角頑顏鈍類有窮鄉  
冰雪之容濁胃枯腸無春草池塘之夢綠蕪安在黃卷  
相憐漫彎楊葉之弧低躍桃花之浪謂薰酣文史者不  
可奮其志而沉迷丹墨者異乎吾所聞三復斯言名教

之中自有樂一行作吏州縣之職徒勞人歸棲得助之  
江山再託可親之燈火浩蕩傷弓之鳥動輒驚弦其始  
草食之蟲未能忘苦比趣文陣強剛俊游鼉鼠五技而  
窮鈿刀一割而鈍雖臨卽之辭客欲飄：然柰江左之  
將軍但平：爾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某官有  
猷有為可愕可駭氣撼八極此必神仙中人心雄萬夫  
自是風塵表物持挈互鄉之童子收為吏部之門生某  
敢不增益所不能欽修其可願輒馳窮步望毫釐尺寸  
之功名誓覽塵編老三萬六千之日月

謝試中宏詞啟

蘇東坡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  
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省于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  
至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  
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于採  
聽而畧于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于  
考試而淹之于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于察舉而要之以久長所以為無失也  
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  
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奸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  
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  
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謹臨之以患難而能不  
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  
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  
以用寡而見尤特于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

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  
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失其博通之實至于  
此而不失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  
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  
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  
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某才不逮人  
少而自信治經獨傳于家學為文不願于世知特以飢  
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



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  
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畧而無以應敵取之  
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  
之顯官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所加多士以為  
進退致茲庸末亦與孰收然而志卑家高德薄寵厚歷  
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試中宏詞啟

孫仲益

列棘程書自愧北方之學乘槎問漢仰窺東壁之光被  
寵若驚過情而懼竊以堯舜文王為正道萬物所共由  
詩書執禮皆雅言衆人固不識篤生先覺丕聞斯文用  
爽厥師同歸于治洋、闕睢之亂敷文廣樂之音渾、  
虞夏之書大破專門之學黎民於變比屋可封學圃學  
農盡棄小人之事逃楊逃墨一歸君子之儒布顏之人  
者亦顏之徒誦堯之言者行堯之行歷觀上世育材之  
盛未有今日得士之多自非粲然有文孰能出乎其類

如某者樸樾不足數瓠落無所容智昧識時豈棲々而  
為佞學知是古但斷々以無他方大道之顯行偕群英  
而樂育薄采泮宮之芹藥備嘗太學之齏鹽屈首一經  
屢鼓齊門之瑟折腰五斗遂彈秦柱之冠坐席未溫茹  
荼遘愍祥琴在御新穀載升念將母之不遑欲褻安而  
未可聊作代耕之養敢形于澤之心會公車之興忙揭  
詞科而試藝方奉三無私之世實紀五不韙之誅率爾  
而行雖萬人吾往矣乎然而問叩兩端而竭焉寸陰不

留長技盡廢周旋合雅曹鄣之詩無譏魯史紬書游夏  
之辭莫措豈謂曲成之賜不遺千慮之愚揚糝在前積  
薪居上肆頒詔綍褒進書林秉太一之青藜對古人之  
黃卷拂蟬辨蠹初無從事之勞畫地復侵真負食功之  
意叨蒙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斯道覺民嘉謀  
告后德業萬夫之望文章百世之師至大至剛雅有回  
天之力多材多藝已聞賚粥之詳欣逢君子長育人材  
之時復無大臣遺忘微賤之嘆致茲庸妄亦預甄升德

大難酬人微曷稱褒鉉抱鼎已參蓬萊藏室之游檢玉  
泥金或議泰山梁父之事誓殫微効用荅鴻私

五百家指掌大全文粹卷三十六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卷三十七

謝啟

謝狀元及第啟

馮京

雲龍之庭方第英選膏蘊之士輒與魁掄據失其安撫  
然自恃恭以國家覃洪施之德立太平之基朝廷臯  
岳牧呂名文章臺閣高蹈商周之淳禮樂膠庠遠駕漢

唐之右何治臻此真賢效歟豈不由數路而求上聞無  
壅雖謂茲一介之拔官使適當其取士也周其得人也  
感然猶虛懷未沃側席尚勞羊雁草萊弓旌巖穴無郡  
不趣駕無鄉不獻書雜選充庭覽輝而下光華逢旦聳  
壑自期向非學四部書才萬人敵無蹉跎之近韻有濟  
寧之深圖則何以副上疇咨為人舉首如某者生江湖  
卑薄之地遠京師英雄之躔徒憑藉於家傳復浸淫於  
儒治然而辭氣翫散不合古人經術疏迂難應常敵每

惟奉檄之過喜又讀考槃之卒章以卷干榮俯身圖進  
詔方牒選郡以計偕射澤舉旌已無心於唱獲尚方奏  
牘敢先意以觀書雖玷名聞卒虞報罷豈謂日月居上  
不棄幽而照臨權衡在前不擇物之輕重夫何管見偶  
中科程曾是下中之材敢當第一之選焉能致此信有  
由然此蓋伏遇某官宗師上文苑育名士大鈞埒北難  
逃真宰之私燔木輪困本自先容之賜致茲淺陋及此  
旌揚謹當激昂自持磨礪無玷今而試治卷及清白之

風必也造庭免蹈阿諛之節毋愆雅志以答隆恩

謝狀元及第啟

劉輝

楓宸序進方拜於天威臚唱下傳遽登於選首名隸恩  
書之表躬華服賜之榮寵涯甚優者循增愧竊以聖人  
分職貴乎量材君子入官中乎博選材拔乎類然後不  
次而舉學足乎已然後有為於時是以任人無廢功在  
朝無倖位茲君臣之大節實古今之常行我國家急於  
求賢委之為治咏菁莪而長育法卷阿而詳延闢舜四

門開漢數路巖逋谷隱處我毅中相器將材由此塗出  
群職盡翹翹之楚百年陶濟濟之寧巢由委質而尚訪  
逸民皋夔盈庭而猶思多士故於間歲設此雋科飽六  
經者欲挽其滯淹抱碩畫者欲速於甄擢一封浹汗四  
海嚮風于于而振衣冠蘄蘄而見頭角與鄉書者損之  
過半試辭省者收之幾希披荆取蘭剖石求璞意欲精擇  
勢當至難在於明庭尤責茂實限畧刻而奏藝逾旬決  
而考文疵摘或形雲滓相邈輒覆褒然之選欲收卓爾

之賢惟大蓄其德者居之則宜非深造乎道者得之為  
謬上以副虛宸襟而顯俊不以見陟亨衢而正君苟屬  
匪人曷壓群議如某者朴野庸質遐癖寒門學無淵源  
幼則孤苦親亡而兄弟喪資竭而賓舊疎陋室晝扃撫  
篋歎而自樂隻形弔影任萍梗以何之挈空橐而起江  
湖冒紅塵而客京國棲遲太學齟齬百端漸清訓言粗  
究經綸之畧觀覲斗祿勉加篆刻之功不自愧羞時以  
進取兩冠士藉固非和氏之珍一出春闈有類齋門之

瑟點量空瑣分欲退藏幸逢盛辰恥為棄物遽承明詔  
再奮懦心復濫齒於薦書又列偕於奏籍衆呈文於左  
城尤縮手於淵題牽僅僅成觀觀殊殊甚揣蹇難之常分  
在寤寐而弗皇深憂闕市之民賈而不售豈意危巢之  
鷄鳴輒驚人勅敵在前戰非必勝素修亡狀譽出不虞  
朝乃窮民暮躋危級願惟叢爾其有致然茲蓋伏遇某  
官潤色帝猷埏陶士類權衡持物日月照幽擴摠采菲  
之仁始終推轂之賜致茲枯朽亦遂滋榮謹當充實四

瑞砥礪一節少成事業上谷息休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第三名及第啟

張全真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願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大藝之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上無意於為文道既失而章句始興文浸隆而義理愈晦上則設為科目以取天下之士士則競持枝葉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苟以譁詞取衆不知其非爭為巧說驚人用以自售明經者但懷青紫之意稽古者乃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

初若可用既施於事頗或不然蓋夫實不出而唯名之求利既勝而於道為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尚賢務惟政要之謀閑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勿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慮故事所宜各露肝膽著在簡編科別其餘盡言無諱上副諮詢之意敢懷利祿之圖而某性本蠢愚身更窮困竊習易象之奧粗識聖經之微謂開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蓋嘗探賸索隱俯察仰觀內揆一身外稽萬事迺知文



武之道未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  
策試獲事聖明自信於衷敢肆其說內既深慙於猥并  
衆猶或病其濶疎竊憂稚圭之文有不應於甲令又懼  
公孫之策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遽蒙親擢處  
之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夫何所取  
得之非意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親秉國鈞上毗王  
政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允  
故令么麼顯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學歲幾

四十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罔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  
言或晚成於器業庶仰答於恩私

謝及第啟

秦熺

春闈較藝已誤甄收天陞賜科更叨親擢名浮於實愧  
甚於榮竊惟載籍之傳深著坦明之制上之取材也必  
求實用士之為學者不俟空言雖居環堵之中已懋佐  
時之畧躬耕莘野期斯道以覺民爰起傳巖遂交修而  
迪后蓋蓄積之有素豈僥倖於偶然千載之逢一見而

決為選舉之本意將網羅於若人登乎中世之陵夷匪  
復前蹤之髣髴學祇謀於利祿志靡在於經綸棄舊俗  
者下喬而入幽求速售者變情而循勢高談王道為周  
召而迺留夷考事功終管晏之弗及顧規模之陋矣嗟  
人物之渺然肆吾皇之紹開屬昌期之興起表章聖教  
發明六藝之歸潤色先猷度越百王之上方巍巍而措  
治茲汲汲於得人遵三歲之規發由中之詔驟偕四方  
之計朋來拔萃之才逮宗伯之貢名御廣朝而臨試威

顏咫尺清問丁寧格上帝而紹祖宗行孝治而安社稷  
慮萬幾之有關合群言而博詢畢竭臣愚求稱上旨是  
必議論誠當世之務文章追作者之風講天人之際如  
仲舒明治亂之原如賈誼仰膺帝舉庶協衆心如某者  
性質甚早淵源猶淺佩父師之教詔樂朋友之漸摩第  
求家學之傳寧計世資之取謂一行作吏必將奔走於  
簿書而萬卷有神曷若周旋於簡冊莫窺閫奧徒積歲  
陰悵素志之未克懼修名之不立實慚韓愈自謂無學

而能敢劾文饒恥就有司而試攀英豪之逸駕乏翰墨  
之新功從輿欲前回皇失次幸諸公之過聽與多士以  
同升釋屨離蔬俾脫泥塗之辱馭風騎氣獲從汗漫之  
游內省靈虛獨憂忝冒茲蓋伏遇某官善惟引類仁欲  
達人默付無心可謂至公之選一經精鑒孰懷偶失之  
憂士喜過於知音弊悉更於往轍致茲薄技亦玷殊科  
某敢不克己好修服膺知勉仕非為祿雖自背於夙心  
才不逮人恐漸忘於故步誓益勤於大業期少答於深

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及第啟

陳誠之

楓宸射策仰酬樂只之誠查陞第名叨中褒然之選祇  
膺渙大深切兢慚竊以聖世搜賢非止奉行於故事儒  
冠奏藝豈徒崇尚於虛文欲其明於道而達於時是以  
考其言而求其效自成周舉士之法壞至西漢取人之  
路多寢更魏晉之空踈薦歷隋唐之綺靡士風澆薄而  
操守無當道術缺裂而議論不公又况經術之弊至於

乖異而尚專門辭章之失至於雕篆而暗大體雖人材  
之盛號出於流輩而科目所得何補於國家追還上代  
之純風允屬中興之華旦皇家授戈講藝歸馬修文詳  
延四海之時髦薦講三年之里選詳五體而贊國論雖  
式資鈞軸之臣下明詔而發德音猶博訪草萊之士東  
謙冲而在御發清問以臨庭俯收藥石之言盡捐擊輓  
之說毋甚高論漢文所以命張釋之莫取虛名盧敏所  
以告魏文帝茲實大公至正之選宜得絕類離倫之人

自非洞識時宜詳達國體如仲舒好古平昔所蘊者盡  
發於三篇如姚崇自知始終所行者不外於十事則何  
以上副宸旨下當衆心如某者才匪過人行惟修己軌  
躅聖賢之詞莫衷詩禮之家少成慕曾省之三壯識愧  
淵知之十歲陞黉館分經舊占於無雙季試鄉闈較賦  
復居於第一然而發辭未廣困質尤多意增益不能而  
先拂其所為故黽勉不及而猶恐於或失幸隨鳳沼泰  
預鸚書勉陪濟濟之俊躔俄掃堂堂之文陣十倍增價

喜逢伯樂之知一鳴驚人頓聳齊庭之聽退惟虛冒竇  
有黃緣茲益伏遇某官間世碩儒斯民先覺當吾道不  
傳之任振斯文久墜之餘謂學者狃於見聞競肆異同  
之論以公道正其取與用敦教化之原既嚴選以待其  
才又兼收而無棄善遂令屑瑣亦預品題某敢不益勵  
操修磷全業履動警維鷄之誥勉企製錦之能滲漉恩  
深上答飛龍之造軒幪庇厚永懷棲燕之安至此以還  
未知所措

謝及第啟

李成季

興能而出治雖先王本俗以教民有德者必言故近世  
攷文而取士發於里選簡在帝庭暮辭褐博之卑朝飾  
青鷁之貴聖人由是而政立君子資之而道行豈宜承  
學之瑣材冒廁諸儒之上列恩深渙汗愧若負芒嘗聞  
欲治之君以得士為難非常之材必待時而奮合謀以  
計其事兩作以離其明淳德允元二帝龍衣裳之化尚  
賢黜惡三王同道德之歸九官備而百工釐八政齊而

五士舉作人以東序西序辨志於小成大成論然後官  
無假人之名器教之不率有移化之郊鄉後世夫教育  
之方學者喪艾淑之實天地之全既缺性命之理益微  
操守不經繡已加於孽旣童昏益亂巧尚弊於雕蟲於  
皇我朝奮越治古方大明嗣服之始實百度作新之時  
發揚聖經蕩除末學神奇出而臭腐化糟粕棄而醇精  
流養成材於浸潤之微成德性於高明之至近觀之則  
言行斯富大用之則禮樂可興自昔所難於今為易焉

飛魚躍莫知鼓舞之神雲翔風從來格光華之會如某  
者器惟拘小性匪近中論世讀書嘗慕古人之遠游心  
竄句尚迷俗學之迂加之禍患侵陵事為乖迂三人行  
而二人惑欲往何之一日暴而十日寒所存能幾以謂  
否必有喜窮當益堅幸留潤轍之軀復鼓敗軍之勇累  
陪歲貢再踐春闈偶中藝於下陳旋奔哀於故里生無  
以養逝者何追祿不逮親任斯可已度餘年之殘稿憫  
衰系之飄零勉奉寬恩竭來上國平日寡彈冠之援高

門無曳履之游術本甚殊誰恤不龜之刺義雖自達恥  
為躍冶之金接武侯門觀光黼座觸神游於感恩奉清  
問於雍容心目雖明氣辭幾困少帝而動文帝固慙賈  
誼之才徒步以見太宗竊感馬周之遇各使發言而觀  
志僅能引古以御今盈溝之雨易窮暴日之暄奚補既  
乏甚高之論但虞無赦之誅舜用五官蓋盡至精之選  
羿虧一矢遂無必中之功尚優片善之求過預天人之  
列量材非稱戴寵若驚此蓋伏遇某官大雅存心至誠

格物知識足以發天人之蘊聞譽足以為邦家之光才  
富而若虛德高而善下憫不能而如已無求備以與人  
過致謬庸輒承甄採敢不行其所學無忘蚤夜之思慎  
乃終身少荅生成之賜

謝及第啟

晁以道

大廷獻策嘗妄奏於朴忠哲鑑辨才亦與榮於羣俊豈  
愚者必有一得蓋明主可為至言幸非所宜榮以為懼  
竊惟國家柄大公而取士闕數路以官人謂辭藻所以

程才故精以淵雲之賦謂經術所以造士故首以周孔  
之文試益謹於端門策加詳於秘殿人思在列學愈專  
精閭里之間笑不設於仁義公卿之胄恥獨美於膏梁  
雖幸承家無忘獻藝競薦青緗之學爭先黃絹之辭豈  
以捷徑而並趨蓋恥前人之不逮上方勸學士已成風  
一出此途多至名士欲副甚盛之選宜得非常之才如  
某者學不適時器非涉道一官聊爾似是馬曹識尚邈  
然不堪吏職學益軻之求已甘鄧禹之笑人雖獨好於

簡編本不長於科舉勇慙州綽詐合先鳴學謝公孫果  
羞復上徒以遇時千載食德百年四世繼直於書林五  
葉接踵於詞級殆無虛勝並繼芳塵後生或以為難能  
前輩亦許其盛事顧雖極陋亦恥無功幸三駕之有成  
廿十年之不調窮雖借一氣尚當千唯人才本出於下  
中故名字難居於甲乙圖王得伯雖非初心轉衣為裳  
未為失計屬時家甫入與考官當漢殿之臚傳越周行  
而告謝縉紳贊喜父子交榮雖中鵠之未工庶續昭之



已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盛德熙朝高  
風蓋世文章議論後進宗師道德淵源九牧稱歎謂育  
才所以為報故使人樂其有成憐此孱庸假之歲月俾  
不迷於簿領庶或就於聲名凡茲尺寸之功盡出帡幪  
之賜某敢不益堅短尚期稱厚恩塵即望於堦墀力殆  
願於犬馬阮瞻三語自分非才駸蔑一言竊嘗有志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啟

唐子西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收叨被寵榮惟  
知感慨竊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國之  
休戚不係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子臨軒  
而策士豈徒求摘藻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庭蓋亦敢  
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宜有謹言少  
俾睿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右圖史者十年  
涉獵經傳者萬卷壯心寢癖竇性成癡雖古今成敗之  
原粗知其畧而篆刻雕蟲之學本非所長妄意揀金謾

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  
之曲莛芋興好水石難投自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  
去因緣附驥僥倖化鵬入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  
周詢要務莫獲至言願為學之荒疎愧乎無補若與時  
而高下誠所不為姑盡節以惓惓寧抱闕而碌碌夫何  
獻白亦預拾青此蓋伏遇某官匠石羣材鈞鎔衆竅與  
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苟有寸長未加尺退謂其  
辭雖鄙訥論不將迎棄在邊庭必能裹尸於馬革置之

言路必能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收或堪器使某敢不冰  
霜志操金石肝腸訟獄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  
將有望於他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為國士之報

謝及第啟

蔣 芾

紫宸射策上塵乙夜之觀黃甲陞華中介三人之列方  
流輩儻瞻於舉首而姓名忽次於臚傳人為之驚已得  
不愧伏以國家接千歲之統文章同三代之風凡公卿  
士夫之多皆庠序科舉中出經綸事業在當時固已發

揮耆舊老成至斯世賴其原濟得人之盛振古所無洪  
惟上聖之興允繼右文之治而自頃夕烽之未息猶講  
藝於投戈迨今戶外之不扃益宗儒而重道禮闈大闢  
上論交欣紛然躡屩以擔簦舉願策名而委質其進也  
爭於售玉而選焉吝於汰金附鳳翼而攀龍鱗孰無是  
志拔犀角而擢象齒競欲爭先然微如嚼火者或驚見  
日月之光且來從下國者或未知朝廷之體則取青紫  
無異於拾地芥而收科第安能如摘額髭矧惟龍腹之

榮宜得鰲頭之後豈伊蒙陋獲與選掄如某者賦性迂  
疎受才謏薄初荷鯉庭之訓粗工蠹篆之能三紙無虛  
自知寡要一班窺豹難語通方猥以世恩許聯士籍兩  
玷外臺之鶚薦每至南宮而鷓飛乏萬選萬中之才懷  
再進再屈之恥技止此耳望幾絕於清流行或使之前  
遂忘於大敵嗟困獸之猶鬪俄死灰之復燃孟明三舉  
以焚舟僅成霸業卞和兩獻而刖足幸遇良工勉造明  
庭欲奉大對趨玉陛方寸之地瞻天顏咫尺之威恭傳

上問之淵源灼見中興之樞要輒引經義仰冒宸聰惟  
易一書歷世三古識非輔嗣惟知初上始終之久才謝  
退之烏睹潔淨精微之義逡巡短晷袖繹成文何草茅  
之微言誤冕旒之親覽惟懼汗顏而血指散言志目而  
中眉初無黃絹之辭復得青氈之舊收故物於三十年  
之後竊異等於幾千人之中百數何補於時曹參宣次  
於蕭相二者皆出其下吳起敢先於田文冒寵已多歸  
思有自茲蓋伏遇某官稟天間氣為世大賢蓄文武之  
全才蘊經綸之妙畧忠嘉許國已深當守之知典策酬  
庸佇慰具瞻之望梯航吾道羽翼斯文包荒既尚於中  
行采葑無以其下體致茲庸賤亦預甄陞斷未何知誤  
被青黃之飾鑠錡自躍寶篆陶冶之功某敢不益勵操  
修恪遵檢押鵬搏鯤化尚庶幾九萬之程狗盜鷄鳴期  
不愧三千之容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啟

張全真

猥以瑣材濫登黃甲自惟何者曷克居茲竊以道德之

科固有次第文藝之事至為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於今則儒者以此自見國家稽倣前制課試諸生苟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頗不棄捐惟去留盡出於至公而上下莫容與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無所歸思此本朝立法之良於進士得人為盛如某者素不視學何敢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於自苦志力而莫致稽古之效粗修章句而一無應敵之能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尚盛不至三竭而

再衰顧於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伏况年齡已壯時命未遭閏歲月以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竊拙將老丘園迺有夤緣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闕退託不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樸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問怵惕危厲不知所言故罔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於上第何慚尚列於丙科視彼在前邈焉弗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大謬不然而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上持玉化

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崇於空語稽諸故事固不止於具文方將獵天下之英隲國中之秀皆歸錄用惟所指呼致此凡庸亦蒙甄取唯兼收並蓄願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謝及第啟

石敏若

揚眉吐氣誓摩鵬翼之高程血指汗顏亦作龍門之下客戰之罪也天實為之稿以詩書無慕於功名文藝久早於器識稽康未嘗挾策豪偉橫行於萬人相如不善

決科風采聳觀於一座歷觀慷慨可喜之士類皆洒落不羈之才擴閱靈府之宮庭刷剔腐儒之章句敗編缺簡恥為紙上之虛言名山大川攬作胸中之秀氣平吞雲夢而縱濶步長揖乾坤之無四旁蓋抱其所得者駭世驚人故施於有政者凌霄聳壑後世已矣澆風奈何本真爛熳於英華名節飄浮於奔競偉服策策動數百群枯腸寥寥無五千卷安得巨力障其頽波幸逢君子之持盈恭仰大人之繼照龐息厚澤蒸寰宇以交流渙

號溫辭雜歌聲而四起祖慶歷寬平之治重元豐教育  
之光聖經無復面牆童子皆能執筆掀揚小技叱迅雷  
濃霧之滯啟豁大迷親白日青天之快某也觀此居嘗  
慨然如切如磋而師友起予必躬必親而父兄誨我奮  
發綿力激昂壯心知短晷之易流惜清時之難得十年  
蒲葉莫窺鳳虎之文章幾度桃花未聳蛟龍之頭角思  
慰雙親之願望輒干三歲之賓興獲見收於鄉大夫遂  
入貢於春宗伯况皇都披拔之際皆傑士奔騰而來技

五十牯之餌以釣震海之魚開七百里之羅以咬截雲  
之翼文決猛戰詞森健鋒鳴漏一殘絲袍爛擁則有雄  
鷲孟東野汪洋韓退之變化轟雷霆光彩赫天地掉臂  
旁若我冠自如飛墨客之微聲鼓丈夫之氣焰儒林根  
幹直欺山水之百圍筆陣波瀾倒瀉銀河之千尺自笑  
淺識輕追俊游傾義置睢以追逐鈍辭零雨其蒙以摧  
驚懦膽吞聲起而百管動氣衝而群怒張焦唇燥吻  
者常然舐筆含毫者屢矣執屨凡自得之貌而冰炭於

時輩飾怪險不媚之語而錙銖於有司置在末科預知如此此蓋伏遇某官恢廓全度掩包不能凡為總角之兒童亦識先生之姓字謫仙之高吟醉掃千首焦遂之雄辨卓驚四筵傲觀軒冕之儻來急賦田園之歸去雲泉漱玉激幽人豹隱之情腰帶垂金佩天子龍飛之渥挈提後進分貸餘光私憐謏薄之材未免挪揄之笑雖克唐設尚辱膺門某敢不懷怯敵之餘羞勉力行之後學妄貪寸祿遂紆俗吏之青衫誰識此心長在古人之

黃卷

謝及第啟

趙承之

獻葛藟之言方慚下俚拜雲天之賜偶玷上游冒寵若驚撫躬知愧竊以至德將降文章反以蠹聖真大道不行聰明於是淫性本言隱於堅白自私之論辨生於曖昧末學之徒大經夫傳百氏鋒起髦士不烝於田畝碩人自放於澗阿學從兩漢以來無復三王之盛我宋以右文基化先皇以治經鑄人古義雖明灑噩之風不作



雅言或缺麗則之賦未工惟神聖之御時兼辭章而造  
士非前瞻後顧之巧中左規右矩之能則何以擬如承  
蜩取若拾芥如某者溺心故實滅質睽方永思簪紱之  
傳勉學箕裘之繼叨冒清時之選企從羣俊之游人或  
握珠士多懷寶瓦墁效志願何有於成功等瑟獻音懼  
靡諧於畫善敢圖一介之技謬廁十人之間自計夤緣  
實出幸會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樂育盛德兼容越拘攣  
以求財觀昭曠而格物鳳飛羽集溫仁之氣應時茅拔

彙征上下之交離趾在衡石之有取雖葑菲而必收遂  
俾孱庸亦叨寵數某敢不進求宿道益講善經罄臣子  
之孝忠循聖賢之義命冀十駕之駕步躡足飛黃庶三  
尺之龍泉萍鋒清水行平日所學之志為異時圖報之  
心

謝及第啟

熊子復

獻所能之書屢階於秋計陳治安之策猥第於春廷年  
浸老而可羞名浪得而為懼竊以設科不求實行世莫

復於商周對策徒尚空言人孰追於是董非洞開寥廓  
之見曷振起拘孿之文自熙寧天子之下詢方講明庶  
事之闕而眉揚蘇公之上疏已譏斥諸生之訣厥後在  
元祐者專詆變更居紹聖者盛陳繼述惟上人先定於  
國是則多士不至於學非當聖君御極之初固樂取  
蕘之語獨大臣秉鈞之久每諱聞骨鯁之辭比親攬於  
權網庸庸黜於附會降十行之訓札既飾於有司宜一  
介之謹言豈虞於不第如某者才底滯而無韻學荒淺

而不根應舉覓官未免雕蟲而篆刻賣文為活又幾毀  
瓦而畫墁數報罷於太常每見憐於先達令者方鎖闥  
之拆號諸公猶恐其或遺及沒墨之標名舉子共憐其  
纒遇未有作者之毫髮空澗時人之齒牙既而旅見法  
宮筆試文陛謂聖明出治固魏乎其有成功則疎淺進  
言宜卑之無甚高論寧姑為斗升之計不敢犯咫尺之  
威聊脫落於白丁猥注擬於黃甲此蓋伏遇參政妙宗  
道壺雄師文壇學者仰如泰山言皆折衷蒼生望為霖

兩時即登庸行大道以示公得英才而為樂遂使溝中之斷乃為席上之珍某敢不極師友之淵源振文章之光艷直言極諫雖莫紹於世科博學宏詞尚勉追於時輩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謝及第啟

史天祐

程文秘禁上塵乙夜之觀唱第明庭幸賴丙科之選寵光被體愧汗溢顏竊以士欲得志而澤民儒以席珍而待聘所學者立己立人其事所明者治家治國之經晨

炊不繼而有瞻足一切之心短褐不完而有衣被萬物之願立庶居而泰定養大體以曲全浩氣塞乎兩間汪量涵乎萬頃義之所在一介不以取人富若儻來萬鍾何加於我以禮動以義止不榮通不愧窮守一畝之宮庭斥小夫之禽犢筆瓢如在即安顏巷之貧版築可捐出應傳巖之夢此為士者所以行己而有國者於此歛才翩然遷谷之雁振若充庭之鷺謀王體而斷國論於以吐胸中之奇登金門而上玉堂故能任天下之重歷

古有作用儒為先洪惟治朝崇尚儒道備成禮樂煥有  
文章主上以經術造士而人不讀非聖之書左右以儒  
雅飾吏而世皆知王佐之學治其修舉人才作興處賢  
開者不厭壘鹽游鄉校者競紆衿佩山東山西有將相  
之器水南水北無釣畊之徒科詔一頒鄉書四集父子  
懷歆向之學兄弟擅機雲之名揮袂如雲退毫似埴為  
飛魚躍悉歸鼓舞之神車庶馬閑畫入鞭馳之手試業  
以三年之遠攷言於一日之長宜得絕倫博習之才以

應側席詳延之意如某者武皇遺種西蜀鯀生聞詩饋  
鯉之庭受教啖猪之手囊青氈之舊物對黃卷之聖人  
不辭一字之師謾習三冬之學兩登鄉舉旋試省闈驅  
馳危棧之中踐履畏塗之上往復萬里猶嘗瞻之苦跂  
仰一第若登天之難抱負塵編棲遲故國夜堂松月有  
客子之悲吟春草池塘無王孫之好夢再拜神而乞巧  
三楫鬼以送窮釣魚不得而信守不移畫虎不成而挪  
揄者衆間遇改元之赦中宣免舉之文傷弓之羽已怯

於虛弦獻璞之趾人愁於再別踟躕中路在苒六期更  
開四壁之琴書屢變一窻之螢雪秋侵潘鬢臨鑑生悲  
愁入庾懷向風流悵青音難遇顧影自怜固嘗欲問舍  
求田又不忍裂冠毀冕感桑榆之晚景想場屋之舊游  
既叨再叙之恩顧吐自鳴之氣省額六百儒冠萬千偶  
於沙汰之中亦在招延之內南宮奏籍北闕宣題策以  
道化而求設施之宜質之象數而驗通貫之學仰聖詢  
之微妙顧素業之空疎思苦言艱幾於闕筆夜漁夕獵

僅獲終編方懷報罷之虞據拜言揚之命天威鑠日臚  
唱駭祝黃甲勅符名籍思綸之重綠袍手版身紆賜服  
之榮脫白屋之塵埃向青雲之歧路靜言忝冒實有膏  
諒此蓋伏遇某官絳帳大儒青緗名俊譽高日下望重  
斗南歷武賢關掃千人之筆陣竭來秘府紆萬丈之文  
虹旆探石室之書行赴金鑿之台溫顏如玉咳唾成珠  
羽翼斯文鑪錘後進殘薪振響書為堂上之音敗鼓產  
黃成作籠中之物致使書癡之迹獲逢英毅之收某敢

不飭厲常心勉行所學靖恭爾位不違君子之威儀歸  
潔其身更高古人之名節庶全微志上答洪私

謝及第啟

陸務觀

明庭賜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暮拜兩科之寵感  
思涓涕愧極汗顏伏以明庭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  
致身之始又惡多岐願列聖豈私於俊造之科而羣賢  
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被絃  
歌則梅堯臣見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

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為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  
或議願惟至當故無可慚如某者齷齪而無奇迂疎而  
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外之  
袍五鵠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張一目之羅殆非得爵  
之道至於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惜妾庸以風  
四方弗欲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  
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輸於實效聖君所行即是故

事時將得於遺材敢伸賀公道之開輒仰叙私情之謝  
謝及第啟

張金真

猥以不才亦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  
實其能於茲有愧竊以進士之選為法最詳得人之多  
莫此為盛初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顧於收  
材或有未盡又為之制以廣其求雖既與於官聯苟未  
登於名第許從韋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服經相  
高習業益衆如某者幸蒙世賞不廢父書粗知師友之

淵源未究天人之分際唯恐典刑之失弗克繼於老成  
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從於先進然而嘗持所學見黜有  
司姑忍一慚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為尤况乎平世  
之尚文時乃異人之間出風聲所暨造化一新其有所  
長孰不願試則以安能碌碌於俗吏至於沒沒以終身  
竊伏惟思用自砥礪寧知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過某  
官道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益然元氣之中教育  
人材浸如時雨之化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

決科茲實太高之論而王言欲除任子病夫不學之流  
某志在適中善惟從衆不敢為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  
之非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

謝及第啟

張維之

昔薦鄉書誤偕一鶚比游英毅復貫雙鵬顧非黃絹之  
辭曷副青錢之選榮生意表愧溢顏間竊以振古以還  
斯文幾喪六經毀於傳注大道碎於詞章收煨燼之餘  
塵麗篆刻之華藻殘編魚蠹小技鼠窮公卿出於此塗

德業愧於當世諸子往而不返斯道潰而復興洪惟皇  
宋之開基繼有真人之累葉化流華夏教育膠庠多士  
聿臻異才間出闡百家之糟粕窮六藝之淵源集鷺西  
雖采芹泮水巍巍唐堯之世洋洋洙泗之風率皆以一  
而當千鳥在拔十而得五坐將舟中之敵國孰非堂上  
之奇兵欲空冀北之群必擅斗南之譽如某者箕裘末  
業櫛櫟散材五歲屬文肆小子之有造七年取友與先  
生而並行鄴中無七子之聲稷下靡千人之版巨魚失



水幾同搖尾而乞憐飛鳥依人屢欲干霄而直上世味  
漸猶於嚼蠟時名徒歸於畫墁管仲之器小哉汲黯之  
愆甚矣帶牛佩犢久窮南畝之耕漱石枕流已遂北山  
之志屬芝函之下布廓槐市以彌新凡興成鈞普同長  
育青燈待旦樂亦在中黃卷窮年老之將至遽承詔綽  
慙推蔭於鵠原幾墜家聲愧題名於雁塔獨歎屠龍之  
無用益羞畫虎之不成久止齋庭復歷三年之羽有同  
漢客誤乘八月之槎尚憐志目而中眉尤笑得盧而勝

雉鳴門三汲良已棄於前功却桂一枝猶獲收於後效  
舉軍驚淮陰之將解衣識畫史之真真飛翮長者之在  
前若積薪後來之居上靖思際會實有畜緣此蓋伏遇  
某官薦更華近風著忠嘉參董群綱總司百辟方宸衷  
之簡在湖臺席以袞升慮及遐遺力扶後進務英雄而  
入彀思俊又之在官遂致寒蹤首叨榮選某敢不敦修  
節槩勉赴功名期忠孝曲全於身誓窮通不改其節素  
絲效質白水盟心庶為君子之儒少答大人之賜

謝及第啟

李成季

獻策楓宸敢意回鑾之列第名桂籍俄久六驥之聯踰  
分已多視榮惟愧於皇烈考肇新宏規即義理之在  
心明道德以訓天下士絕習尚艾夷雕篆之浮華經有  
司承別抉章句之固陋越離明之繼照佑人文以化成  
稽神措於熙豐昭前功於崇觀鄙都首善濬學海之淵  
源泮水承流廣化風之鼓舞草歷世相因之科舉還百  
王已墜之賓興與周並休自我作古睿謨早定浮議莫

搖大典肆頌輿情更慶絃歌相屬廢老扶持以傾聞冠  
帶環居遠人傾心而內向一同中外咸仰聲明雖樵叟  
笑不諛正而懦夫皆有立志中材知進於君子之域曲  
士還比於大方之家術業增崇英豪間出矧及三年之  
比沓來萬國之儒扶搖搏北海之鵬羽翼振西雖之鷺  
巨魚縱壑快若爭先倉庚鳴春惡能自己宜得方正之  
彥允膺簡拔之光如某者識愧疎通器非疑遠才能至  
下務之豫豫章之知鄉里常聞未探會稽之穴零丁末族

孤苦餘生早貽手澤之悲中困錫原之戚雖冰霜之志  
操有在而土木之形骸僅存妄覲亨衢慕從芳餌鄉書  
四上屢叨前列之龜禮部數竒更類退飛之鷁誰念黃  
金之虛擲漫嗟明月之暗投進退茫然遲回久矣忍清  
時之自棄幸新時之具修泮渙芹藻之游龜勉燈窻之  
樂方首登於貢板復濫中於春闈宜鼯鼠之技易窮而  
鈎刀之割難再豈容僥倖每玷甄收至於披典謨渾灝  
之文拜禮樂制作之間彤庭親密仰堯天之俯臨寸晷

迅馳覺雄思之益苦敷繹罔究揚榘未工即今攷古而  
事頗濶疎以言足志而文幾散散乃上塵於睿覽得崇  
與於甲科忝冒若斯黃綠有自茲益伏遇判部侍郎佐  
王遠業命世宏才德厚而純氣剛以大撫循京兆人有  
去思協贊秋官世稱平允上眷忠嘉之節士依衡鑑之  
公是得寸長得偕殊選某敢不益修名檢祗服官箴勉  
所未能期於有至蹈履率循於義命施為庶見於事功  
上酬覆幬之恩次得吹噓之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三十八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謝啟

謝銓試魁啟

趙承之

布鼓何知道雷門而妄擊孤表將御假羔袖以居先聲  
實過情榮不蓋愧國家上規姚姒踵武羲農闢長世之  
善經厲無前之偉績謂忠臣乃社稷之衛而賢者蓋邦

家之光式修勤學之風用迪右文之化聲明萬宇漸被  
百年闢雍泮以烝髦諸儒動色貢弓旌而籲俊志士傾  
心茅連茹以俱征楚刈翹而革起固已林無逃翼地靡  
潜芳麟濯濯以擢竒並遊漢時鳳踰踰而効祉皆萃堯  
庭猶復求以多岐取諸數路念招徠之務廣豈褒厲之  
或遺春惟胄子之員紹乃蒙華之世未嘗學問將簿領  
以空迷安事詩書懼膏粱之莫止因責難於試吏俾較  
藝於專經優以進升汰其猥并顧待遇之良厚亦推擇

之至精雖博采兼收不中程者蓋寡而起資躡等獲預  
選者幾希矧夫貢在人先褒為舉首出翰場而挾兩入  
英毅以無雙儻非異能詎諧清議如某者年惟甫冠才  
不迨人資款段以無竒性冥頑而不慧少慚鄉譽非可  
畏之後生長困天愚本難言之童子徒以陶被鎔鈞之  
運佩藏弓冶之規竊勉強於青衿妄激昂於黃卷讀章  
編而屢絕雖罄苦心數馬足以不知幾成惜學頃奉修  
方之貢亟叨延世之恩鵜翼弗濡愧在梁而莫稱鈆刀

未割顧磨鈍以猶能默探師友之淵源妄意聖賢之糟粕期中樂於名教耻外戰於紛華然以學當壯而欲行時既來而不再輒起彈冠之願冀充泛駕之求森羣雋以並馳粲紛文而角進孔庭詩禮衆各擅於家風謝氏芝蘭人互矜於世美共願論功而第一所期奮臂而當千獨是小生亟膺大敵勢虞彼衆思軋軋以如抽功懼他先正搖搖而靡薄勉課淹遲之技僅成骯骯之文分澄汰以自期嘿逡巡而引去敢意不虞之譽遽加無望

之人取乃片言冠乎諸彥簸糠揚秕繇無實以在前爛額焦頭偶効勤而居上豈始望之及此顧人言之謂何此蓋伏遇某官樂擅儒宗道先民覺務主持於風教喜鑒落於人倫物荷雌黃寶陽秋於皮裏士歸題自儲丹桂於籠中毫釐之善必褒管蒯之才靡棄謂寸長而尺短始置虛前庶聲應而氣求或從隗始遂容恭冒及此超踰某敢不勉効獲伸倍勤蛾術慕盈科而放海戒止簣以虧山齊廷一鳴已玷驚人之勇天池萬里更圖擊

水之游期少副於初心用仰酬於厚德

謝升上舍啟

林豈塵

養士莫大乎學樂從羣考之游論秀以告於王濫冠中  
年之選望踰意表愧溢顏間竊以朝廷開官職之場庠  
序廣英賢之路擔簦負笈者以意氣自許操觚濡墨者  
以文翰相先雖布衣或失於好高然儒冠豈問於多誤  
矧三舍復行而酌熙甯之制以兩科並習而同元祐之  
風謹言動於規矩準繩之中較得失於毫釐絲髮之際

高下有分於程度升沈遂隔於雲泥若德行道藝之可  
書皆歲月時日之所考凡著錄者以千計各員所長今  
預選者僅十人中非爾力第論孰優而孰否奚患不公  
而不明苟非馳藉甚之名何以為褒然之首如某者少  
而好賦長則通經竊考周官之文歷采漢儒之說固知  
其為一代太平之典或詆其乃六國陰謀之書好惡雖  
有不同廢興亦隨所尚惟上方兼崇於六藝俾學者各  
守其一家奈何議制度者每憚其難以至習句讀者猶



病其碎重念過庭之訓深興掩卷之嗟獵涉數萬言僅  
可謂楊我氏之學蹉跎十六載未能收毛錐子之功取  
官徒切於驅羊獻藝翻同於畫虎恨風塵之刺骨指場  
屋以驚心豈期揚執之在前未免以筭而濫進躡等蓋  
一時之幸限年猶三尺之拘揣稱非宜黃緣有自茲蓋  
伏遇某官洪鈞獨運巖石具瞻學為一代之所宗智過  
千人而曰俊仲舒生漢伊呂之聖無以加如晦佐唐蕭  
曹之勛不足進鳳凰芝草而皆知其瑞春風夏雨而有

功於人如其躬吐握以下窮閭莫不經品題而作佳士  
遂令頽朽亦預甄收某敢不勉就範模益加鞭策無負  
平生之壯志必酬造化之鴻私藝有一方愧難入翹材  
之管書仍三上願先登光範之門

謝升上舍啟

前人

鳳閣疏恩詎假賢書之薦虎闈論秀幸從造士之升揣  
已非宜捫心知愧竊以朝廷兼兩科而取士學校闢三  
舍以養賢客東魯者射策而來樂民安者出門而笑先

生館下皆立聞進學之辭祭酒堂中或坐與彈琴之燕  
亦有次何蕃之行豈無說項斯之詩孰敢荒於嬉而致  
於隨亦莫不揚以言而進以德先後著錄者幾三千輩  
次第收科者已數百人雖曰師曰友之漸摩本吾君吾  
相之教育矧思非不次毋煩貢籍之名而藝亦可書尤  
重中年之選諒夤緣之所自豈僥倖之或求惟其十有  
所能然後兩可以得如某者長無伎倆笑有晷歎辛勤  
筆墨之生涯冷落蠶鹽之况味足不知其幾到目已覺

於兩眇儒冠每歎於誤身試席敢矜於兀座三戰三北  
自慚應敵之無功一否一優僅以中程而獲選復被宸  
庭之寵遂登天府之書限年雖令甲之拘撫已實私情  
之幸此非偶爾寧不慊然茲蓋伏遇某官乾坤毓靈海  
岳標異德業推本朝之冠文章為當代之師開館待賢  
無公孫宏布被之請滿門有客何孟嘗君朱履之多遂  
令鈍朽之資亦預品題之數某敢不益修所學無負此  
心今日知音正流水高山之際他年造化在春風夏雨

之中

謝太學發解惑

周夢若

賢闕較藝慚非江夏之無雙天府登名偶預思廉之第七名非實稱感與愧并竊惟皇家襲積累之休真主撫明昌之運賁飾萬化鼎新百為興學校以隆教養之方崇師儒以盡作成之術穆穆唐虞之世閭閻洙泗之風鼓篋八千小太宗之正觀園橋億萬過明帝之永平既每歲以考其藝能復三年而登其秀異盡掃扶書傳義

之弊俾無僥名失實之徒附鳳翼而攀龍鱗滔滔皆是拔犀角而擢象齒比比有之儻非脫穎之才冒預中程之列如某者性天蒙昧學圃荒蕪自期白屋以起家每念青雲之有路謂虞夏商周之治載典謨訓誥之文極其深則詰曲聳牙語其教則溫柔敦厚百篇之義歷世所宗常篤意以討論幸逢時而進取昔年奮志嘗陪一鶚之飛今日叨榮果獲雙鵬之巧稍慰蘭陔之願僅逃梓里之羞退揣孱庸已踰所望顧惟提拂盖有自來恭

惟某官秀蘊星奎神鍾嶽鎮文章艷乎春藻聲聞馥乎  
秋蘭坐擁熊藩式布宣於王化行趨鳳詔將協贊於皇  
猷恢大度以包荒樂後生之向道致茲謏薄亦預甄收  
某敢不勉所未聞激其不逮躍龍門之浪穩承魚化之  
時搖羊角之風高奮鵬飛之志少酬志願用答恩私過  
此以還不知所措

謝漕司發舉啟

趙承之

伏審解文亦叨名薦榮踰望表愧溢中藏竊以國家憲

商周得士之方講唐漢石文之治思盡羣策一新大猷  
復以聲律而考其通才兼之經術而究其學古宿儒獨  
高於故步後進力就於新規璫玉市珍固有素懷之寶  
奪人賈勇或推大敵之奇彈冠結綬之朋來求氣應聲  
而景至宜得文詞典麗之雋以副科程獎育之先如某  
善性素實諛聞非敏比綠世澤獲綴仕聯良治尚於為  
裘敢忘前訓過庭聞乎學禮常激初心服黃卷以自勤  
撫青衫而增愧顧為童子之技初無平日之工方乍造

於廣場駭已銷於銳志進而歛袂甘攘臂之在在先居以  
下流敢焚舟而決勝豈謂斗筭之瑣亦應衡石之收揆  
已何勝蒙恩有自此蓋伏遇某官先生陶冶士類黼黻  
聖文推善誘以勸於將來略汝疵未施於求備致茲淺  
學猥預登庸某敢不佩服光輝疚勤志力一竇而往有  
覬於為山百川而流必期於至海庶圖寸報用答殊恩

謝漕司發舉啟

熊子復

假館而依漕節猥亡藉甚之聲越境而干薦書偶中褒

然之首衆口謂如拾芥私心愧若負芒切念大江之西  
夙號長材之出廬陵居士乃今世之孟韓臨川先生即  
本朝之燕許以至晏曾子父劉孔弟兄魯直擁詩壇之  
旄泰伯振經郭之鐸典刑尚在風俗猶存比類升於計  
臺更裁損於貢籍縉紳走集率遠千里而來布韋賓興  
僅有九人而已如某者才礫裂而無韻學膚淺而不狼<sub>根</sub>  
蚤空羨於雲鵬每進擬於風鷁凡三賓於鄉老未一第  
於春官茲避東甌之嫌俾赴南昌之試雖移隣步乃即

故鄉訪先祖之廬莫復知於隱處按大宗之譜有同預  
於計偕覽山川之秀而所得已多冠賢能之登而其幸  
彌大此蓋伏遇運使秘書受才傑異造理精微四部秘  
文典職亞麟臺之長一經妙學決科聯鳳<sub>穴</sub>之兇輔蕩  
鼎來譽髦輩出遂致溝中之斷亦叨席上之珍某敢不  
勉所未能求其可致上下馳騁益考數千載之間南北  
搏扶<sub>傳</sub>妄異九萬里之上

謝漕司薦舉啟

前人

豹尚依於倅館猥出後塵鶚預薦於漕臺忝登前列象  
矜拾芥之取自笑偷鱣之存竊以侯門之客三千率多  
長策使部之民十萬間有異材茲類舉於星軺爰選升  
於天府當獲飄飄之韻詎庸碌碌之流如某者學勉嗣  
於家傳文強追於古作謂大夫能賦愈研雕篆之心顧  
小子成章倍費畫墁之力掘九仞而泉及覆一簣而山  
成紛旅試於詞場濫偕行於計籍此蓋伏遇某官道心  
淵靜德性冲和譽滿四方卓爾士夫之望辭高一代挺

然父祖之風蚤入踐於錦闈暫出持於繡節簡其雋秀  
猥及庸凡某敢不省厥已成究所未達數千載上下馳  
騁益務進修九萬里南北扶搖妄期變化

謝鄉舉啟

耿元鼎

補官初選法當移試於漕臺較藝俊游聿輒登名於天  
府虛慚芝詔實愧蕪文竊以榮與計偕美稱方貢得即  
可升千佛之名次否則欲問諸天子定中故衆人爭惜  
分陰知此夕焚膏之禁况白戰弗持寸鐵匪異時扶策

之容致多屬袂之成幃奈少造車之合轍其難若此可  
貴宜然如某者繆好古書猥聞師說讀過秦論學纔止  
於平平誚楚文言不期於怪怪徒佩鷓原之誨游歌  
鶚薦之華槐舍興賢伯氏嘗魁於峻苑楓宸唱第仲兄  
復選於乙科念鈇槩之相承忍箕裘之敢墜眼暗青燈  
之讀手胼黃卷之抄謂壁梭會有於雄飛顧匣劍且甘  
於雌伏三年刻玉敢放楮葉之工一擲成盧偶比擣蒲  
之勝家擅入手宰木愴懷綠省分以深思實承恩之有

自茲蓋伏遇判府侍郎先生致君道大華國文高蚤連  
中於兩科幾徧游於華省灑落萬字真倒流峽水之辭  
源傳播一時每驟貴洛陽之紙價憂國奏賈生之疏奉  
身還彭澤之廬默語何高延登豈晚是以輟綠野午橋  
之燕處於焉選黃閣三輔之雄藩游刃解牛雖筆墨皆  
設方畧虛弦落雁至草木盡知威名翕變士風俾知文  
派慕燕公大手筆間得論衡而讀之為南豐一瓣香未  
遑理窟之進也由深斗仰競已波從矧聞勸駕之勤誰

後着鞭之勇有如寒士亦赴春官某敢不勉服前修益  
堅素志行百里而半九十肯辭加策之勞去六月者擊  
三千政藉登門之化

謝鄉舉啟

趙承之

大匠程材深積橐管之懼羣英入彀遽叨采菲之收始  
聞命以自疑卒循涯而知愧竊以君子蓋先於事道堅  
人尤貴於乘時志或可為何至激流而枕石學如有用  
無慚結綬以彈冠故書生有道誼之尊而舉子亦將相



之事矧遇明昌之運適丁旦暮之期賁戈帛以招賢鳳  
巢阿閣飾翹車而籲俊鷺集西雖兒童羞比於管晏樵  
採喜談於王道方程能於里選尤鼓銳於儒流初奮臂  
以爭先其來猥衆迨擅場而得雋所取幾希自非隱豹  
之姿曷稱登龍之舉如某者性慚早慧識昧生知瓠獲  
落以無容擣曲拳而安用過佩趨庭之訓勉從佔畢之  
勤力困絕韋雖區區而有意心勞刻楮竟赫赫以無功  
適當幾冠之齡亟值闕天之釁三年泣血心未死而若

灰五日彈琴命雖存而如寄靜歎孤窮之迹甘依寂寞  
之瀕采半菽以茹饑玩餘陰而卒歲然念青瓊舊物居  
懷委地之愛白髮慈親雅負倚門之望即勉支於病骨  
遂輒冒於詞鋒方接踵以鳧趨獨寒毛而蜩縮洛陽才  
子孰非百鍊之剛稷下先生悉是連城之價嘿無心於  
角進陰有意於退藏豈繫下里之音輒累平衡之選此  
盖伏遇某官望隆當世學擅斯文揭字衮以垂褒標月  
評而定譽謂鼓皮之雖敝用或無遺憐雞肋之無堪棄

如可惜遂容鳩拙輒預鵬圖某敢不刻意道腴潛志聖  
績勉強一鳴之勇庶幾三捷之勲壯而欲行儻振胸中  
之氣德無不報敢忘門下之恩

謝鄉舉啟

熊子復

望道未見方規夫子之裁在邦必聞又玷諸侯之薦衆  
口謂如拾芥私心愧若負芒竊以周公舉而四國是訛  
孔父在而九夷何陋真儒所至美化自成故汝上文風  
之興以歐陽子而洛中士俗之厚由司馬公是昔傳聞

於今親見惟建安郡更宋累朝綿綿秀氣之興衮衮異  
材之出由一介言天下事四首擢於楓庭掉三寸為帝  
者師五身躋於槐位雖故家尚有存者而後世乃無傳  
焉昨因公衮之臨頓使儒冠之盛如某者天資渙泥地  
胄伶俜生平固願於激揚進取每傷於遲鈍凡再舉於  
禮部未一第於太常壯懷之耿耿何存窮態之棲棲已  
甚方欲纂茂陵之稿守遺說而究究始終葦汾曲之廬安  
愚分而置窮達偶因詔下復與朋來雖拘繫綴拾而成

章亦底滯迂疎而取笑豈圖收於舊物仍竊占於上游  
此蓋恭遇觀使樞密大資茂業格天元勲蓋世故國非  
謂喬木時則有若巫賢學者仰如泰山竊自比於孟子  
力興古道樂取人材採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重遂  
致溝中之斷亦為席上之珍某敢不惟師友之淵源振  
文章之光艷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固有擇焉知我  
惟春秋罪我惟春秋豈無識者

謝鄉舉啟

前人

思樂於泮累玷上游論秀於鄉復塵前列愧未交於弱  
冠欣已獲於能書望踰所期感極且歎竊以士貴道原  
之造儒先世務之通方中興嘿契於天心而外禦正資  
於地險茲俾條三道之要首令考六朝之宜蓋近徙吳  
頭藉淮上藩垣之固而遠戍蜀口賴漢中犄角之強然  
譬猶萬雉之城則防在四門八尺之軀則護止數處正  
須碩畫豈尚虛談儻是策之果優則他文之可畧如某  
者閭閻賤子庠序孤生偕冠者五六人笑老儒之迂濶

陳武成二三策考重鎮之要衝誤合有司謂真可採向  
非兩場之黜定居一榜之魁豈但毫釐之致差所幸桑  
榆之救失槐花乍踏楊葉偶穿此蓋伏遇知府侍御龍  
圖義氣薄雲忠心貫日峻居南榻厲風霜繩肅之嚴邃  
直西廂護河洛寶儲之秘屈臨巨屏務斂英材肆俾輪  
茵亦蒙粉澤負賈誼而置門下欲踐前言遺張叔而諧  
京師勉須後舉惟自勤於修進庶不務於作成

謝鄉舉啟

吳九齡

奏觀書林願效范公之後入策勲詞壘濫從東郭之先  
登懼集寵初幸踰望始竊惟夫子志在春秋推善善惡  
惡之心正尊尊卑卑之分道之捋廢閉於五代之波淫  
帝有所興表以光堯之尊信一洗氛埃之蔽再還日月  
之明世變風移家傳人誦克對盛時之會允諧公選之  
求苟非其人不使在位如某者降才謗薄涉道顛蒙業  
猶夫閔之廢忘識類缺文之外謬衛多君子瞻駸軌以  
屢驚曹無大夫顧雲門而自絕凌兢遂隊黽勉終篇方

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反思同業歷數四封辱在  
泥塗絳縣久遺於舊老不窺園圃廣川尚滯於鴻儒慚  
有甚於積薪思實歸於推轂此蓋伏遇某官主盟公道  
雄霸斯文奉明詔以登賢簡丞髦而報國深嘉曲獎字  
踰華袞之榮博採兼收筆或裂濡之誤遂容辱瑣亦預  
品題某謹當懲戒振今聿嚴元始敢言得雋之易當念  
措辭之難惟升黜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儻如麟獲從  
正學於大庭前作鷗飛抱遺經於窮卷

謝鄉舉啟

張維國

日麗宮槐袍如立鵠霜清闌棘字若棲鴉書雖天府之  
新心寶衡門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走姓  
名於四境波翻雷動沸謠頌於九衢奪於外物之光榮  
成此一時之驕濫請循其初本無足誇物往貨來豈市  
廛之異事春耕秋穫非畎畝之奇功得之者既無矜容  
觀之者亦無羨色以儒獻藝以藝中程是雖鉉槩之常  
蓋亦農商之比矧茲里選甫預計偕前厄春官限三山

之弱未遐瞻士路重九譯之越蒙物未信而妄伐憇遷之  
能耕未遍而先炫積倉之富苟有識者豈致是哉如某  
者綿力薄才淺聞末學黽勉詞場之獻凌競貢籍之登  
退與同儕袖手已多於勝已進當堅敵着鞭敢望於逾  
人方愧懼以靡容何囂浮之敢起日虞顛踣仰負作成  
茲蓋伏遇某官樂育英髦推揚善類忝天杞梓悉由封  
植之勤巢閣鸞鳳盡出網羅之獲豈容孱陋亦玷選掄  
某敢不佩服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專探討於大原  
用舍行藏付窮通於正命

謝鄉舉啟

吳永言

文場決勝曾微黃絹之辭貢籍登名復預青錢之選捫  
私心而暢若驗公選之較然洪惟上聖之中興輔以元  
臣之同德舉三年之盛典搜四海之奇髦嘉與非常之  
人共享太平之治經術望淵源之學詞章收華藻之才  
一札星馳四方風動游庠序者嶄嶄而露頭角處巖穴  
者于于而振衣冠風作鸞飛氣使魚躍才擅九流者播

鏗金戛玉之韻識該六藝者據經天緯地之文非徒較今日之空言抑亦究異時之實效矧建安之名郡廼閩粵之上游水秀山佳地靈人傑皆謂攀龍而附鳳類期聳壑以昂霄豈無洛陽之少年亦有霸陵之故將議論宏博鏘口裏之雌黃文墨淋漓灑筆端之風雨視旅進者幾千輩預借計者纔八十餘取之若此其艱得之豈容有幸凡露囊中之穎皆懷席上之珍如某省杞性非良茅心多塞謾有浩然之氣愧非卓爾之才喬木簪纓

常憤家聲之未振質雖篤蹇每遵庭訓之至嚴誓甘黃卷之勤期復青韞之舊學粗明於章句識未達於古今固嘗切齒於剽竊不根之文惟知盡心於誠明自得之妙既有雙親之重望敢忘三釜之可求曩預鄉書偶遺禮部然屠龍之功幾成而輒敗而食牛之氣雖挫而愈剛廿六年之不鳴肯一噓而發食燕雀豈知鴻鵠鳴泉徒笑鳳凰不免淬勵辭鋒再趨文陣拚巨題之淵奧競寸晷之逡巡可愕可驚四座隱如敵國或堅或銳滿眼

五百家類纂卷之九  
此若長城自漸綿力薄才幾至含毫閣筆思窮六韻助  
安得於江山才困八吟譽敢期於鼓吹盡謂畫虎而類  
狗誰知點墨以成蠅豈意參魯柴愚獲廁盧前王後况  
權衡較物不容銖兩之差何檇櫟散材輒中輪轅之用  
分定故也天實為之靖惟忝冒之由端有黃綠之自茲  
蓋伏遇知縣學士先生珪璋素望閱名家才綽綽而  
有餘事多多而益辦仁漸百里有同冬日之溫化被四  
民咸遂春臺之樂行趨玉陛暫綰銅章見善而莫之或

遺用人而未嘗求溝遂令辱瑣亦預甄收某敢不益  
勵前修愈敦素志雲中秋靜已橫鵬鷺之飛浪哀春濃  
佇遂鷗鵬之化仰酬天造次答已知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謝鄉舉啟

程能藝苑妄陪旅進之英游張榜樵門偶玷才難之選  
選俯慚蕪累仰賀甄收竊以論秀於鄉而里選失於實  
行育材於學而舍法溺於虛名專一經者乏古今之該



通工八韻者疑雕篆之破碎內失所養孰見天地之全  
言非可行曷究國家之體文風寢墜士氣靡伸革積弊  
之一新屬睿主之再造羽翼聖道薪樵人材漢路廣開  
舜門兼闢慮經術為未足惜詞章而並行雖當朝廷多  
士之秋尤急郡國羣英之選矧全閩為天下之奧壤而  
建水又閩中之上游才鍾玉洞之清氣稟武夷之秀家  
藏卞璞人衍隋珍伯仲機雲父子歆向談經有折角之  
辨作賦擅凌雲之稱投牒棘闈者九千名登天府者六

十鳳詔纔飛於北闕鵬風悉鼓於南溟宜有異人始稱  
盛舉如某者驅馳場屋荏苒歲時嗟蹭蹬之窮鱗甘蹉  
跎於暮齒風櫛月牖久諳泮水之莖益金箭銅壺慣聽  
高城之鍾鼓分類屢升於優等才長謾冠於諸生自憐  
刻楮之無成人指畫虎之可笑旋丁家難幾泣窮途抱  
吠畝之孤忠耻山林之小隱况神州之未復方園國步畫之  
多艱夢繞北庭願奮枕戈之志神馳帝座誓寬側席之  
憂瞻回回以無因懷耿耿而有待偶因秋試誤中鄉書

退省辱微實為僥倖茲蓋伏遇判府侍御殿撰先生坤  
輿厚粹歆鎮儲靈文章一世之範模德業百僚之領袖  
玉筍暫辭於班列銅魚出綰於郡符威重鎮浮恩和浹  
物合境頓消於沴氣提封潛轉於春風烏府抗章屢著  
回天之效朱轡勸駕尤勤推轂之誠致此妄庸亦蒙採  
擇某敢不激昂素志勉勵壯猷智將効於六奇功已收  
於一戰相崖紀績當首勒中興之碑周廟登歌願繼獻  
太平之雅仰酬恩造庶答已知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三十九

謝啟

謝鄉舉啟

懷牒秋闈敢覬鶻書之舉登名天府偶聯雁字之行得  
之若驚辛度如此竊以由周而降鄉舉之法寔隳自唐  
以來進士之科獨貴較長挈大而用艱其選糊名易書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而以示其公凡得人焉由此塗出然窮經術者或專於迂僻尚詞章者或溺於浮華才蔑見於兩全士多蔽於一曲求其兼兩科而設宜莫如今日之隆解願折角而於詞章無不工登高能賦而於經術無不備儻膺妙選莫匪通才矧建安之名邦實東粵之真壤郁郁文風之感咳吐成珠閭閻士子之多揮汗如雨應名詔者至二萬餘衆偕計吏者僅八十三人宜得穎尤以副推擇敢幸天山之三箭同歸卞氏之一門如某者才不逮中性

難語上誦詩三百未知專對之能窺豹一斑曷識古人之體念高曾以來以儒為業故箕裘之學或顯於時自叔祖終於丞郎繼大父老於州縣家聲寔隆族緒益殫方思力振於前人重以天奪於所怙怙零丁孤苦險阻艱難惟知黃卷之親期復青氈之舊雖顏子之奉奉拳自信蕭郎之汨汨誰知當聖明大比以賓興而伯仲偶聯於薦送送罇金示訓庶小安泉下之靈棊萼交輝抑亦慰偏親之望朋儕改觀里巷生光顧惟幸會之多端自吹噓

之賜茲蓋伏遇知縣學士先生士林挺秀相葉綿芳將  
持荷橐之猷暫試花城之寄仁和初被登百里於春臺  
惠愛潛均融萬家於化日不自矜其貴重猶屬意於寒  
致此妄庸之人亦在掄選之列某敢不鞭其不逮勉勉  
所未修魚為鯤而鯤為鵬更借扶搖之便狸變豹而豹  
變虎寶資炳蔚之文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鄉舉啟

陳德修

伏覩解榜叨預薦名者十載難窻頗熟三冬之風雪九

秋鷲表亟開萬里之雲天索氣復揚驚魂還定某竊以  
運當神聖治纘熙豐追三代希濶之憲章新一時瓌璋  
之觀聽善人因之是富俊民曾不用微中養不中而才  
養不才與其賢者能者小以成小而大以成大格則承  
之庸之凡厥揚於王庭莫非烝我髦士顧如推魯何足  
甄收某醜覆小知蟬編久蠹雙親皓首永懷教子之書  
一室白丁妄意起家之爵初不憂否泰有命亦奚恤取  
舍在人偶溫詔以天臨激懦衷而風動朋從文戰羣集

禮闈紛紛多游夏之徒往往在班揚之列然糊名較藝果無律外之私則開卷揮毫但有胸中之蘊僅陪計更幾辱鄉評揚焉累卵之危戰之罪也慰此倚門之望幸而得之冒寵惟優循涯增愧茲蓋伏遇某官權衡吾道冠冕斯文合并為大人之公教育有君子之樂肆令鈇鈍亦克彙征某敢不敬所操修高自標置春回鄒律已曲借於吹噓浪擊莊鵬展遂成於羽翼

謝鄉舉啟

吳汝能

文闈較藝慚非黃絹之詞公榜標名濫中青錢之選人驚尚愕已處奚堪竊惟吾道之興莫若聖朝之盛黨有庠而遂有序儒以道而師以賢閭閻邁貞觀之風濟濟越永平之美設兩科而搜選謹三歲以賓興重煩先達之賢精錄後來之秀矧茲濫浦濫浦雄枕康廬一時鴛鴦之班半是簪纓之胄宜登茂異上副招延如某者賦性倜侻受才謏薄嘗窺聖學求制作之淵源肯效腐儒泥詩書之糟粕慨心石之不轉任性天之自然爰應詔音叨

陪英列顧未精於穎業偶獲預於計偕靜言僥冒之私  
實有黃緣之自茲蓋伏遇某官學知問禮世號通經早  
揮吐鳳之詞夙擅雕龍之譽中全器識撓不濁而振不  
清外備禮儀旋中規而折中矩每推仁而利物尤重道  
以尊儒致此妄庸例蒙題品某敢不激昂素志勉勵前  
修羊角扶搖期高搏搏於萬里龍門變化願首奮於羣英

謝鄉舉啟

謝元允

鏖戰文場再鼓未衰之勇薦名上國遽收必勝之功揣

分奚堪為容有忤竊以皇朝優經術以廣得人之路郡  
國貢賢能以輸効職之誠仰稽列聖之規模實為致治  
之原本暨太上俯臨於萬宇而大人繼照於四方文風  
盛而教養之益勤治功著而講明之加悉求賢用士追  
守訓之周王明目達聰邁重華之虞舜庶類咸歸於陶  
冶羣材共感於風雲矧九江之故區實諸路之名壤山  
川孕秀英傑間生當三年鳳詔之頒合五色鵠袍之象  
沉酣術業者皆折角解頤之後優游文藝者盡鏗金振



玉之奇莫不馳騁固邕頡頏燕許負萬人敵爭一日長  
氣吐虹蜺志凌霄漢宜得兼人之技仰膺勸駕之求如  
某者康瓠器凡蹄泮識淺徒奉一經之教輕辭百畝之  
耕映雪囊螢孤館之星霜幾換編蒲緝柳他鄉之風月  
頻諳學雖未晤於吞文道蓋本期於忘象曩因郡試偶  
預計偕方延薦於鄉大夫尋報罷於春宗伯艱難萬狀  
連蹇百為惟自激昂詎甘棄置廣北海讀書之志法孟  
軻尚友之心適當大比之辰勉附俊游之末困獸奮餘

而強鬪寒灰誰謂其復然妄綴蕪辭仰希明鑑方懼武  
陵之獻深抵於崔君豈期張鷟之文見稱於味道幸家  
甌之不失欣塞馬之忽歸蟠木有鎔鈇刀獲用唐宗選  
士獲居姚簡之前夫子設科輒攄冉求之上靜言忝冒  
實自提携茲蓋伏遇某官地望高華天資警敏挺挺有  
祖風烈顯顯為世豪英未趨紫索之榮暫處黃堂之邃  
齒牙後進題目諸生致是顛蒙亦聯優選某敢不修其  
不逮講所未聞一鶚搏霄已得秋風之便巨魚縱壑更

期春浪之翻

謝卿舉啟

黃鵬舉

文場較藝深愧斐然之辭天府名登偶叨作者之數雖  
失無雙之舊物幸收借一之奇勳獲寵若驚負愧無所  
竊以國家之取士莫先科舉之得人鳳詔首班蚪蟠崛  
起解頤折角學者富於淵源嘔心夢腸文悉工於雕篆  
負內相之才者論本仁義奮少年之銳者策陳治安豈  
容瑣瑣之流或玷錚錚之列必資英俊以稱選掄如某

者學不驚人才非濟世紹箕裘於累葉抱鉛槧於積年  
燈火可親幾對寒檠之二尺簡編不廢屢閱井書之五  
車曩隨舉子之黃槐妄意蟾宮之丹桂筆陣掃千人之  
後詞鋒登多士之先奮迅一朝遽作退飛之風鷁驅馳  
萬里翻成暫蹶之霜蹄罔憊敗北之軍再鼓圖南之翼  
巧雖勞於刻楮中復喜於穿楊僥倖漳居多寅緣有自茲  
蓋伏遇某官宏才偉俗雅望應時堂堂人物之英顯顯  
搢紳之表肯來游於賓幕暫擁紅蓮佇入綴於朝班即

持紫橐仁恩廣被德教旁施遂使孱庸亦叨甄采某敢  
不益堅素志勉勵壯懷鶚在秋天已借風雲之便龍騰  
春浪更資雷雨之恩

謝鄉舉啟

詹濟夫

蘭宮三黜方驚壯矣而無聞槐市重游偶倖衰然而為  
首循涯踰望揣已懷慙竊惟國家廣異日卿相之儲故  
以科舉羅一時英俊之士上之取人既以名而為重下  
之求進亦以名而相高故決蚤孤之中者咸願先登而

露囊錐之穎者皆期立見然分較銖量而亦既甚迫顧  
甲可乙否而孰得而公若李將軍之氣而雖號無雙以  
杜樊川之才而猶居第五勢既難必事非可求故其間  
雖有一日之長敢自謂角立萬人之上况建安之大府  
實睿主之潛藩閭閻士子之多揮汗如雨郁郁文風之  
盛咳唾成珠當飛詔赴隴於三年凡抱槩懷鉉者二萬  
齒鶚薦之滌者既非幸得在鵠頭之選者宜屬何人是  
必才歷萬夫量吞餘子自負平日緼藉涵養之氣乃稱

主司選掄推擇之公如某者結約亡竒嶮崎可笑為文不免寄人籬下讀書未能自信胸中徒以少襲於箕裘粗能不棄於俎豆自大父老於州縣逮叔祖終於丞郎生理飄空家聲灰冷向焉偕計雖嘗聯雁序之三繼也退風又自嘆鷗飛之屢金百煉而不改其色玉三獻而猶抱其珍茲復鼓餘勇而一行或者振前羞而薄洗拳拳自信詩三百而奚以為耿耿猶存人千萬而吾亦往雖飄逸之才未足論於作者而渾厚之氣或有取於至

公故羣有司方欲真之後塵而賢太守乃獨推之首選小才蔽爾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大匠卓然自足以破衆人之浮議縱負盧前之愧已逃陵後之羞退省其由豈無所至茲蓋伏遇判府寶文大鄉先生天潢流潤日觀分輝暫以九重肺腑之親出分股肱千里之寄淮陽非薄於長孺河內聊借於寇君嘯咏黃堂不減平山之句恩波比屋喧騰五袴之謠風流文采當於前輩而求之豈弟慈祥類非俗吏所為也且與人不求其備猶聞

善如有所容致此妄庸亦被甄選某敢不愈勵素志益  
恢遠圖俯思克己以書紳仰副至誠而推轂燕臺下禮  
既濫塵郭隗之先漢殿策名肯自處平津之後

謝鄉舉啟

錢之紀

螢窻隸業慙李詩謝賦之工鶚牘薦賢叨王後盧前之  
列得踰意表愧溢顏間竊以國家當閒暇之時學校謹  
漸摩之教廣開數路惟鄉里取士為工並設兩科獨詞  
章得人尤甚言發性情之詠體兼風雅之文江楓池草

之新奇上林甘泉之放邁文高太白詞成奪錦之榮才  
美相如氣吐凌雲之壯壯屬三年之大比慶多士之朋來  
宜皆黃絹之詞方副青錢之選如某者才非吐鳳技止  
雕蟲趨鯉庭而承詩禮之傳依韓門而得模範之正襲  
邯鄲之故步尋星渚之舊明初聞鷓鴣之惡音反求諸  
已欲奮螳螂之怒臂此必妄人既公論之不明豈吾行  
之敢後得不得曰有命也何必去父母之邦爾為爾焉  
况我哉特未達義利之理不徒自衛而反魯抑亦逃楊

而歸儒爰整疲兵前膺堅敵况九江之較藝獨八士之中程方虞白戰之無功豈意青氈之復舊獻書而登天府人謂有機雲慷慨之風結綬而入王畿自幸無歆向異同之論載惟忝冒端有黃綠此蓋伏遇某官奕世簪纓傳家清白未即判花而視草姑惟泛水以依蓮周問賢愚均蒙教化遂令庸謬亦預甄收某敢不勉勵初心激昂壯志觀光北闕陪虎賁之士三千人得路南溟快鵬搏而上九萬里庶期成就不負獎知

叙事謝丞相啟

李宜言

漏省中之密語初緣狂瞽之厚誣脫柱後之丹書終賴聖明之洞照彌年茲黜一朝獲伸彈感涕以交零撫危衷而尚惕竊以盜相門之壁則張儀之辨不能明受賈人之金顧蕭何之忠無以解一涉疑似半在譴訶至若語言之無根尤非事實之可考於茲巧中難遁深文劉洎被遂良之誣卒至於死元忠遭易之之謗幾殞其身此仁人所以興嗟而志士為之喪氣矧機事之不密在

禁法以尤嚴故偏聽之生姦亦危機之易發范曄折齒  
伍員浮江雖更後世毀譽之公莫曉當時是非之正下  
於此者復何言哉某早緣場屋之藝文獲備朝廷之器  
使但知斷斷以守己寧能役役以從人豈意愛憎不遺  
微賤當合堂聚議蓋謀於上大夫而詣闕上書誰語諸  
妄男子儻樞機之不謹顧鉄鉞以何辭然考以歲時方  
祇役於江湖之上而驗之簡牘已久違省戶之間夫何  
泄露之幸及乃羈單之迹籲天靡想踏地何言事亦甚

明非兩曾子之難辨時之不泥雖一韓偓之不容殆公  
道之彌興達下情而無壅謂國之大事誠非童子之可  
知而邦有常刑不忍匹夫之無罪處加執移灼見本源  
一沈沉寃遂同無過始悟雷霆之振物益知天地之仁  
心思重丘山命輕螻蟻茲蓋伏遇某官幹天元化持國  
鴻鈞四方之亂未平有勞折筭一物之所或失尚軫納  
溝是致濶疎亦蒙滌洗某敢不憂競兢接物謹慎持身效  
孔光之精忠至或不言於溫木思史丹之竒節所當自

盡於青蒲庶竭微塵以酬大化

叙事謝中書啟

晁無咎

不度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道跼  
踏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安便幾至  
涕洟某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  
自負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自任而某稟資朽薄處已  
拙踈被蒙國士之知塵汚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  
徒茲廩食者十年羣飛刺天自乘時而遇合決起控地

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冬即請廣陵之佐居然充  
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既憊愚之無補又施  
設之不專乃廢城闌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於茲至  
於易弊為新增小使大以職事束於為二在人情或所  
不爭而又考李宗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蓋  
節使遊觀之舊有玉鈎摘星之名郡當水衝人皆目覩  
似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塘之基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  
詩具在此地可求惟昧惟周防罔思輟止謂經營不急



實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還朝之後文檢  
良在歲月可推非門墻高誼已深察其無它則管蒯賤  
生亦安得有今日仍偶去官而會放乃煩善貨而兼收  
第解藩麾旋沾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己以驚惶斯  
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元化有  
容足以撫羣倫發為久大之圖馴致中和之盛故寬罪  
戾未遂棄捐失官與官從郡得郡使自為計不過若斯  
已幸匿瑕敢同牛馬之不受尚為躡冶深慙桃李之無

言固當克勤官箴益修士操信於知己雖後世淺夫慕  
義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自昔君子成功立名之本某  
願不忘舊德常在下風

叙事謝吕相啟

周元英

出分方面屢獲掃門入總鈞衡久睽望履崇墉雖述桑  
牘時修過蒙感德之謙屢貶尺書之賜韋相五雲之麗  
篋筭生光劉公十部之賢親明改觀慶垂老遭逢之幸  
方委身造化之私遽嬰無妄之災幾動窮途之泣尚賴

保庇終獲辨明伏念某天與朴忠自嫌愚拙三懷郡綬  
四綰縣章敢忘犬馬之勤服勞朝夕豈有清埃之効仰  
答明廷艱難備嘗歷落可笑銘歛刀每思於一試蹇足亦  
効於前驅嗟憂患之載罹顧生理之殆盡儻非睿主擴  
日月之照大臣借齒牙之私則何以辨烏鼠之厚誣還  
衣冠於暮齒茲蓋伏遇某官精忠貫古知勇絕今早結  
真主之知自任天下之重虞淵取日萬方同仰於照臨  
媧石補天四海悉歸於覆燾功存社稷義重神明方宸  
眷之甚隆忽震封之亟上懇辭大政力丐真祠黃閣紫  
樞暫輟經邦之手丹臺絳闕去為行地之仙樂天笑傲  
於香山裴度優游於綠野雖成功所以合天道然不起  
何以慰蒼生疇瞻衮繡之還式副華夷之望某頃緣天  
幸獲覲台儀猥蒙月旦之評俾增大呂之重仰恩莫報  
刻骨難忘老不待年已作望秋之蒲抑心猶許國尚當  
收景於桑榆

叙事謝兩府啟

蘇子田

某為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過  
監司造為浮謗况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  
為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為計已踈雖循省之無瑕顧吹  
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平衡不俟辨明坐  
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兩敗舟獲濟於驚濤名節既全  
死生為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鑒以臨  
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偽憐衰罷之易毀曲為保全  
德厚恩隆感深涕瀟某老病既久思求歸之未能荷載

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叙事謝沈師啟

林豈塵

事遭非意幾為罪釁之餘力與保全幸出生成之賜愧  
深無語感極難名某萍梗寒蹤箕裘末裔書劍早負所  
學軒冕視為儻來厯落壯懷夤緣世祿泥塗久困誠歎  
畸可笑之人禍患相仍有悽愴無聊之態方期寸進敢  
後塵趨解幕篆於華都分邑符於海澨為賤黨食貧之  
計未免犇馳守先人平日之言寧忘清白到官越歲蒞

事惟時念有民有社之可憂奈勞力勞心之無補身其  
餘幾奈簿書期會之尤難吏或為姦非耳目聰明之可  
及獄疑未蔽謗語交紛驚譴檄之頻來飾污名而遽斥  
肝腸莫訴徒指視於神明毫髮有欺尚胡顏於天地迫  
於就道幾不聊生妻孥相對以悲嗟朋屬皆為之嘆泣  
幸蒙寬假獲遂生成胥徒薄正於典刑屬吏待逃於沙  
汰聽小人之言而有隙昔將陷於非辜觀君子之過而  
知仁今乃蒙於善貸恩厚若此人輕謂何茲蓋伏遇某

官碩德鎮浮清風激俗宣威淮海曾分西北之憂易節  
甌閩復借東南之重寬以御物怒而及人好惡不徇於  
私心予奪盡歸於公議謂江母失布而罪令尹咎固有  
歸然舍郎持金而意不疑情尤可譽乃令道責得保吏  
生某敢不激勵寸心隄防末路丘山仰對縱摧髮以難  
論溝壑未填當粉身而圖報

叙事謝帥臣啟

愚而自用愧拙直之非才譽則無徒宜謗言之易得幸

出生成之賜獲逃罪諱之餘感德難量撫躬益愧某天  
資朴鈍人品猥凡衣冠有負於家傳組紱幸望於世及  
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學綬而安絃亦在於熟世故既  
疎於練習仕路寧防於嶮崎清濁一分愛憎兩見况財  
穀之重恐失以毫釐而文書之來尤急於星火置之不  
問帑藏空而責深詰之太嚴捶楚深而怨起方優柔之  
不暇遽檜檜以曾何且君子之蹈中庸敢欺闇室彼小  
人之無忌憚敢肆浮言風波僅觸於虛舟萋菲遂成於

貝錦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實則未聞謂雀無角謂鼠無  
牙誣因未見於心罔媿縱目可傷雖小有言安得不恐  
橫逆自至反而禮反而仁膚受不行可謂明可謂遠茲  
蓋伏遇某官清標瑩玉雅度渾金學不止於小知身益  
兼於數器峻高高岳式生申伯之賢蔽芾甘棠來憇召  
南之國簡以馭吏約而待人惟好惡無所私故邪正不  
能惑一人譽而衆人毀雖或難明今日是而前日非亦  
惟可教乃令脫責得與更新某敢不刻骨深銘佩韋自

警過而能改不為當今之罪人善即服膺庶幾追古之  
循吏

叙事謝鄧倉啟

儒生承選還同馬尾之書俗子無知輒肆鼠牙之訟荷  
清明之中照致當否之悉明退自省惟益愧悚切竊以  
飛雪初下俄驚吠犬之何知浮雲決開賴有銀蟾之在  
上况類試以較藝而糊名之取人手但公於持衡心何  
疑於按劍要在得之有命尤宜陞而不知嘲誚主司無

名子則嘗聞矣冒論貢舉不逞徒未之見焉豈料一時  
輒騰異議良由踈拙以致紛紜如某者識字無多立身  
不早誦唯霓之賦敢為知音辨幼婦之詞居慙寡見虎  
虛難別魚魯莫分臨文或昧於菱滋披簡時驚於伏獵  
區區自守碌碌奚為僅能祇畏於簡書詎肯自忘於規  
矩備員泮水託託使臺偶被選掄俾司文柄雖按圖而  
市駿未易搜尋然披沙而揀金豈容差謬嗟爾興怨於  
勝已意其望毀以損真是誠何心恬莫知耻當不攻而

自破顧厥理之孔昭果見仁賢更垂題品茲蓋伏遇某  
官著龜後學蒲藻斯文中和聽之繩其直足以勝曲虛  
靜心之鑑其明足以燭幽樂進善良力鋤強梗觀風問  
俗豈惟一路之澄清當軸處中佇見九重之眷倚或借  
經邦之手聊將正俗之訛畧茲白璧之瑕肯使青蠅之  
點某敢不敬修可願力鞭未能記安世之十書少資博  
洽學子雲之竒字庶免遺亡儻無愧於胸中斯乃報於  
門下

叙事謝監司啟

崔德符

會聞多病竟以免官顧言不才終於去職求之古昔厥  
有故常何乃迷不知還尚敢貪而竊祿伏念某迂踈漫  
士難効驅馳嘗颯陳人不任唾罵自分鴻冥於世表豈  
肯竄拱於人間加之一困小官日嬰疲瘵遠游江國未  
聞方士之赤丸僻處荒區寧有仙人之絳雪遂加沉痼  
沒就厄辱含毫日賦其病梨流涕自傷於左柳謂應擊  
逐以警懦庸此蓋伏遇某官忠正秉心融明體物憐其

老吏久玷下僚貸此餘生俾之善去分為公幹卧病於漳濱儻效子真監門於吳市居然末路辱此厚恩

叙事謝安撫大參啟

張安國

九命作牧逖瞻師閫之雄一廬為氓近接宮牆之峻念昔播大鈞之塊北乃今依厦屋之悒懔恭馳咫尺之書丕承進退之命伏念某鄉特末學輒冒首科觸宰路之虞羅臨公庭於徑狎蹶回露塞方蔽羣檢地闢天開俄登衆輔乃聖主類郊之二日辱明公造膝之一言可但

釋纍於詔獄之寃且復育才於儒館之選恩私厚矣報効缺然謂嘗少著於事功則亦仰酬於知遇冥行自信幽黜固宜奉香火之祠適趨並塞朔旌旄之府賈隔重江未容望復於和門姑欲卜居於德里是所願也敢私布之恭惟某官道輯聖傳功熙帝載三台之麗天極煌煌列星之纏四溟之經地維浩浩百川之委若櫓獨化之始登翊萬機之繁凡當時廊廟之所行雖步卒兒童之能誦青天白首靡刻繪之工赤舄袞衣偶冀旋歸歸



之速方將茫天下之寒士夫豈拒吾儕之小人載惟流  
落之蹤深劇依歸之條仰窺宏達必遂矜容開商郊三  
面之羅已涵大惠築楊子一區之宅終藉餘庥

敘事謝倅車啟

范春卿

某茲者獲罪公庭伏蒙府判朝議營救者伏以泮水棲  
遲輒肆一朝之忿府庭辨訟難逃三尺之刑雖云禍福  
之無門須信榮辱之象德欣蒙大造保芘餘生恩實有  
歸罪非幸免竊以學校者乃國家教養之地規矩者乃

祖宗條制之文非育之以才則無以作成非繩之以法  
則無以自檢青衿子佩孰非魯國之諸生博帶衰衣莫  
非韓門之弟子况冠履之制取象於天地而朋友相訓  
當攝以威儀君子不重則不威豈容洗袒丈夫以氣而  
相許何事紛爭主其事者雖在廣文任其責者一歸直  
學法行惟允奪伯氏邑三百無怨言事或有漏宜北宮  
黜一毫而不挫儻肆敗羣之舉亟從鳴鼓之攻况敢文  
過而飾非從而奸名而犯分如某者賦形鄙陋稟性慙

愚威雖守於佩韋怒或忘於投火幸脫身於僑籍偶著  
錄於師鑿始終十餘年禮樂甘陪於後進大小百餘戰  
弧鏊嘗忝於先登祿未及於榮親言每嗟於忤物犯而  
輒較或探石勒之老拳勇而無剛亦飽李陽之毒手壯  
謾同於暴虎怒何異於鬪鷄始造折獄之伸由終為脫  
帽之張旭憂危萬緒挫辱百端桁楊在前固可寒心桎  
梏滿目無不酸鼻鬼號棘木誰招去幹之魂角咽梅花  
徒激思親之淚已有所招悔且奚追敢興寒灰復然之

言有愧凱風自南之什臨井而投石者蓋亦有矣沉淵  
而援手者豈無人哉五刑之屬三千疑赦議呂刑之罰  
大衍之數五十拘幽符周易之占免為天地之棄民幸  
保父母之遺體誠非僥倖蓋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量  
狹滄溟氣吞雲夢天章特其餘事道德本於初心風月  
平分已播海沂之詠家山相屬真成畫繡之榮載觀靖  
國之初上追元豐之盛肆朋黨為操攻之術墜權豪扇  
熏轡之威媒孽袒胎滋萌亂本當國忠有炙手可熱之

勢獨賈誼懷積薪未然之憂逆推奸惡之鋒獨陳社稷  
之計尊堯助舜怒昭烈日之忠輔蔡轅王綽有回天之  
力臧孫有後於魯國魏暮不替於祖風馬遷願執晏子  
之鞭李邕求識杜甫之面朝三茅而暮四茅自嘆稟賦  
之窮奇人一天而我二天尚賴恩光之庇覆某敢不操  
堅松柏志勵霜雪更過如日月之食而人皆仰之好善  
若江河之決而孰能禦也修德無忝乃祖謹行恐辱其  
先茲用不犯有司免至履蹈前轍矣眉見辱猖強肯效

於郭舒唾面待乾柔順願布於師德俯終儒業上答已  
知結草以亢杜回尚期身後扶輪以報趙盾敢冀生前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書海樓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卷四十

謝啟

叙復謝太師啟

汪彥章

事遭非意如拱璧以投人思予更生幸犬鈞之播物亟  
解鴻鴻之緞遐征魚稻之鄉展轉踰時低回就職伏念  
某世資寒賤天生重遲自初奮于徒中即辱收于宇下

雖禍患飄零最為可笑而哀怜記錄終不少哀屢陪鈞  
槃之羣英幾閱星霜于半世獨依洪造豈有他腸當風  
波洶洶之時每為十手所指然犬馬區區之志未嘗一  
日少移天實臨之人皆知此昨隸鸞臺之屬仍繡瓊笈  
之書皆當世所必爭豈非才之敢望果聞側目遂至求  
瘵始騰憲府之章繼上掖垣之奏當其極口聞者寒心  
雖塞恩欲返于故棲而衆論必擠于外服若謂叨逾于  
寵數誠且甘之至云結造于事端則為寃矣蓋宰柄雖

明于黜涉而人心未泯于愛憎幸公論之傾搖借孤縱  
而聳動始謂幘幪之仰託安得禍機孰云萋菲之橫生  
反汗恩地但欲薄人于險靡思投鼠而傷事始流聞人  
皆駭愕市三傳而有虎誰為釋疑墨一誤而成蠅卒蒙  
觀過茲蓋伏遇某官學冠百聖勲塞兩儀執古璣衡轉  
一元于斗極收時杞梓列象正于朝廷爵齒並崇身名  
俱泰相堯舜既逾于七閩猶伊周僅數于三人方為天  
下之安危生灼人材之邪正謂鴻飛天末而人自楚越

雖迹難明然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于情可赦姑從輕  
比用息衆謹某敢不仰佩生成退安流落閒簿書之餘  
日理編籍之舊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皆緣薄技待  
以國士而報以國士誓畢餘生

叙復謝寧執啟

馮當可

十年罪廢形容將老于困窮萬里哀衰號造化實憐其誠  
惘俾還舊物用滌前違初疑冒分而黷尊難逃大戾終  
乃原情而示怒畀以更生叨蒙至深涕泪俱下竊以仕

而坎軻隘塞者命不可力爭疇之昭明公通者天必惟  
幸會敢因湧洗略叙感銘伏念某受性蠢愚周身闇昧  
始以諸生而忝第屬在壯年繼于強仕而得行又當盛  
世便謂功名之唾手不虞艱險之在前獨情妄行慕昔  
人而太速大步疾走拂衆論以居多鬼神已惡其失中  
謗怒交興于罔測致煩吏察仰溷刑評當就逮之沸騰  
亦推求之極至濁斯濯足敢將瑕類以尤人窮乃呼天  
惟恃照臨之在上賴鈞元之浩蕩隆士體以涵容謂其

抗志之不回要當誤物察其用法之或過徒以為民特  
屈嚴章姑停見任散久囚于溽暑息廣步于長途不使  
微文或傷寬網伏自炎炎之勢既謝惴惴之魂乃安伏  
草依巖正欲省愆而念咎深身浴德更期建效以報恩  
而禍釁相仍煩寃滋甚死亡過半兩纏風木之悲貧病  
交攻幾誤几筵之託靜思顛躓皆自取求負譴歸耕桑  
麻以為辱我投閒變白江山久已厭人故因朋舊之私  
具鳴肝肺之切單詞朝去吉報暮開翻四海之瀾既撲

燎原之急下三塗之紆更垂振墜之功不有大恩誰哀  
久困妻孥興嘆無復號寒而啼饑閭里言情是為生死  
而肉骨人微易殞德厚難酬此蓋伏遇某官道佐帝王  
勳兼文武過橫流于指顧集大定于笑談廊廟無為實  
風雲之天授宗祧有相宜壽考之日來方將救義和以  
順陰陽之經考律度以復英皇之制君陳事業自當永  
世以有辭伊尹憂勞每念一夫之失所致茲抵冒亦獲  
蠲除某敢不稽舌齒之柔剛鑒春秋之生殺直而不撓



務守平生之長察則無徒益遵皇極之訓求為經濟用  
副生成

叙復謝丞相啟

胡邦衡

寵以官聯復二紀鴻陂之舊昇之司牧驚千行鷓字之  
新驟從廢棄之中有此遭逢之幸竊以古者被放必限  
以年後世淫刑至于沒齒極其所往生無還期孫權悔  
過于虞翻骨朽已久順宗思庸于陸贄詔至而亡况朱  
崖在大海之極南望赤縣乃中原之北豈特風牛之

弗及蓋亦水犀之莫通號大法場謂多死者自唐以後  
旅櫬如趙端明者殆一千人繇今以觀內徒從如丁晉公

者纔一二數雖韋執誼之姦黠而李德裕之精忠莫不  
裹屍以歸未有賜環而返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如某者  
學術空疎性資魯鈍辨驪黃而識字初發童蒙漫雜白  
以植碑僅同兒戲當建安炎興之日竊聖門德行之科  
維蒙君相特達之知復玷茂異方正之選乏師友淵源  
之譽濫編研摩削之官鬼迫口而妄出瞽言天奪魄而

仰膺震怒迹其罪戾久合誅夷頗屈典刑得非僥倖三  
遷魁野生莫保于孤根再涉鯨波命偶全于一葉食有  
併日夜無禦寒倚門者八十親豈特一則以懼盡室幾  
二百指敢云七必不堪窮愁日甚于三閭憂愠時遭于  
六醜瓊管連興于大獄珠城潛中于微文貶潮陽八千  
里而馬不前蓋不數韓公之詠牧海上十九年而羝不  
乳焉敢期蘇子之歸豈謂雅眷之餘尚煩當宁之念急  
報雁峯之徙旋從螺水之還自揆愚衷已踰望外遽拜

嗣皇之新渥驟令復秩以分符得之若驚慄不知措三  
太守除于一日何異先賢鐺脚刺史之榮二千石入為  
三公當見前史鼎足承君之義自惟何者曷以堪之茲  
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舟楫巨川建極則有猷有守而  
有為養浩則至大至剛而至直舜既生而稷契自出天  
寶相之宣中興而丙魏有聲吾無取爾方離明之繼照  
適泰道以累征惟大賢能格夫君心蓋常以道用真儒  
無敵于天下何必言兵每怜遷客之無歸雖乏寸長而

不棄重念本朝之起廢特捐支郡以見收伏念某曩歲  
趨承嘗親丈席晚途飄泊莫造仞牆辱去益以望天先  
披雲而見日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仰塵播物之功  
有民焉有社焉何必讀書初乏長人之德愧明恩之莫  
報誓刻骨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叙復謝職政啟

唐子西

始緣力請得返敝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銘佩亦  
復兢惶某屏迹屢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焉自

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于管  
寧久已飾巾志意自同于陳寔忽奉昭回之蹟大推霧  
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甄收顧惟  
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蒙紀錄不忍棄捐謂其嘗  
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仍處以虛閑就其  
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敢不知歸此蓋伏  
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  
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

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耋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

叙復謝參政啟

孫仲益

棲遲散地久從鹿逐之遊供奉內朝復造鵷鴻之列號恩過望念德知歸伏念某來日無多衰相盡見鑑井而踟躕自笑倚門而骯髒可憐鄴侯三萬軸之書東之高閣甫里五百弓之地棄為閒田空有此生所欠一死敢覬大鈞之播未忘故劔之求丁令威化鶴千歲而歸蘭

相如懷壁萬里而至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某官登踐政途承輔樞極矜收遺佚惠保窮途激水西江振網罟暴腮之急搏風北海縱樊籠鍛翮之飛一洗焦枯均被優渥自嗟晚遇方有幸一日之知奚假先遊已不在衆人之後

叙復謝沈相啟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綉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繫吳吳垂精之感竇惓惓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蠢

而愚受性拙而褊知自寡與見謂畸人卒蹈危機為世  
大僂強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  
無豫焉而竒禍乃如此舉有竊鈇之態動成投杼之疑  
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遽興大獄首  
寘嚴糲之鬼新論為城旦致之必死示以以無還自惟  
十九年而羶之乳無期豈謂一千年而河之清可俟晉  
馬已老矣空懷伏櫪之思吳牛尚喘焉曲軫駐車之問  
茲蓋伏遇某官堂堂社稷之鎮英英人物之宗開闢大

公主張善類凡豫平反之筆皆為全人一歸造化之鑪  
舉無棄物出餘燼于溺灰之後援窮困于擠壑之中鸞  
膠續絃可補黥劓金篦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  
天下之平予以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沉  
寃收茲不齒之身寘于無過之地戴更生之大賜亦何  
殊食馬之恩顧垂盡之餘齡猶欲効搏熬之力

叙復謝叅政啟

蒙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紱疏恩更濫褒陞之典擢

從罪籍加責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  
極陋之累無周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意  
一天誑楚纒揆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  
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維合浦牛衣之泣空  
悵望華亭鶴唳之間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上  
聖撫域中之<sup>大</sup>羣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真儒覽輝而獨  
下衛多君子拔茹以同升壞植散羣除苛解繞盡蠲密  
網稍出羈囚夫何二紀禁錮之餘亦豫一時甄收之數

茲蓋伏遇某官氣充剛大性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  
距詖之功鎮委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謂柳士師之黜  
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竇公道廢興之所  
自出沉寃于無所告摠孤憤于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  
歸心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爾洪鈞既播纖芥無遺不  
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駟之贖幸孰甚焉  
大惠不貲空言難叙

叙復謝樞密啟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思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間載  
通吏籍伏念某漂流嶺裔歸隱田廬乞火于南鄰北里  
之中拾穗于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揄臥聽  
虞夏柔婦之歌醉和款乃漁翁之唱年開八秩星度兩  
周餘息猶存滯望已絕肆覃茂渥加賁餘叅訪千樹桃  
而苔生種一頃豈而箕落五母雞二母毘已編浮海之  
氓三鍾粟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祿恭惟某官文重和寡  
才大用難雁塔書名極天下掄魁之選鼇扉視草冠內

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之求分摠樞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  
炳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  
系一言即可象論景從致茲哀屏之縱遂玷明揚之列  
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以為恩而小人懷小己之私  
詎敢忘其報

叙復謝中丞啟

削丹書于秋官之籍繫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議于月  
旦之評竇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叢爾餘

生三蟲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為膏肓不治之疾固嘗  
求福于木居士亦復祈巧于天女孫鬼神惡而天高不  
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敬如過隙星紀之換兩周恍若  
披雲天日之快一睹仁言濟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九  
里蒙潤補墻壞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東蘊火而歸還  
更冒曲成之造茲蓋伏遇某官剛大之氣充塞堪輿謬  
諤之聲動搖山岳靖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成  
棄物撒于淖而濯西江之水傳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

鯁在咽久從暗噫腦脂去眼復見崇高銘佩之私占言  
難盡

起復除授謝啟

邵公濟

草木持喪未畢三年之制金革變禮遽令一軍以驚或  
恐失意外之機俾暫承目前之乏遠參密議尚敢有辭  
近撫全師豈容不拜茲蓋伏遇某官收虛名而過聽貶  
盛德以游譚顧非所豈不自有某歷以嚴命奪其哀衰  
情先人之墳土未乾孤臣之衰衣已墨雖豫聞軍旅之



事豈能副將帥之思雪涕輸心已請行于餘服載病即  
事恐終負于異恩

起復謝太守啟

業時用

終三年之禮制已分投閑畀一路之使權誤蒙委寄退  
循孱陋伏切凌競茲蓋伏遇某官德行準繩縉紳領袖  
負行已修身之學有正人端士之稱謂守道莫若守官  
寧辭怒譴而奪志難于奪帥可以捨生暫移晏異之才  
來布龔黃之政豈久勞於分閭竚即觀于賜環入踐要

途大摠素蘊借以揄揚之助致叨忝冒之榮某仰德至  
深瞻風甚通初臨所部登車雖愧于昔人知有元戎坐  
嘯獲觀于今日第愧未修于竿牘首蒙曲示于緘滕銘  
佩居多敷宣固既

起復謝司理啟

三年終制已甘南畝之閑一札疏恩偶玷外臺之寄退  
循謏薄倍切兢惶茲蓋伏遇某官業履精深才猷敏勁  
贊崇陰而決訟已播能聲霈芝檢以旌賢行膺顯擢廣

推厚德遠借餘波致叨澄汰之權實賴揄揚之助奔馳  
遠道未遑一牘之修飛洒珍函忽被五雲之貺感銘至  
劇敷述奚殫

復修撰宮祠謝丞相啟

孫正之

詔綽甫頒方除罪籍恩綸荐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  
餘更濫褒延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嘗望  
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諱敢陳薄伎少裨竹頭木屑  
之功倦鵲空懷三匝之悲饑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

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累之難磨備罄忱辭而  
上瀆畫墁期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又過  
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  
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  
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汙穢之中示以棄瑕錄用  
之意廣內九闈之邃泮寓直中真庭羣帝之祠具綠于  
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大人之軒仰緊從欲  
之仁寶負空餐之愧號咷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

失更終大惠

復職宮祠謝宰執啟

孫仲益

陞華書殿已冒隆名均秩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為官拓落碌碌無甚高之論斷斷惟自困之愚坎壈數竒連蹇三黜正如偃師造木偶爾始傳合丹漆于游戲之間忽若工祝棄芻狗然已狼籍道途于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瀧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跨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

溝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著龜而必應行中準則而不差念猷猷之餘生乃門牆之舊物蚤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韋宰之貴雖屢登再三之瀆而不替始終之恩秘殿高華真祠優逸璽書絢爛印組光新驟驚親切嚴近之班併為衰髦疲瘥之寵息燕補劓固已盡于獻三捨舊圖新尚有期于借一

復職宮祠謝知樞啟

秘殿通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餽竊食無功自驚縲紲之餘復冒併懾之庀伏念某馮愚好勝任己直前適丁群仇彙進之初輔以奇詆深中之士徵妖聚鬼倡造無根銷骨燂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之私怒可矣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閔茲窮閭待盡之身收于散官永棄之地蓋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問一得三又得所望者茲蓋伏遇知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覺民簡

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迹湮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澤通籍殿廬之邃置身宮館之閑衰老曷為叨逾至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座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而効死

復職宮祠謝知樞啟

真館就閑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躋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懷伏念某坎墮一身漂零二紀志哀善變而未免狗苟蠅營之

態寢驚夢魔而尚虞風聲鶴唳之聞悼東隅之失莫追  
悵西崦之期欲盡殆茲晚遇有愧平生著籍殿中紬書  
廣內進冒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閑祿  
厚戶外之屨滿已無爵可羅壁上之核飛而見蝎亦喜  
茲蓋伏遇某官材隆國棟望重民瞻蚤發迹于掄魁曉  
疇庸于正路矜收故物辱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  
褒陞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難忘大造之酬一飽之腹果  
然空負素餐之志

復職宮祠謝政府啟

寵歸書殿復假祠宮身在閭里而名參英俊之游官無  
吏役而居享稍康之厚兼極叨幸倍積感慙伏念某學  
不知方材不適用早塵三捷躡取清華中涉百憂踐當  
艱苦因風波之浩渺驚氣志之凋零一昨起自江湖付  
之師師量既盈者勢不覆慶未終而弔已加還即丘園  
坐更歲月悵息黔之無術甘掃軌以自憐豈期沉廢之  
孤蹤均被涵濡之渥澤戴恩冒昧厥有黃緣此蓋伏遇

某官德協天心功昭帝載興起萬微之治方大有為陶  
成一世之才俾無不獲俯矜流落曲示甄收某敢不激  
昂懦衷庶幾晚節雖莫酬于陶冶終有志于廉捐趨造  
無階瞻依固極

復職宮祠謝丞相啟

汪彥章

黜居善地方依蠻服之民收豫洪鈞復與祠庭之祿捫  
心知感零涕何言伏念某初乏技能久滄班序但欲追  
參于簪紱靡思退服于田廬果速煩言甘嬰顯戮蒙止

從于輕比姑屏處于遐方龍鍾七十之年躑躅三千之  
里念就興衰于緩急唯當瀝懇于生成爰頌繼粟之恩  
遂便叩闕之請茲蓋伏遇某官學起今古威聲華夷致  
君澤民孟子本六經之旨制禮作樂周公成萬世之勲  
頌歌既被于管弦人物皆歸于陶冶有如孤迹早辱誤  
知幸平日甄收當曲借筆端之潤乃晚途顛沛友重為  
門下之憂逮茲拂拭之難尚爾矜憐之至某敢不潛深  
伏隩補剝息黜飽糲于南烹已安分願望英賢于東

閣徒企光塵

致仕謝兩府啟

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  
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  
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  
訖無報効之或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  
侵加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  
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闕可奉身而去知負

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茲蓋伏遇某官權  
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于和平務敦行于仁厚不遺  
故舊期革俗于媮風過借寵光俾民知于優老致茲渙  
渥併及衰殘已自屏于明時惟永藏于大賜

謝宰相答書啟

近奉柔毫遠塵台聽敢冀巖廊之重特貽尺素之文華  
袞被躬自知其幸夜光在握誠足稱珍捧讀已還兢榮  
無措竊以漢薛宣之故事未嘗移書晉何曾之持衡不

答小紙蓋丞相之尊重與庶位以懸殊名既不同禮亦  
異數如某者材質駑下門閥寒微謬參多士之林得食  
上農之祿雕蟲刻篆恥子雲之壯夫抱藥懷鈆非董狐  
之良史質于清議宛在下流自知甚明內省尤熟豈謂  
相公推好賢之雅旨篤與進之虛懷採畫餅之名厚築  
金之禮憐潘岳之拙宦深嘆數竒許子夏之言詩曲加  
護短置于客右借以月評垂耳之駒驟加十倍之價拖  
腸之鼠如餌九轉之丹窮途有依鍛翮重奮比至京國

傳聞縉紳俾之餘光無不改觀矧又金簡玉字別示于  
溫存圭竇華門頓生于氣焰思極邱山之重心非木石  
之頑瞻儉幕之芙蓉雖遙盛府望傳巖之舟楫終濟迷  
津眷言蓬艾之微必期頂踵之報

謝太守惠書啟

隻鴈東飛僭具傳志之牘五雲南下遠勤報贖之章動  
高誼于緜袍激懦采于扶纊發絨疾讀揣已奚堪竊以  
抽牘濡毫所以抒中心之蘊駢緘疊楮蓋將修下位之



恭況昔陪馨歆之餘仍將隸統臨之下投之翰墨禮所  
宜然報以瓊琚分疑非稱室暗覩神蒸之照內熟烹仙  
醞之甘燦爛溫詞賁飾有同于袞繡低回末路聲價益  
重于蒲葵退省其由良亦有自茲蓋伏遇某官德容乃  
大謙尊而光以五百年名世之流記三十載金華之舊  
遂令淺陋亦與獎提某敢不刻臂啣恩銘心歸德永藏  
篋笥已為什襲之珍俟布藩條更卜二天之庇

謝宰惠書啟

伏蒙某官以某投獻啟事特賜手書為謝者恭則不侮  
佩厚德以何謙得之若驚撫微躬而自失念無言不讐  
之高義實為政以德之大端詎宜一介之寒儒輒被十  
行之雅好雙鯉乍歸于陋巷拜而受之萬金俄溢于空  
囊喜可知也親朋交慶鄉黨增榮此蓋伏遇某官輔世  
長民克已復禮學不厭而教不倦居之安則資之深師  
帥一同既並德于淑人君子孩提百氏方制勝于大人  
先生吐虹霓氣燭于胃中走珠玉光輝于筆下鳴惟當

律豈苟足云乎哉言必有章亦辭達而已矣乃屈承宣之體貌曲申問答之威儀因其懷刺以相從且嘗執贄而旅進謂來而不往為傲物故動而愈出乎斯文槐市摠衣但欲求之于度數琴堂折簡遽欲報之以瓊瑤燦然郇公之五雲端若荊州之一紙愛人而有所譽者待我則不以重乎觀此可以見三千牘之才雋焉不特當十五城之價顧新奇之絕俗宜誦習以忘勞步亦步而趨亦趨孰云小補模不模而範不範天復何憂某敢不

秘在中箱刻在琬琰服之無歎傳百世以靡渝奉以周旋與六經而並蓄庶盡欽崇之節仰酬提獎之私

謝少卿惠詩啟

伏蒙尊慈以某忝奉天恩擢司帝誥特遺變風之什過形溢美之褒捧閱以還榮忭交集竊念某邱園末蹟章句諸生秉筆屬文不過篆刻影纓筮仕久豫校讐蘭臺既接于群英文陞復參于近列北闕之下本嘗貢于皂囊東觀之中但恣窺于縑帙徒荷育材之惠尚迷進德

之方莫談天祿之玄空索長安之米今日忽膺簡拔驟  
荷甄陞進秩本司代言右掖銀青三品之綬已愧曳婁  
絲綸五色之書將何演暢矧宦游之最羨而地望之尤  
清上應紫垣法星辰于天象旁連黃闥接步武于台司  
方輿訟之是虞忽雅言而為貺松茂柏悅蓋臭味之靡  
殊玉振金相但佩服之無歎矧推稱之太過寶藻麗以  
相宣有二雅之遺風乃一時之絕唱隋侯明月既類暗  
投郢客陽春其如寡和但口吻而成誦仍篋笥以深藏

然于薄才自此增價堆黃已定求依月旦之評華袞為  
榮更比春秋之日願言感佩曷可敷宣

謝推官惠文啟

遠遣使人特垂函教陳詩且百復袞逾三顧此哀罷豈  
堪采掇竊以日新之謂盛德餘力則以學文議論不詭  
于聖人言語獨妙于天下古人既遠來者何如平時為  
黼黻之章及是則樞機之辱係乎所遇各以其時此蓋  
伏遇某官大雅存心四科高第白駒在彼空谷幽蘭生

于深林不患已知固有物主某適當思過渠敢怨人儻  
于困而有言必為賢者之累南山有豹當饑霧露之中  
北海曰鯤行運扶搖之上所期若此庸有取焉

謝推官惠文啟

伏蒙專介遠示珍函義薄雲天文如綺綉顧茲無狀安  
敢與聞此蓋某官發自名家韞茲令器菲菲蘭蕙生彼  
階廷珠璣珪璋出于追琢在家必達學古入官每矜舊  
物之尚存不惜好音而見勞某生同疴贅晚坐松楸體

靜心閑坐聽華山之猿鶴草香水潔神游盤谷之林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  
書法樓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卷四十一

謝啟

謝幕官惠文啟

揚大年

某啟數日前伏蒙宗慈以瀟山詩筆兩編曲垂惠貺就  
翫之際歎服彌深竊以王桀從軍嘗聞流詠莊周試吏  
亦復著書頗或著名魚章傳誦其如文多齊氣深貽舒

緩之譏道異邱門用成恢詭之說非優入于聖域曷垂  
厥于方來恭惟某官命世之才為時而出膺五百之運  
豈媿史遷冠三千之徒獨稱顏子矧于同氣俱負大名  
一枝連得于桂林兩驥並馳于金埒雄詞冠古將挾天  
庭後進望風如登龍坂為斯文之盟主擅當代之師門  
自屈佐于初筵亦久沉于下位矧羣舒之劇郡控九江  
之奧區皖伯古城舊主咎繇之祀瀟峰勝地曾經漢武  
之游真仙所憑司命有集靈宇禪林之特盛祖師開說

法之堂朱邑桐鄉之遺祠翹令望江左之舊治著于方  
志並在郡封標舉猶存風流未遠自昔登高能賦始為  
大夫因事陳辭爰稱邦殿非懷才傑出命世挺生識際  
天人學該玄史將何以敷陳三道塞清問于當陽區別  
九流究微言于墜簡此為遴選允屬當仁學士巖電竒  
姿天球逸韻翔而後集同威鳳之得時聲必成文類洪  
鍾之待扣一昨聖君虛佇明詔誕敷舉爾所知公卿當  
慰薦之路輔予不逮制策有勞謙之言供筆札于尚方

臨軒墀而盱食文不加點益仰思多之士喜于同時猶  
恨相見之晚久契得賢之美果膺加等之恩佐惟月之  
卿曹并集仙之書府碌碌如玉固待價而已沾菁菁者  
莪但育材而俟用某內推慶幸獲覩騫騰白虎深嚴已  
窺條對紫微親切仍草除書亦契夤緣唯增企慕敢期  
眷念特示牋題仰披藻縟之詞彌切欽降之懇

謝生日惠文啟

翟公巽

伏蒙某官垂記射弧之日特貽華袞之文欽誦至言永

懷謙德占風人之吉夢追紀佳祥問絳老之疑年顧嗟  
遲暮

謝生日惠文啟

翟公巽

桑弧成禮尚記始生綵服拜嘉獲從嬰暮豈謂謙光下  
賁寵以雄文婉晚餘姿錫之難老賦攝提之歲喜初正  
于孟陬論沙隨之年驚四終于星紀載維眷予但格感  
藏

謝黃漕貽書啟



王百家詩集卷之九  
弱歲趨風竊仰鳳皇之瑞窮途漫仕密瞻牛斗之輝雖  
拜塵已後于吏民而遺愛尚存于草木屬此<sub>米</sub>鹽之賤  
缺然鈛槩之修辱雲翰之遽臨望星軺而若厲粲然華  
袞固多褒寵之榮炯若明珠殆有暗投之累靜言倒置  
庸示尊謙徒內訟之靡遑亦中藏之無斃恭惟某官宏  
猷不器盛德有容政出神州緣以儒先之術論闕治忽  
刑于國士之風自膺當守之知久寄外臺之重以平日  
澄清之志宣明時寬大之書庶以律貪吏有望風而解

去取而知予民無益賦而用饒宛彼大江之南沛然君  
子之澤方權綱之獨攬繫雄俊之彙征考厥官能孰若  
潁川之第一表于朝著正須江夏之無雙宜有詔音以  
從民望某非才自棄多難早衰沉埋州縣之勞已忘歲  
月俯仰門牆之舊有媿姓名顧方憂絕于天淵不敢進  
儻于賓客豈圖宏度尚軫孤蹤慨然金蘭之思溢于筆  
墨之外倒陳遵之牘知不遇于衆人曳鄒陽之裾端自  
期于後日餘暑謝去新涼未歸願宣六氣之和以導百

神之祉

謝吳屯田惠鈞隱圖啟

伏承長牋為惠者夫易以象為占象由數而起其間終始之所會上下之相參從而著言得以明道然三古而降九師其亡學者之繫名家自尚獨惟劉氏之說盡見聖人之心仍著以圖頗重于世恭以某官識繫之表執經之權謂本末貴于兩存謂同異不可一貫盡窮它習特貴斯書欲廣其傳且有所惠既使後來之取法抑知

君子之存誠永以秘藏豈勝屏息

謝吳太博新注揚子見惠啟

伏承新注揚子先之長牋為惠者惟雄之書與聖相輔要以至正歸於大醇其或語備而艱旨遠而隱當在講解始能究陳此蓋伏遇某官學有本元道無匡異惠釋者之意外馳而不根判儒人之疑指析而至著此施于教固有約于所尊以已相先特遣辭而見貺實惟巾笥之玩其承子孫之傳

謝吳禹功送行序啟

伏蒙知縣奉議以某貢赴辟雖賜序一篇為譏者廣場較藝濫收爨下之桐園水趨裝更累文中之虎劉書一紙季諾百金非徒贈人以言蓋欲譽士之善摘句而讀拭目以觀爛然明月之珠光浮閭室鏗若鈞天之奏夢爽清宵顧行色以甚榮佩恩輝而尤渥退循際會寶荷愛憐此蓋伏遇某官學富天資望隆人傑鼓千波之鯨海不謝參謀扶萬里之風搖未多協律壓倒元白之妙

筆扶起周孔子斯文自宜先覺是賢寧恤後生可畏乃眷布韋之賤曲貽翰墨之新和郢中有數千畫降才刃吞雲夢者八九空歡詞源沉復毫端直出意表祭星雜雲布之狀擅鳳舉鸞驚之評願比瓊瑤永藏金匱既遇知于國士即耀采于皇都燕谷回春幸借吹噓之便莊鵬擊浪遂期羽翼之成

謝舒宰惠先生龍圖文集啟

伏蒙知縣朝散先生以某嘗再奉書乞先府龍圖文集

今四月日特遣專使寵頒一部者秘踰十襲尊不朽之家傳賜重黃金煥無窮之世寶顧非循然善誘孰肯應而不藏驩動閭閻光浮齋几某竊以有道立教吐辭為經諸子國歲尚列百家之學羣公先正宜居一代之宗律述作以何多亘古今而獨在若昔元老為時哲人十二庫之遺編如指諸掌三千牘之讜論不愧于天凡發乎身而加乎民皆依于仁而游于藝充周誥商盤之體陋燕歌趙舞之評綽然有餘裕哉確乎能其事者雖仙

籍早聯于箕尾然詞鋒長逼于斗牛一話一言未嘗無悔萬選萬中可以為師豈家至而日教之亦心悅而誠服也既已刻之琬琰且將編于詩書是惟偶鄒魯之真賢迺堪姚邱軻之奧典某也螢牕寒客蟬簡腐儒惠施五車無貽譏于書簞原憲二屋茲見辱于錢神下愚不移方興未艾百舍重趂走廣川而扣董帷七日贏糧下會稽而探禹穴勤勤志其大者徃徃幸而得之矧當積善之家茲謂功臣之世作室貴夫肯構良弓屬以為

箕子澤生輝汗青倍價一百里之師帥文不在茲乎五  
十卷之繡網人病不求爾肆易蕪音而有請函分鳳藻  
以無違明月夜光投諸闇而自惜陽春白雪和者寡以  
彌珍靜循僥倖之原良出矜憐之素此蓋伏遇某官幹  
父用譽事君則忠仲郢風規正應習于名教文饒氣節  
何必試于有司是以似之又盡善也聞詩聞禮固幼學  
而壯行有社有民紛遠來而近悅小以成小而大以成  
大中養不中而才養不才謂能上論古人庶可請事斯

語宣舉錦囊之蓄誕增圭竇之榮技以爪而報以瓊瑩  
不及此根于心而見于面喜當奈何某敢不春誦夏絃  
夙興夜寐欽而無失雖風雨以靡渝用之彌明與子孫  
而成賴

賜金紫謝漕使啟

晁以道

雲天遼廓絕望華途寶帶陸離忽紆新渥幸踰其分媿  
甚于榮伏念某初乏技能久叨任使雖知盡瘁豈足為  
榮敢期溢美之言誤徹蓋高之聽貸其罪戾錫以恩光

分內府之貢珍極上方之制作仰窺奪自俯揆汗顏攷  
國朝之舊章惟侍從之成德乃荷此寵是為至榮夫何  
弱植之微亦玷通臣之賜此蓋伏遇某官誠心舉類厚  
德鎮浮推緒餘以及人固多需溉極周旋于薦士益大  
規摹每于議論之間曲借吹噓之助居然孱陋有此叨  
逾某敢不審求諸身期稱所報庶激昂于駑蹇勉稱德  
于恩榮造謝無階銘心有寄

教官謝太守詣學啟

虞尚卿

樂泮水而假烈祖頌述僖公即學宮而見諸生史稱何  
氏載在芳諫諫留為美談昔雖剽聞今乃親見恭惟某官  
英標映世奧學傳家銀漢非人間之流五麟真天上之  
瑞激昂膺仕凌厲亨衢瑣闥綸闈寢更清選儀曹經幄  
蔚有休聲益注意于九重亟陞華于八座屬藩垣于百  
里正藉撫綏輟廊廟之長才用寬憂顧載膺紫詔夙戒  
朱轡方此下車未遑它務念賓興賢能者孰先于善教  
而經緯天地者莫大乎斯文五馬擁麾光臨黌序三鱣

開講首及腐儒既承命以升堂擬執經而避席欽崇愈  
謹荒陋奚堪好為人師固嘗遭于聚罵此非子坐徒自  
取于嘖言况昧書癡敢誇易聖茲滋誤襲太極誰傳平  
日牀頭僅存帙簡暫時紙上曷究淵源賴海量之兼容  
雖蛙聲而俯聽愚者必有一得尚冀樂成刺史入為三  
公行看迅召伸于知己便乎近人誓竭疲篤力圖報稱

謝校文畢回任啟

熊子復

伏以彈冠晚出每願托于洪鈞懷檄遠來乃獲窺于崇

仞蒙上宰絕殊之寵竇小儒希曠之榮方銘刻于寸衷  
用控忱于尺牘竊以姬室賓鄉而興賢者蓋當大比之  
期房公尹京而試選官必屬鴻生之望仰惟舊相起殿  
庭藩如阿衡之佐商家已聞專美若周公之來洛邑茲  
見咸勤比延應詔之諸生併寵授文之郡吏有如淺才  
亦荷深知伏念某久困膠庠晚離場屋辱選掄于巖廟  
猥傳授于泮宮儻令更試于禮闈當復後生之可畏乃  
獲與評于文卷定笑有司之不明偶這羣嘲實依大庇

王百官持身大令  
此蓋恭遇判府大觀文相公道闕百聖名震四夷風俗  
再淳相堯舜而在上文章三變推燕許以為宗暫典輔  
邦屬賓後士君子時雨之教既益廣于陶成師尹巖石  
之瞻佇復專于柄用肆推餘潤施及孤蹤某冒報此恩  
惟勉所學構櫨弱植尚依仙宇以摩空緋纒輕帆或助  
神州而濟海

謝沈帥送酒啟

留嗣宗

頃膺特達陪孔融坐上之樽末學歸休有彭澤籬邊之

餉喜踰望外興動顏間恭惟某官性稟中和氣鍾渾厚  
涵泳六經之旨沉酣百氏之流自得于中厭古人之糟  
粕必形諸外芬作者之英華醞藉過人醇雅飾吏玉壺  
瑩徹于襟臆金甌久留于姓名抱夾氣于溪山幾勞觴  
詠暢皇華于原隰益見澄清顧淮陽方溢萬口之歡謠  
而魏闕正渴重瞳之注想龍章召對釀分九陛之天香  
虎節揭來釀就七閩之春色麴蘖未施于功業樽俎間  
收于笑談惟吏與民式歌且舞芙蓉幕下想多式燕之



娛桃李城中敢意餘波之及媿深顏渥感極心醒某獵  
涉不醇言語無味歎沈迷于州縣獲僂僂于門墻豈期  
識面以知心不待乞漿而得酒青州從事已聞北海之  
文烏有先生不起東坡之賦思重百朋之錫醉期千日  
之榮恐無德以將之抑未知其趨爾猖狂走筆誰相從  
于文字之間慷慨忘懷就索我于形骸之外雖三盃可  
通大道而一斗未能百篇乃日省于吾身敢沉荒于厥  
邑揆煩劇劇猶勝不醉之人激濁揚清且笑獨醒之客

僚屬想陪于河朔兒童謾唱于銅鞮何妨協氣之醲再  
沃鳴絃之舊生而願足此時已識韓荆州來欲有言他  
日更依曹相國

謝講拜禮啟

陳阜鄉

伏蒙枉示賤辭曲敦拜禮老而老及方屏迹于投閒齒  
以德尊敢當仁而借重辱承謙抑尤倍兢慚恭惟某官  
賢以下人貴不驕物念青衫傾蓋屢陪笑語之餘今白  
首分符復忝承交之末特伸雅契將激頽風然而某倦

翼投林靈舟倚岸舊學飄零于晚景初心凋喪于畏途  
敢以衰病之鄙天輒領勤渠之盛意禮惟其稱也豈過  
于情文拜不已重乎願容于遜避但深佩服曷究悃悃

謝張相謨墓銘啟

行過古人雖繫操修之効信傳來裔必資論譔之功獲  
託斯文有光前史感榮交集涕淚橫流伏念某早襲箕  
裘粗聞詩禮須大門之嘉邈慕昔人之高風栖遲一畝  
之宮睥睨萬物之表同席而坐率多名世之賢曳履而

歌但樂垂衣之治膺神考之昌運遇熙寧之玉圖士無  
懷寶之羞人有拔茅之望東湖水濶方欣蛙吹之喧北  
闕雲開遽被鶴書之照屬負薪之引疾非俟駕以徐行  
輒披肺腑之誠遂獲芻蕘之請名綴熙朝之士版身為  
清世之逸民堯帝乃神始縱巢由之洗耳漢皇大度不  
留黃綺之居山人即長夜之歸心切逝川之痛冢木已  
拱幽碣未刻誓託知音發揮遺範講求師友考論淵源  
叔向深仁女齊有託山公尚在嵇紹不孤猥沐矜容爰

賜鴻筆張述盧篆崔湜推二美之稱顏書李文魯山蕙  
四絕之號豈繫盛世乃集私門此蓋伏遇某官厚德鎮  
浮清名激濁制作侔于造化議論通乎古今言無愧辭  
功必及物力辭黃閣之柄速慕赤松之游挹袖拍肩常  
荷解顏之盼伸紙行墨特迂華袞之褒玉揚潛德之光  
茂著久幽之操山林之士相慶里巷之老驚傳義冠幽  
明恩沾存歿某謹當勒諸琬琰傳示子孫克紹祖風期  
不忘于家學俾蒙世美誓必報于恩門

得州學職事謝太守啟

游談無取方升君子之堂讐校非長遽館諸侯之學居  
有事賢之幸退慚養士之仁竊以一卷之書尚有師友  
之教千乘之國益恢儒藝之方矧扶風馮翊之邦篤黨  
庠遂序之化垂籤棟架擬石渠天祿之藏斷簡殘編備  
魯壁汲書之富惟古今之並列寶真贗之相仍凡章句  
義疏之文與偏傍點畫之字必假朱黃之正庶幾魚魯  
之分宜得該通以之訂正豈容不肖亦游其間某也讀

書不多識字有數幸年數之未暮憑六章以自宣斗酒  
百篇無復長安之豪氣一倡三歎空傳清廟之遺音累  
十上而敝貂裘分無真賞一再見而賜拱壁乃辱謬恩  
知我者希得此蓋寡此蓋伏遇某官以藩鎮之重屈章  
衣之流凡一時賓客之間皆天下豪傑之士裂裳裹足  
無復四方之游抱槩懷鉉益精六藝之術

久不貢書謝宰相啟

滕子昭

竊以仰泰階之六符未遂披雲之願轉洪鈞之一氣久

蒙播物之恩敢憑盈尺之書少伸方寸之志某念稟資  
甚拙賦性至愚初之非常傑出之才欲為甚高難行之  
藝恥臨常而襲故思舍舊而圖新強以艱深之詞用飾  
固陋之質陳言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故步俱忘規規然  
自失也坐此不敏之咎缺然修敬之儀省人殆無所容  
拊膺殊不可解豈有迹幸處化鈞之內名不聞記室之  
前既未能高舉遠引不在乎人間寧無望兼收並蓄待  
用于門下縱不求于聞達曾何繫于去來矧久困于家

荒敢自絕于造命正以朝夕營度之窘不知日月積累  
之深吻欲出而聲益悲筆將下而書復止徒爾自若竟  
不能竒矜持悉歎于空函萋菲今成于貝錦已負凶德  
之謹遂致間言之乘命也奈何時哉易失苟一慚之不  
忍恐三至之愈疑斬貫不韙之愆惟恃有容之德念韓  
愈亦人耳傲翰林相國將何求豈孟軻好辨哉距楊朱  
墨翟不得已伏望某官待物以怒存心至公浸潤之譖  
不行愛惡之感立辨深得聽言之道大推觀過之仁察

其竭節盡瘁方切于售知何至掃迹滅影自甘于擯棄  
非素有喪心之疾蓋失于用意之勤三年飛三年鳴固  
將有待一人毀一人譽其敢求全儻少寬後至之誅庶  
不為先入所奪君子之仕行其義雖成功之在天小人  
之過謝以文冀歸恩之有地有為激切難罄敷陳惟乞  
鈞慈俯垂原貸

謝陳州李丞相治具餽送啟

楊大年

肅奉簡書言旋京邑經涂做出授館未遑勿汙丞相之

車俯及旅人之次置之右席接以溫顏趨衛幕之嚴初  
令長揖設曹搏之味猶許獨醒乃至易未百車籩豆九  
品一日再駕式顧于郵亭終夕九迴不遑于肺腑加以  
預西園之宴陪東閣之賓奉簪履以為榮羨車魚而同  
賜禮唯異數恩實非常哀深極華袞之殊顧矚比陽春  
之煖玉卮斟酌靡許固辭台座熒煌尋容下拜得側原  
嘗之上客復見陰郭之小侯且陪秉燭之歡仍恕吐茵  
之失挹江海之量寧測冲深聞俎豆之談自驚淺陋獎

憐靡極短拙尤多燕昭築臺雖從郭隗而始陳蕃解榻  
誠非徐孺莫當以此揣循若為甚幸克盤桓于宿信得  
企仰于雲天屬發軔之靡遑嗟戀軒而何及既寵贖之  
雜佩又出餞于長亭元戎十乘以啟行清酒百壺而帳  
飲都人改觀行路增輝矧乃慮逆旅之餒而別輟萬錢  
之饌念中途之勞而特假千里之駒使便飽德之無厭且  
致遠而不泥何淡相之至重顧魯儒之太深吐握之勤  
實光于令德嗚吠之賊豈忘于大恩循載籍以遐思撫

方寸而內激述王粲從軍之詠良或未諧慕馮諼市義之心終期有報

賀莫提刑臨訪啟

趙承之

比者循陔就養奉雉從親驅朔野以抗塵戾鄴都而釋  
躋黃綠天幸邂逅使華聆弩矢之方前超然螽躍覘雲  
霓而在望瑩若露披輒修固陋之容獲拜熒煌之坐即  
焉溫厲霽以威嚴亟迂玉趾之勤特枉遽廬之顧侯羸  
遭罵謬當虛左之臨李賀得名始自高軒之過寵循牆

而莫避懼集木以何勝蓬飄遽阻于依風杓直俄驚于  
改歲逃瞻持斧第劇搖旌惟仰翕受春祺誕均邦祐恭  
以某官文文大昂精鍾粹箕尾孕靈嗣裘學以彈冠副弓  
招而入彀挾庭摘藻無文士之爭鋒重席解經有儒生  
之折角春巫簡都俞之春屢專盤錯之權宣化承流民歌  
來暮登車攬轡家積去思刃恢乎其有餘陂撓之而不  
濁粉闌密勿蘭在握以彌芳玉節雍容繡表衣而增煥  
職峻兩河之寄法提三尺之平人自不寃雀靡疑于穿

屋聽使無訟燕獲理于爭巢姦賊消縮而若臨其家長  
老稱道而不容于口固已聲蜚當宁譽竭諸公齊政報  
成僅周于五月漢台登拜靡待于十旬竚膺丹詔之咨  
求式慰蒼生之願望而復肝衡獎善推較援能常躡履  
以蒸髦每虛襟而顙後出雌黃于唇吻有味其言變霜  
露于呼吸無私于物故得英翹企踵踈迷傾心居忘重  
繭之勞樂就執鞭之後自矜脫穎難求售于囊錐爭附  
家諸畫布光于藥籠夫何小己亦在下風如某者鳧脛

微蹤鶴枝弱植幼棗昏而不慧長檇散而無成議絕月  
評媿難言之童子學乖日就非可畏之後生徒以教謹  
析薪望深肯構俯青氈而自惕對黃卷以徒勤妄意絕  
編思殆迷于數馬僅成燥吻技益悔于雕蟲遽牽馘馘  
之文輒玷科程之選工絲誤墨因強飾于蠅頭志在續  
貂遂兼牧于犬尾顧濫叨之若此宜局蹐以何如靡圖  
衡鑒之私每借齒牙之論與其潔已振以餘光鳩傳翼  
以奚堪羊蒙皮而益畏載懷提耳誓謹書紳誼重通家



切遂登龍之慕跡殊在寢猥階附驥之榮敢不勉強獲  
信度幾鈞割期少增于拳勺願終託于埏鎔此日趣隅  
已添升堂之幸異時望鳥冀逃媚竈之譏輒布悃誠上  
塵聰聽陽和滋煥憲務彌清敢乞倍保寢興永綏福履

謝蘇帥延遇啟

趙承之

掃舍人之門素馳心曲歛參軍之板獲造庭隅曾微左  
右之容輒仰熒煌之坐飾鄒陽之固陋雖罄私談霽魏  
相之威嚴蓋踰始望思加一盼榮重千鈞矧加體貌之

隆竊等門闌之役賜韋公之雲朶圭竇生輝頌文舉之  
酒樽龜腸徑醉屬延循陔之養亟成遵陸之行代馬增  
依居遠北風之素井蛙自失夢回東海之游悵扶日以  
旋驅邈如秋而結德恭惟某官熙朝間氣冠古真儒所  
謂千載之逢奮于百世之上躬蹇蹇以匪故民巖巖而  
具瞻續春秋以著書權衡王道傍離騷而揆藻衣被詞  
人顯膺謀帥之求出總殿邦之寄軍中改觀閩外生風  
矜勤宣室之思行逃鋒車之召師榮三錫奉穆穆之綸

言階煥六符據潭潭之槐府信諧輿議寔允壯猷某方  
走魏臺沒睽燕館撫萍蹤而地僻望崇舍以天遙冬律  
向適塞垣滋凜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一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卷四十二

上啟

赴任上留守叅政啟

王清仲

龍墀八侍峙八柱承天之功魚鑰分司鎮五馬渡江之地以弓刀之微賤望苑鉞之尊嚴仰通姓名僭陳羊贖恭惟某官學尊一代文妙諸公元適天地之機識叅奧

蹟神禹社稷之鎮德冠倫魁超然追古人風允矣有天  
下量謀猷入告少奏牘之三千樽俎折衝富甲兵之百  
萬鞠躬事主正色立朝金翅贊於泰階用經綸於鴻業  
式是百辟茂庶績之咸熙惟茲四人類同心而協輔遽  
奉身而勇退乃與道以偕行還殿陞華彌章異數大廷  
孚號寵異溫言眷此留都實惟巨屏獨當一面坐控十  
連虎踞龍蟠地獨上流之據風飛雷厲威先重望之臨  
肅然鐵騎之萬屯屹若金城之百雉茲謀元帥爰付我

公分正東郊如周君陳臥護北門若唐裴度山川改觀  
草木生輝姑惟說禮以敦詩行即經邦而論道高牙大  
纛雖一時煩卧治之勞袞衣繡裳而四海起公歸之詠  
佇膺泥紫以賁汗青某稟性顛蒙賦才庸瑣業本箕裘  
之紹分惟鉛槧之親濫竊儒科深愧漸摩之學繆叨尉  
職素無警邏之才雖務守於廉隅顧寧逃於瘴曠自甘  
株守偶及瓜時服吏役於塵埃之間望星躔於霄漢之  
上忝為屬吏大慰平生庶幾思之以圖其終安得食焉

而怠其事念河潤百里海澗千里知均沐於恩波然人  
有一天我有二天願永接於仁庇

赴任上政府啟

沈元用

屈指一十五年之去國望天愁絕於覆盆扶親八十二  
歲而之官捧檄喜深於折展既版輿免道途叵薄之患  
致門牆得堦墀步武之登已抵厥官敢布所蓄竊惟忠  
孝之不並立蓋以出處之難兩全姓名纔入於公門進  
退豈由於私已東西南北則惟上之所命死生患難則

見義而必為人誰肯棄於吾親事乃多違於素心溫嶠  
絕裾而去毋能自安乎周處從戎而辭親胡寧忍此是  
以茲事之不易盡觀夫從古而率皆然讀陟屺行役之  
詩至今尚且流涕想登嶺瞻望之意何人而不動心故  
徐庶思老母之見留則委蜀主而求去王陽念先人之  
遺體則捨益州而徑歸若未能以義而斷恩則烏得循  
忠而違考顧某今日之所處猶比昔人而甚難重惟殘  
生追念疇昔粵自孩童之始已興慈父之悲惟毋伶俜

撫已辱懦既不繙農工商賈之術况又當流離奔竄之餘不堪懸磬之一家相對過駒之二影爐嗟絕火度幾臘之窮寒釜歎無煙常終朝而併食時斷髮以給賓客之奉多織履以供學校之資孜孜撫養之勞切切溫飽之望手和熊膽俾咀嚼以助勤面付羊裘使樵蘇而力學天憫饑寒之極君頒廩稍之惠謂一命於仕途可終身而祿養奈此冥頑之質昧夫趨向之方命既壓於人頭因直臨於老境非無躋攀而分寸莫上用盡氣力而

本處不離既造化分定以何尤惟鞠育恩深而可念唯茲耄耄之毋可謂喜懼之年朝開北堂而眉暫展於萱容暮跋西山而瞻屢驚於白照念養體之義則在輸犬馬之勞矧常珍之日則宜倍甘旨之供雖五鼎之進未足為豐奈半菽之求每憂不給蓋以三紀之出仕歷時非不多而四任之微官所入寧有幾身居蓬華之下心動蓼莪之思扣地無從仰天以訴豈不念禮經之訓是豈當從仕之時固宜終隱於山林庶不暫離於閨闈然

介推綿上之田無有而安仁園中之景久荒要思娛親  
未免從宦此前輩以求退為甚易而小己以不仕為可  
憂仰荷上恩之洪深得從愚夫之安便已幸去家之近  
且叨分職之閑暇日則其孝可修得免倚門閭之望發  
朝而其夕可至更無負<sup>道</sup>逋塗之虞况尚賒二載之戍瓜  
而忽戒一朝之行李既畢事親之願敢忘奉上之心一  
入修門恍如昨夢再尋故迹始覺更生仰首樞庭依舊  
台星之兩雨迴眸槐市仍前樹子之陰陰已無丹青法

令之庭尚認紅腐教倉之處不謂去家之鶴再從振羽  
之鴻雖人喜劉郎之復來而自笑馮唐之易老念茲流  
落遠外之既久所謂險阻艱難而備嘗惟其操心而甚  
危故知有過而必改少年習氣既隨烈焰以無餘老至  
情懷惟履薄冰而知懼倘既往而不咎當惟新而是圖  
尚思移忠次期報德恭惟大丞相以建治安為事業以  
收人才為規模既廣博以能容且甄陶而有序厥令光  
明俊偉之士已居造化網羅之中人心既諧功績乃著

次施洪惠俯及陳人將欲令巨細以兼收故不間舊新而率錄謂欲責其忠報必先盡其私心是雖木石之頑尚猶知感況在溝瀆之久寧不懷恩某敢不念休復之良艱思再來之不易勉而摩厲謾爾激昂燕語定新巢已復棲身於厦屋鶯鳴遷喬木方將託命於春工祈望之私敦宣罔既

赴任上王帥啟

趙寶文

四岳崇高念瞻巖而莫遂一官冗散望賜履以來歸名

奔走於輅車寶造叅於幕府載循末路足厭平生恭惟某官道應泰亨體包坤厚問萬事而必理國有元龜貫四時而不凋人知喬木會精神於自德持富貴於達尊聽履上星辰內聳漢庭之議望風解印綬外揚冀郡之威方聖治之計安宜公歸之圖任豈緊霖雨猶聞甘棠化秀民於諸生雖有資於常袞舉明主於三代終無易於王陽倚聽絲綸即登廊廟某少踈翰墨長困塵埃想前輩之風流自憐俗狀誦名臣之勲業殆若神人茲懲



傷錦之羞妄作畫墁之計敢期際遇獲在按臨人有一  
天倍覺旃幟之厚河潤九里坐期枯槁之蘇次紀且窮  
教條方暇願導和於六氣以來祉於百神

赴任上帥座啟

揚萬里

輟耕作吏乃墮在步兵之厨拄笏拜廷將望見舍人之  
考雖文字不盡依劉之悃而仁賢獨無問李之心凄其  
千載之逢或者片言之合恭惟某官名蓋當世文高前  
修一武以趨雲霄慰其耋老孤忠之貫日月凜不可回

掌制西垣寓直內閣人皆以為公喜公豈以為已榮其  
所以然有不在是以中興未成為大戚以生民尚因為  
深辜今非無人誰有此意置之於湖山之遠了不聞知  
行之以邊疆之寧是則談笑波靜柳江之沸天開衝嶽  
之雲不惟藩宣之勤寶繫社稷之衛要之好手屈此外  
邦曷若還歸於廟堂坐令整頓於宇縣某場產百戰權  
與一官收飯山清苦之身葢糟邱喧旱之地記醉鄉而  
避世聊復優哉頌酒德以垂名真成狂者每顧初心而

自歎猶幸大賢以為歸必有異之於白眼之中未遽隔  
之於清流之外

赴任上呂帥啟

孫逢年

分玉節以奠南閩威初肅邇璇霄而仰北廷拜非遙以  
簿領之甚卑而戎期之甫及在於天幸得以名聞恭惟  
判府安撫龍圖大卿近日高躔承天華閣建隆以來二  
百載家與國以同休申公之後六七傳門有人而益大  
獄瀆鍾其間氣風雲溢乎壯懷就熟路而駕輕車一瞬

已騰於千里過盤根而別利器萬牛力解於崇朝使星  
卿月之交輝寶訓珍圖之薦直籌邊外塞鳴履周行迎  
刃無前既多而益辦盈科必大斯表表以增竒帝懷  
江右之憂民後雲間之澤謀帥孰可名公並行德星方  
向於斗牛掩頭已盡天河雖洗於兵甲賴尾方喝令修  
庭戶之間威著節旄之上湖山千里親若撫其室家臂  
拮十州絕無譁於風草第恐賜環之速靡容坐席之溫  
某學則未優志非敢苟三試而收一第得之晚而僥倖

已多二毛而竊半通取之艱而持循頗謹初廩吏役祇  
畏簡書雖渠渠厦屋之可依而凜凜薄冰之是履披雲  
霧而覩倘蒙少進於下風載日月而行其敢自欺於暗  
室誓竭挈餅之智恭承制聞之嚴愛日御冬清霜履曉  
願集四時之福以均一路之民

赴任上安撫叅政啟

劉共父

仰盛德之門牆久竊忭懽之庇分列城之符竹獲依節  
制之尊撫孱瑣以知榮顧叨踰而增愧恭惟某官德格

上帝道覺斯民有經緯天地之文足以藻飾於百度有  
折衝樽俎之武足以鎮撫於四夷出逢千載之辰自結  
九重之眷頃收還於威柄首登用於真儒萃衆獎於一  
日之中躋萬俗於九天之上功既高而忌者衆身雖退  
而道益光讒說翩翩曾何傷於日月孤忠挺挺自不改  
於松筠益隆巖石之瞻久鬱簪紳之望方聖主興當饋  
之歎而國人後有袞之歸謝公合起於東山申伯尚分  
於南服五侯九伯暫專鈇鉞之徭一日萬幾即正鈞衡

之任伏念某稟資固陋賦分羈單少學壯行妄意事功  
之自見才疎智短終無尺寸之可書幸逃曠敗之誅更  
冒超陞之寵一麾出守慚非共理之良十國為連喜有  
庇身之所偶承人之已及戍期即懷綬以之官將叩闕  
而假道望塵斂板行趨大府之風削楮濡毫敢貢小夫  
之牘

赴任上越帥啟

鄭祐甫

一佛出世久慕義於中臺十國為連偶叨榮於大幕衣

期甫及蒞境漸佳矧逢開府之初敢後沒階之謹恭馳  
函文仰扣閣鈴伏念某鄭圃寒宗吳門晚出無異行間  
之馬不能自振於箕裘且殊變下之桐豈復有聲於硯  
席力探黃卷眼暗青燈慕夏候之問非一師愧太冲之  
賦成十稔三年漫尉半隨舉子之忙一擲成盧嘗冒興  
賢之寵旋遭飲墨更切焚膏就有道以正焉必三薰而  
進見聞某所有賢者輕千里以從遊竭為從事之初謀  
竊利居官之寡務况雄藩寄委多畀碩儒而焚座密依

度聞卒業魯男子善學下惠敢自信其採修左丘明親  
見仲尼政未忘於博約誰知天幸忽播春溫輟甘泉之  
子雲援馮翊於蕭傅千巖增益交騰載路之驩一介預  
榮獲遂平生之願恭惟某官佐王畧妙華國文高蚤魁  
三蜀之英游直繼二蘇之偉望方紙貴洛陽之價已席  
形宣室之思東府名來天錫範而初呈溫洛石渠辭去  
風引舟而倏遠神山屈依劉表於荊州欣訪羊公於峴  
首稍登輶傳開湖南刺史之天連貢囊封為江左興王

之地果峻陞於三院皆親擢於九重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何止金吾之落膽鸞鳳之音必鏘烏鵲更蒙天子之  
改容未乘一馬之馳俄從屬車之豹五花妙制盡推大  
手之工四禁清班誰並黑頭之貴謂立登於要路何勇  
退於急流豈家住蓬萊未遠長安之日故伏辭闈闔聊  
快若耶之風疏榮更直於西清布政甫臨於東粵出當  
一面諒無黔突之淹入為三公竚聽告廷之命某晞光  
府幄屈指家林徃承約束之嚴喜有忻懽之托園林之

窮勝事想未遑前單之晏遊幕府而省文書冀頻沐先生之誨論

赴任上帥座啟

周茂真

結綬登車舊嘗瞻於簪橐題輿佐郡今復隸於旌麾永懷上國之游彌切高山之仰恭惟某官羽儀碩望藩翰閔才氣儲五緯之英華識冠九流之津涉聽履星辰之上嘗坐總於銓衡運籌帷幄之中猶與承於密旨彈壓治優於天府幹旋計裕於地官久殫告后之猷徒領收

民之寄金陵天塹鍾阜龍蟠守鳳鑰以居留握麟符而卧護民嬉樂土闢千里之耕桑身作長城壓萬屯之貔虎佇席然綸之寵復歸喉舌之司某久潤風猷幸依條教賜屏以彰有德正賴隆庥持板而拜于廷願循故事長羸在戍序庚伏云初新加護於出羞用仰毗於睿眷

赴任上憲使啟

邵公濟

一官奔走久遠迹於英躔百里撫綏遂託身於德庇欲紓寸臆宜貢尺牋恭惟某官直諒多聞清虛寡欲在簿

書而擅述作之譽處州縣而懷經濟之心果膺時遠之  
知薦歷清華之選桑麻蔽日去思深結於南棠罔罔生  
塵惠政藹聞於西道暫移卿部即秉鈞衡某山澤癯儒  
斗筲小器偶攜毛義之檄獲宰鄭公之鄉鉛刀忽值於  
盤根固難割割駕馬親逢於良御尚冀驕驤瞻侍非遙  
歡愉倍積和氣浩蕩化日舒長顧益保於天真庶永綏  
於福履

赴任上憲使啟

鄭敦夫

脂車上道跂望門庭歛拔後塵行親履烏趨承有日喜  
畏兼懷恭惟某官冠世真儒際天遠識吐設偉確稟節  
聳稜持簡抗章鯁亮夙聞於烏府登車攬轡平反多見  
於丹書恤欽弼教之祥刑宣布好生之大德必使無訟  
不犯有司上推堯舜之深仁惟明克允坐享于張之陰  
德俾熾而昌夫何直指之繡衣行即禁嚴之紫橐某鯁  
生何幸鴻苞焉依嘗叨一日之知私切二天之喜依芙  
渠而泛綠水晚進何堪披雲霧而覩青天夤緣有素

赴任上憲使啟

高子美

佩符懷紱叨假手於部封斂板拜塵竦親承於條教即  
工云始戴德維新稱謝悒懽敢稽竿牘竊以內守外禦  
周所資者八百國之諸侯訟理政平漢與共者二千石  
之良吏故凡聲教之暨畢勤宵旰之憂春此象臺邈在  
駱越雖俗淳而事簡亦土瘠之民貧宰郡之求德賢為  
急自非席虞公之善易能興賈父之歌如某者儒業甚  
迂吏華不肆幾年塲屋粗縛微官累載簿書久尸寸祿

惟志及親之養難懷擇地之安驟歷階陞偶承人之莅  
官行法徒知獄市之先循式按程稍覺檢身之易所學  
若此何幸如之茲蓋伏遇某官衛上以忠服人以德進  
竭匪躬之節居存濟衆之心世信其言至輕千乘之國  
時程厥効罔賢百萬之師迪刑始總於外臺熙載即歸  
於中禁矧復忘勢以待士每期推怨怒以及人才也養其  
不才故者毋失為故遂令非據亦獲所依某敢不勉力  
撫循歸心知過浥行露聽此時之訟揚扇風廣他日之



仁雖戴蘇刺史天非敢私也或為李將軍地庸有賴焉

赴任上漕使啟

周茂真

四戶攝承浸遠長安之日貳車叨竊獲依刺史之天矧  
夙仰於聲猷今幸遵於條教未遂趨風之請敢伸詠德  
之誠恭惟某官博學海涵鉅才山立人仰斗南之譽望  
家傳江左之風流早歷亨途踐揚劇寄建外臺於一道  
益高護漕之功結纍印於兩司廉懋平及之績才思坐  
空於盤錯恩波徧被於荒茶奉計嚴張行上三年之最

陞華從橐佇膺一札之頒某濫佐偏州切承大庇賜屏  
以彰有德尚繼前人持板而拜於庭願循故事長贏在  
序庚伏云初願加列鼎之羞式副凝旒之眷其為欣詠  
曷究敷陳

赴任上漕使啟

龔寶之

雁塔題名濫傳衣鉢熊幡假道曾拜旌麾侍隅方慶於  
勤奉解榻即垂於顧過津津和氣發於眉宇之間疊疊  
清風借以笑談之款俯念棲棲之迹重興惻惻之嗟論

之以遇合有時勉之以少安毋躁自領聞於斯語實感  
結於中心富貴儻來不入清宵之夢寐名教可樂益遵  
前輩之典型倘非飢腸之所驅寧復寒蹤之在此十方  
常九潦難期卒歲之豐一髮引千鈞孰脫垂淵之厄豈  
意遭逢之幸迺君廉按之中仰惟大賢無所不容必以  
孺子或為可教敢因始至用寫寸誠恭惟某官器韻出  
於塵氛眼力窺於道奧才推王佐雖伊呂無以加之文  
挾天庭何崔蔡所能及也振翼早騰於霄漢垂光獨耀

於虹霓譽雖藉藉而遠聞心每休休而有裕曳杖歌商  
頌妙旨自企於言端挂笏看西山爽氣盡歸於胸次風  
采夙著於朝論姓名自結於主知欲持荷橐以列從班  
先揮蘭香而居省戶推此重湖之險每貽當守之憂爰  
借真賢亟分重任一麾出守棠陰之蔽芾未移六轡巡  
行原隰之光華已遠勢足搖於喬嶽節尤勵於冰霜劉  
晏高懷雖洞明於取予范滂雅志深有慨於澄清既然  
善最之登聞宜有嘉猷之入告紫泥溫厚佇迓名杜之

來碧落從容行踐禁途之密伏念某性惟語下材不及  
中蚤緣闕閱之恩得繼箕裘之緒書馬粗知五尾頗明  
謹畏之才食蟹莫辨二螯殊乏疏通之識三登名於禮  
部一冠選於銓曹駸駸兩紀之歲華汨汨六年之吏役  
初期凌厲鶯遷木以高飛豈謂遄迴魚緣竿而莫上折  
腰自嘆顧影誰憐偶塵泮水之除喜有英才之育捨六  
經濟者莫矣當令飽仁義不願膏梁招諸生立而誨之  
或可變瀟湘令為洙泗雖誠心之有在非明德以疇依

陸履遺簪倘或憐於舊物殘膏賸馥深有望於恩私俯  
首知歸攄詞莫盡

赴任上漕使啟

楊公亮

皇華在道久聞范蠡之澄清冗局備員將託蘇天之庇  
覆黃緣有自榮幸居多輒緘骯骯之文仰叙依歸之悵  
恭惟都運中大殿撰氣有所養而剛大學無不通而高  
明若麟鳳之儀儀師師出為世瑞如雷霆之砒砒隱隱  
振發英聲自結知於聖明即薦膺於委寄山陽假守人

尚愛於棠陰淮右乘軺錢果流於地上旋陞華於祕殿  
爰易任於輜車矧江東水陸之衝實行關股肱之地軍  
需仰給於調護邦儲尤賴於轉輸惟心計大過於人故  
課最無出其右一曰食而二曰貨已稱低昂千斯倉而  
萬斯箱悉精朽腐雖劉晏深明於取予而弱翁已結於  
眷知諒膺宣室之思行慶甘泉之對某江湖寸梗泰華  
微塵早以先君之賞延濫齒明時之仕版驅馳一尉荏  
苒三年繼即丁於家艱遂屏居於山谷屬者再叅於銓

部偶叨賤職於使臺敢云叅蓮幕之賓游所幸得君子  
之承事雖才能之尤取知卯翼之可期揣已奚期捫心  
知愧居有司出納之吝誓當竭於忠勤惟大臣教載之  
仁顧不遺於微賤秋陽在候暑氣方驕願精五鼎之調  
式副九重之眷胸懷所蘊筆舌難窮

赴任上漕使啟

孫逢年

岷峨之下有洙泗久欣慕於龍門牛斗之間偕壁奎今  
敬承於虎節不腆簿書之職元凶名姓之通天借幸於

及瓜地可階而進牘恭惟都運殿撰舍人德卓於世才  
全以天父子繼三蘇公以文章而擅四海兒童誦今司  
馬約吏記而成一家紬金遺石室之藏補竹簡漆書之  
缺和其聲鳴國家之盛編之何愧於詩書養其氣塞天  
地之間晏然不採於藜藿頗倦神明之直少紆原隰之  
華風檣萬航之輸若流行於枕席湖山千里之遠如親  
撫其室家足國之外無窮民學古之中有美政見大儒  
劑調之手姑小試於設施執有司歛散之權可擴充於

均節上既識尚書之履內方讀相如之文不日過歸承  
天作輔果有志殊淺無能可稱涉獵書林安知朝滿夕  
除之慮帝朕仕版姑為仰事俯育之謀方將沐霜露於  
蒹葭其或蒸糞壤為芝菌試吏之初百不習深祇畏於  
簡書隨羣之後一無長願謹持於繩墨敢布躬先之問  
亟修事上之儀由此而階冀願盼於葑菲之采自今以  
始發光華於枳棘之接爰日御冬清霜履曉願恪歲寒  
之護以膺夜半之招

赴任與同官漕使啟

游十閩之原隰嘗接後塵領二浙之將輸復聯高步雖  
自慚於非據亦私喜於得朋伏惟運使寺丞先韻邃清  
神標凝峙毫端扛百斛之昂胸次容萬頃之波自歸漕  
於日畿屢進敷於天陛蘇臺密邇比兼刺史之真符禁  
苑邃深卽第從臣之善頌某規模甚狹局韻尤拘抱愚  
守迷與時既異投閑置散乃分所宜誤膺細札之十行  
易典長安之三輔蓋資餘潤遂竊玷於光華更賴成規

庶稍逃於瘵曠

赴任與漕使啟

陳仲思

守拙杜門久卧桐孫之圃叨恩佐郡竭來荔子之鄉仰  
由推挽之私更托悻蝶之庇恭惟某官道窮閭域文富  
波瀾峙身凜剛毅之風接士見溫恭之色早冠天廷之  
第獨深宸扆之知旋駕稅於杏壇符叅籌於槐府清聲  
藹藹要路駸駸獨當艱棘之時出領轉輸之寄蓋六龍  
駐蹕地益重於全閩而四牡觀風思獨榮於故里俯憐

疎賤曲賜吹噓某敢不益厲操修恪勤職守匪說干時  
之譽庶逃竊祿之譏

赴任上運判啟

張即仁

仰八使於外臺久勤引領効一官於下邑將遂庇身敢  
忘黃綬之卑仰具繡衣之問恭惟某官粹資玉峙雅量  
淵渟讀八索九丘之書當三王四代之學早蜚聲於朝  
序亟邁足於華途繁要踐更英猷踔發暫領木牛之運  
佇歸金馬之班惟江左之奧區乃日畿之近服舳艫銜

尾月富於天都流亡益歸歲衍於民版諒亦假途於此  
豈容坐席之溫倚俟詔除入陪國論某風埃俗子繩屨  
寒生偶玷官聯獲備尉職顧巡察警偷之任敢不究心  
冀寬宏逮下之仁少容駐迹瞻馳之劇名述奚殫

赴任上倉使啟

高名映世蚤思重趺之趨羈患隨人晚托後車之役一  
行問道三沐彈冠撫志願以載欣仰威嚴而若厲恭惟  
某官受才魁偉履道清醇稽古立言追兩京而無愧許

身經世羞五霸而不稱常神化之廟新與英流而稟進  
啟嘉猷於素蘊悟聖意於立設志大氣剛卓犖治安之  
表任重道遠雍容進退之間疇茲瑞節之行式示遠人  
之寵衰烏雅望共占使者之星衣繡星章咸滋御史之  
雨明詔既班於寬大餘功坐致於富強實教瘡於九年  
胡為罪歲幹海山於三倍於以裕民佇歌還歸之詩入  
侍清閒之燕某散材天拙孤學日愚雁鷺駢肩忝成俗吏  
星霜滿鬢可謂陳人不勝剗劇之憂妄意擇安之計孰

為推挽乃備馳驅條教清通無佞僂簿書之患賓僚左  
右有優游道德之閒坐惟流落之餘獲此會逢之異息  
黥有漸何殊畏影之就陰攘臂固功徒愧畫墁之食志  
掃門伊邇懷刺惕然

赴任上監司啟

李西美

鄙畿近甸司隸要權蘭德芬芳顧趨風之已久蓬心激  
切快披霧以何多喜溢乎情望踰於分伏念天資蹇淺  
世系卑微壁水波深早失化龍之便蘭宮風煖謾嗟垂



趨而歸幾將築室以反耕亦欲枕流而漱石載念清時  
之難偶未甘末路之無成誓已決於焚舟舟功俄拔於拔  
幟濫叨乙第於今年暫館青絲猥分絲捧政竊嗟於  
匏繫廼報及於瓜期遂使萍蹤迨依雲庇恭惟某官天  
資英特地胄高華武庫則矛戟森然隱如敵國文房則  
禮樂盡在世不乏人全至潔以在躬慤純誠而與物九  
重講聞於高誼四方咸仰於下風早膺天庥之知薦領  
使華之寄輶軒雅望延閣華資揭察吏之六條頌宣風  
於一道矧宿昔吳中之都會實今茲較下之通津水陸  
之交舟車所至姑試蕭何之饋餉式資管仲之魚鹽國  
計已允民用不墮宜士心之所屬亦物議之攸歸况復  
尺五之天兼值歲千之運乃聖賢際遇之且豈才德淹  
留之辰佇觀峻陞顯冥近侍某叨居縣掾虔奉教條賀  
庇護以云初借使令而敢後是用操持士檢佩服官箴  
百不如人第守冰霜之節一行作吏願殫犬馬之勞

赴任上監司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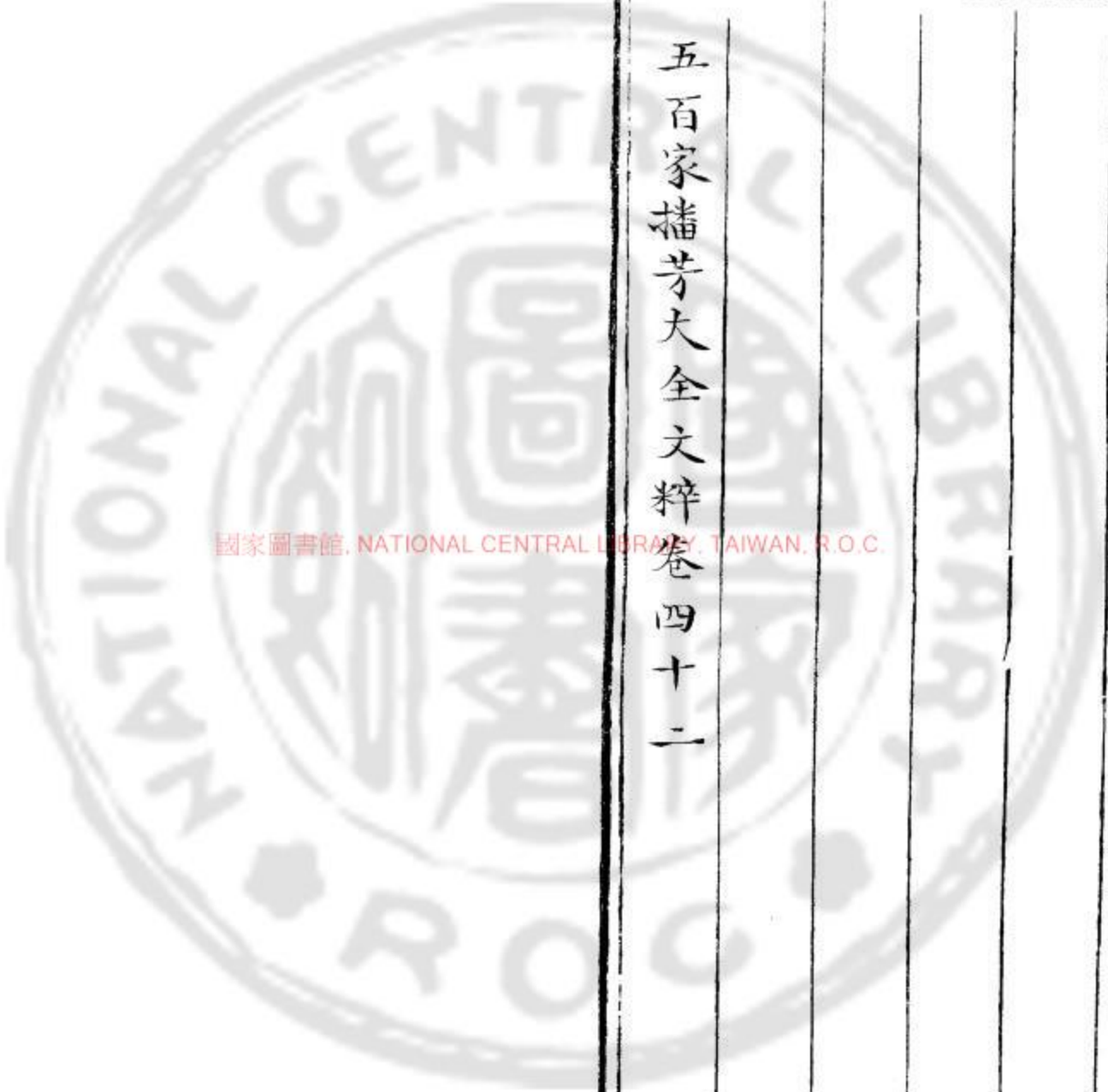
方雲翼

恩叨屬吏名玷冗員揣分無能撫躬增愧竊以周家制  
祿列下士於諸侯唐室建官置叅軍於督府任小而責  
重位卑而事詳千乘兵民之浩繁一方簿書之期會凡  
屬郡政悉分掾曹宜得名流來膺妙選如某者受材樗  
散賦性冥頑粗習藝文稍闕德義斯未能信敢晞五府  
之交書仕有為貧思試一官而効智濫預省闈之優擢  
更居名邦之下僚曾微三語之工亦在六司之列初安  
吏局漸抗塵容無判事之能稱竊庇身之幸會此蓋伏

遇某官惠和育德愷悌處躬厚性足以鎮浮宏才優於  
剗劇風旨疎屬城之觀聽條教綏庶俗於休寧寬裕存  
心平均待物致茲愚陋亦託保全倦翼投林願借一枝  
之蔭駕駘驟乘勉思十駕之功某敢不磨鈍為廉圖難  
於易少逃官謗上答仁私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百家 方大全文粹

宋 魏齊賢等 全編

卷四十三

上啟

赴任上知宗啟

趙德莊

支封悠緬莫修予姓之恭宦牒推遷乃邇宗藩之量指  
牛車而夙駕仰星鉞以載統豈無它人適有天幸恭惟  
某官生知忠孝氣稟神明屬近且尊列對向著參於國論

才高而敏陳思禮獨拙於文盟蚤見器於內朝久服勤於周衛簡素靡淪於餘習燕安不見於惰容乃眷老成用都屬籍琯戈十乘爰開督府之雄盤石四維式視陪京之舊粵自表儀之正益知信厚之敦猗蘭增奕叶之芳若木擁十枝之秀戚疏並建大賢方倚於宗師福祿同休公子盍歸于魏闕某學雖為善智不亢身流落殊鄉早負五噫之氣低徊豆稜晚漸千里之駒敢持綿蕞之微自綴洪柯之末惟并遇合實厭平生三族具依竊願

霑於河潤諸姬未遠猶思誦於棠華嗣歲且與興清闕有相益戒襟靈之御以迎戩穀之餘

赴任与總領啟

熊子復

一麾護塞愧荐玷於明恩九列總儲幸密映於清苑望崇墉而結想馳竿牘以控忱伏念某學術淺膚才資底滯猥誤明廷之選濫陪省府之僚奉聘幣於遐荒僅能復命乘漕輶於輿向方竊究心每懷汰斥之責豈意褒遷之渥要藩任剝猥當節制之嚴延閣班清更直寶儲

之遂載惟僥冒竇自維持此蓋伏遇某官卓識際空英  
姿邁往摘辭韶潤自老成之波瀾濟務疏通皆儒雅之  
緣飾蚤膺妙簡徧歷華塗領餉近畿未究經綸之蘊告  
猷中宸即膺宥密之除某既荷嗑枯敢忘磨鈍折衡而  
布方畧雖乏帥材撫俗而推數條尚圖吏績臨筭殊鬱  
履望猶賒

赴任上總領啟

仰卿月於外臺久勤引領忝仙曹於下邑將遂拜塵輒

忘趨走之卑仰具起居之問恭惟某官星奎儲秀嶽鎮  
炳靈文章差班馬之肩術業造軻雄之與早翱翔于省  
寺暫出御於輜軒地已見於錢流物無煩於鞭計諒六  
假塗于此豈容坐席之溫即俟詔除入叅禁從某風埃  
俗子詩禮後塵偶玷官聯濫叨尉職披雲天而伊邇瞻  
榮戟以增勞企詠之深名言莫究

赴任上市船啟

晁之美

瞻仰維勤願趨風之已久攀依何幸快披霧之有因喜

溢情端望踰意表伏念某質穎性室寸散憲疎初無學  
業之工偶中功名之會叨塵乙第待次四年適當筮仕  
之初遂獲依仁之便恭惟某官高才拔萃威德邁倫應  
時而生系周恪神明之後間氣所孕迹漢朝社稷之臣  
暫領使權貳司寶貨確純誠而與物屬清節以臨人屬  
吏聳威商人懷德况海不揚波之日當物無二價之時  
人異俗而化齊言不通而心喻舟來如鳥貨積猶山寶  
物議之攸歸亦人心之所屬行當柄用以副輿情某職

典賦曹居叅縣掾近臨宇下何幸庇身進謁階前將諧  
望履願趨承之有自爰約束以云初某敢不欽服官箴  
恪持士檢厲愚自勉濟拙以勤燕雀雖微切有期于庇  
賴犬馬之力覲有當以驅馳

赴任上叅議啟

宋文淵

踰政門墻每極瞻馳之意往官幕府獲依託冒之仁內  
願孱微竊深喜幸恭惟叅議提舉人流超妙學業深純  
典刑自得於老成儒雅克施於吏事任更中外益聞治

行之優勤累歲時未究真材之用尚茲左官曷慰群情  
宜有詔除以稱譽處某宜游拓落舉措迂愚獨以困於  
食貧未免從於祿養不斷問關之役令亦絜負而行他  
日從容僥侍笑談之燕此心冀望得親教誨之私奉以  
周旋庶無罪悔寒臘欲盡陽春方興興靳益厚於保綏用  
垂副於頌禱

赴任上總領啟

未窺岩電聳聞實大以声宏竊望軫星更仰芒寒而色

正豈意塾中之胄叨陪入幕之賓將幸鳧趨預增雀躍  
伏以司軍餉之儲者分重權於外寄踐使華之選者兼  
異數於中朝阜錢穀於江淮之間壯威稜於邊疆之外  
必能禪贊於遠畧乃可趨承於下風如某者連蹇數奇  
迂疎寡与疎在細侯之末喬愧無有道之餘芳幸由簪  
履之遺終齒縉紳之列雖入仕固已越十年之久然在  
官未能施一日之長偶膺岩庙之誤恩獲玷輜軒之屬  
吏重慚么麼曷稱使令亦蓋伏遇奉使總領郎中天界



英姿世基厚德識照哉微而行之以恕學覃壺奧而炳  
之以文贊祥刑於天下之平蚤振皋蘇之譽課治行於  
吳中之守更復召杜之稱宜入踐於卽曹仍出將於使  
指佇加眷注旋被褒陞尚容熟寗於規摹行卽親承於  
要束某方依王節遠迫仄期佐蕭何給餉之功固難精  
於會計摹列晏揮鞭之美或少効於涓埃頌詠徒深敷  
宣罔既

赴任上太守啟

孫賓老

霓旌天遠久馳異地之心蓮幕雲開敢駐泥塗之迹眷  
惟都會謹簡官能何自庸虛与陪叅佐恭惟某官器藏  
經濟道體中和出履泰亨之衢早攄高妙之策英蜚漢  
省動列宿之寒芒化決周圻流洪河之靈潤相時閩部  
寶首建安屈臨雖爵於壯圉坐鎮聿光於遠俗耄兒相  
慶撫榆本之既成廊廟所須恐棠陰之徒在某才殊無  
似志苟好修不量固陋之資將茂優容之德倚王儉之  
重道倚水以甚榮事南陽之賢魚泳川而何幸方脂轄

以問道即捭衣而造庭欽厥攸司尚或禪於毫髮及於  
寬政祈少蓋於瑕疵頌詠采深占言莫既

赴任上太守啟

李仁甫

絃歌分教誤領袖於諸生庠序主盟託幘幪於大府以  
渺焉一介之賤有巍乎二天之臨在於進趨寧不奮躍  
恭惟某官漢富平之懋列唐曲江之遠猷旁聖域之淵  
源誰其正派問相門之衣鉢此有明謨奮遠業於一飛  
之初騰偉問於羣公之右愷悌之政多出詩書精明之

才不欺銖兩乃眷初潛之卽再分共理之符袴襦一陶  
簫勺羣慝刀劍已束何用此司空城旦之書波瀾不驚  
安行乎青草洞庭之野嘯詠豐豫壺觴從容翰墨之工  
賴以品題湖山之勝借之彈壓兵衛森戟端未減燕寢  
凝清香之歡川原開花不妨賦遠近蒸紅霞之句願此  
行樂初非厲民即有益州宣布之詩用荐乙夜清明之  
覽某器不遠到學非夙成賦蘭臺之風窟難追於筆陣  
曝茅簷之日倦欲老於墻陰雅諧昌黎壘監之旁安得

元龍湖海之氣幸脫簿書之冗冗將尋文字之盟厚德不  
孤病身有倚記坐間之小異雖莫之先與門下之旁求  
則由此始敢攄悃幅敬瀆高明霜辰晏溫歲序芳晚諒  
有神明之默介不待吐納而致和

赴任上太守啟

王德立

望台躔於霄漢祇切依歸執吏役於塵埃深深悚慄寧  
道瀆尊之謹敢忘修贄之工敬布尺書仰通丈席恭惟  
某官諧叅玄妙名冠倫魁叔玠謙冲於一日之長子陽

高抗於萬世之策靈懷了徹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勁氣  
橫流沛然江湖莫之能禦值千載君臣之會見二難兄  
弟之間玉燭揚明賴居中之燮理金城設險倚重外以  
藩宣爰分割竹之符姑無燕凝香之寢尚冀京師之蒙福  
宜專方面以分封肅道引之雙旌興興歌謠之五袴整紆  
丈二之組而臨名郡即被尺一之詔而還近班擢南國  
之龔黃為西清之頗牧丹墀青瑣賸馳芳集之文章紫  
詔白麻旋備荷囊之顧問某質顯性空才散憲疎分隨

太史牛馬走之塵濫登貞元龍虎榜之列叨塵仕版初  
試尉曹敬仰鈞衡未足脩兒童識君實之教恭承條教  
造快覩朝廷用弱翁之時善覩大丞相之家復見賢刺  
史之職願託幘幪於廣厦安希甄冶於洪陶安知今日  
之趨承不為異時之際遇望渾：之府行遂掃門瞻兩  
：之階益勤引領

赴任与鄰守啟

張安国

諸父納交昔叨宗契近藩假守今託善鄰將敬掣於齋

鈴敢精馳於書牘恭惟某官名高盤錯譽滿縉紳諫大  
夫荐之公朝太上皇擢於名郡第循良之最獨為三輔  
之光輸獻替之忠即叅兩禁之密某已無善狀更誤寵  
恩望廬山之雲既闕晨昏之養飲吳江之水敢為旬月  
之園欣近樓於封圻將悉模於條教僕之所願如此公  
其勿愛於言

赴任上鄰守啟

耿元鼎

求間上印持承白髮之親闈冒寵移居更畀黃閣之輔

郡願叨逾之云甚荷推假之居多恭惟判府直閣少卿  
文邁先秦之書筆追二王之法猶是貞元之朝士合作  
甘泉之從臣金雀上棲何久違於雙閣銅魚左佩第連  
牧於五城比間苔雪之美謠行趣宣溫之巖觀盍歸一  
老可嘆靈光之歸然同升諸公其在潁川之長者某竄  
違台範濫守士鄉避堂而舍蓋公莫展事賢之禮載酒  
而過揚子徒知通德之居曾貢記之未皇忽飛緘之先  
辱惟愧深感莫罄敷陳

赴任上太守啟

王周士

名題雁塔嘆半生骨相之屯職忝鸞棲幸小邑簿書之  
簡方茲筮仕偶獲依仁竊以智効一官雖君子不求其  
脩年踰四十在聖門幾至無聞矧當真人再造之朝允  
謂災厯重開之日朱轡皂蓋簡求師帥之賢墨綬銅章  
妙極子男之選雖廉薄領米鹽之苛碎敢忘教條詔令  
之頒宣願非俊髦必臨瘼曠伏念某學術甚淺家聲甚  
微筆以代耕仕而為養風樞月牖久諳太學之藎鹽金

箭銅壺慣聽帝城之鐘鼓  
嶽嶽可笑險阻備嘗人訃畫  
虎之未成自嘆屠龍之甚拙  
粉闈試藝幾及十上之勞  
桂籍收名僅偕一家之末  
嗟蛇壯齒贈蹉跎途心耿  
以尚存髮星其如此虜頭鼠  
目自知進退之難鳳翼  
龍麟偶有攀援之便雖彈悃  
悃奚罄依歸恭惟判府學  
士識洞安危學該理亂譽  
振庭蘭之秀器標廟璉之珍  
中外踐揚事功煊赫摘山煮  
海已彰富國之勲剖竹分  
符益著宜民之政夷惠之清  
和格物盾哀之畏爰在人

衆欽廣漢之吏師士仰伯循之儒學  
坐鎮一圻之地潛回萬井之春  
田間無復於佩牛江外但聞於渡虎  
佇聽鋒車之召即調金鼎之元  
敗鼓奚堪額入醫師之寵散  
樗無用終勞匠石之斤雖僥倖於異  
時本黃緣於此日祈寒在候冬律向  
深伏惟上為廟朝倍綏福履合屏壙  
而尚阻罄精魄以交馳

赴任上大守啟

久仰龍章未踵登門之客分肯豹隱  
遽陪入幕之賓日

慚陋卷之孤蹤曷稱雄藩之佐吏况遂安之近服實新  
定之名邦建節旄者分出使之華居庶鎮者重覲風之  
任豈謂庸疎之質猥叨任使之朕揣已奚堪逢辰有幸  
恭惟判府舍人氣涵剛大道稟粹精望高廊廟之珍才  
挺甌閩之秀揚礼本大哉之問紹家學於孔門振儒林  
卓爾之稱傳世休於漢室方躡亨衢之始共推遠業之  
優較藝礼闈蚤冠南宮之多士搗文詞禁晚陪西掖之  
清班暫均逸於殊庭遂復臨於舊境雖寵光再加於文

二之組然時論同歸於尺五之天允為公輔之儲即被  
鈞樞之選某門風謏薄仕路迤邐効能無襪線之長遇  
事有鉉刀之割幸瓜期之已迫望棠舍以非遙矯首駟  
車預彈冠而爵躍歸心鈴閣將歛板以鳧趨慰忭徒深  
敷宣罔既

赴任上太守啟

林宣塵

風塵奔競恥為媚世之容蒸鑑留連誤作掌籥之請將  
有事指呼之役輒先修咫尺之儀嘗謂古人仕官之風

流初無俗吏趨走之况味單父之堂鳴琴而不下山陰  
之門垂簾而自閒艷蒨春搗賦詩桃李之下清襟泉潔  
讀書松竹之間玉夷甫之終日清談夏侯湛之累年多  
暇蓋吾儒緣飾之有術何後世標榜之無人某也勞歎  
吏之愚者始辭檉楚聊嘆絃歌雖前輩不可挹其風威  
在今日烏肯隨其波浪陽鱈也鮒魚也固聞釣法之不  
同繭絲乎保障乎亦知戶數之可損如其敲朴之喧囂  
謀訟之倥偬与夫文墨之紛散簿領之沉迷若常苒苒

役大思憲之中必欲每、決於耳目之際此一異此二  
異此三異又安得政迹之可覘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  
曾未識賢才之有別悅公事癡為可了然人情老有不  
堪苟折腰向小兒而羞或低頭負野人之愧上下既難  
於俛仰去就曷權其重輕身局促以何依足趨超而未  
進誰為道地自有恩家茲蓋伏遇判府郎中道安深以  
逢其原氣剛大而養以直青天白日景星北斗以昭乎  
譽融風彩露慶雲光霓以舒乎文雍容謁帝之初醞藉



為郎之久南來而爛五馬莫榮乎佩二千石之印章登  
庸而萃一門行見其傳六十年之衣鉢想佩刀而自成  
氣象顧冠劍而待拂塵埃惟富貴必無相忘則貧賤在  
所不棄某戎爪可往行李有期請通謁者爵里之書當  
從鈴下威儀之後大而千里小而百里當益修屬吏之  
恭人有一天我有二天豈無望私恩之意預為欣躍曷  
罄敷宣

赴任与太守啟

鄭頴道

恭承朝命來貳群符當大賢懷紱之初屬賤子彈冠之  
日叨恩有自託庇惟新恭惟某官搢履端修器資閎達  
有慷慨憂時之志抱縱橫應變之才早拜寵於楓宸仍  
踐更於棘寺釋之持議可重振於家声由也以言實兼  
資於儒雅猷為諳著委任弥隆一麾植荔枝之邦千里  
被棠陰之化當國步多艱之日乃英雄入用之秋與議  
所歸咸跋鳳書之召邦人相慶暫私熊軾之留某仰德  
徒深依仁有幸仰睇崇墉之近俯勤單轂之馳飛緘輒

見於手書展禮將期於面覲

赴任與鄰守啟

入覲中宸俄分外闡豈意專城之重任獲依鄰壤之餘  
光懷紱云初非才為愧伏惟某官圭璋國器杞梓卿材  
文章班馬之流德行淵濶之亞居多踐歷茂著猷為粵  
由德履之優深結聖神之眷繡衣出使屢膺臨遣之華  
皂蓋行春復付蕃宣之重用寬乃願允賴英賢矧擊柝  
聞邾喜治聲之旁達而餘波及晉霑德化之橫流行被

褒嘉入登禁從某總戎湖外出守鄰封欣聯事以相從  
幸伐柯之不遠徒守簡書之畏聊馳翰墨之私頌詠之  
深敷宣罔既

赴任上太守啟

胡仁仲

帥幕備員初煩造化憲臺移命端托悻懜榮已踰於望  
涯感良劇於情表伏念某性惟自古愚不知今疎若賈  
生茂有抗高之論陋同蔡澤自甘不相之資勉承教於  
父兄浪流心於筆硯一絰較藝慚無黃絹好辭再世登

科喜得青檀舊物才叨仕徑例抗塵容既流落於江湖  
復消磨於歲月四年試吏敢辭筦庫之勞萬里朝天謾  
有封章之獻何期上宰睠念寒生陳情力丐於便親從  
欲得諧於佐幕無功叨祿撫己懷慙比因易闕而請行  
豈謂被旨而報可本難期於成事實有過於初心此蓋  
伏遇某官道廣能容德厚兼載爰獎每加於善類收憐  
不到於小人夫何庸虛有此幸會某敢不冰霜潔志鐵  
石持心雖不能禪堂上之奇顏敢効幕中之辯庶殫素

守少答鴻私

赴任与太守啟

王弱翁

原隰載馳認故國粉榆之境門墻教仞記昔年桃李之  
陰矧績已著於大藩而望特隆於舊弼孤蹤有幸餘  
是依恭惟判府叅政大資毓粹昭回儲精峻極學闕百  
聖豈特爾軻雄之間道契兩朝蓋親見唐虞之際早推碩  
望進翊繁机茲起鎮於名邦仍通班於禁殿清香畫戟  
暫顯屏翰之權赤舄繡裳佇正鈞衡之任某初懷有負

五百家類書卷之九  
試無裨引弟子而起朝儀禮樂既師於先進負父老  
而宣使指風俗稍諳於故鄉尚祈警誨之承庶免曠療  
之戾

赴任上李守左司啟

何子建

仰高山之景行莫晞天府之光茫廣廈以歡顏遽出附  
庸之列指樂郊而問道懷漫刺以待辰所親懼夫不任  
有識聞而知免恭惟某官行為物表學探道真中立無  
明儼若正臣之體深藏不伐渾然君子之容樂憂一出

於為民獻替同歸於利國中臺建轄實泰政事之原千  
騎專城蔚為風化之首事業獨高於先進声名晚見於  
後凋惟時清明罔聞內外乃倡楚人之重暫持漢詔之  
溫播以德音靈惠文而不用緣之儒術繁章甫以惟新  
甘棠流憩以及陰秀參連岐而效祀逮五月而報政信  
暮月之化遲增秩賜金雖曰循良之典濟川作醞盍為  
經緯之圖某學近非優才疎簿領宦遊不遂徒久客於  
諸侯骨相多屯沒自勞於昭代敢厚誣而微祿輒自詭

以治民眷茲傷錦之憂惕有飲冰之患然而遭罹世故  
三為江介之遊出入里居屢閱土風之變使之推廣二  
千石之美意毋失三百戶之常心因其好惡而罷行守  
以儉勤而取予行其少學雖莫逮於絃歌奉我寬條尚  
不專於刀筆春陽煥沐兵衛靖嚴額綏六氣之和以介  
百神之祀

赴任上太守啟

朱子淵

仰函又以趨風久願忝於御者遵樂郊而問禁方有請

於侯人雖漫仕之崎嶇亦窮途之遇合敢徼芘賴自列  
姓名恭惟某官間氣清明英猷宏遠孔門高第獨推叔  
度之風漢代名臣無易太公之政蚤策勲於俊域寢飛  
譽於周行當法宮親事之時膺大邦維翰之寄德音四  
布如臨魏闕之光風化一新坐變閩山之俗佇聆暮召  
入告辰猷某拙與命謀學無師授買山退處歸失故鄉  
結綬拜趨習成俗吏寸技靡聞於成事一官甘意於隨  
人乃眷名城獲陪末掾紅蓮綠水老入賓客之賢畫戟

清香夢想風流之勝  
窮陰凜若坐嘯裕然  
願宣六氣之和以介  
百神之祀

赴任經由与袁守啟

高子美

願識荆州未登門而披霧得官  
桂嶺將假道以趨風豫  
謹書郵仰承記室時屆朱明之盛  
物迎長養之宜惟宣  
弟以臨民有吉祥之來舍恭惟某  
官道德著舊文章宗  
師射策楓宸掃千軍而獨立  
占名桂籍間二人而特優  
屬資帷幄之謀擢贊樞機之地  
朝廷倚以為重天下想

見其風暫分漢室之憂  
條網並布遠繼韓公之治  
聲望相輝矧以優游恬淡之心  
更廣潔淨精微之教  
士歌於學即因入國而可知  
賓至如歸亦聽出途之皆欲會  
膺急詔歸陟近班某乾坤  
腐儒造化遺物文場角逐  
僥冒一時之功名仕路  
奔馳汨沒十年之塵土  
志方求於將毋恩遂畀以  
長民雖知三月之聚糧  
尚若百舍之重趺天何幸  
會獲出治封過見國僑  
期得如舊識者入覲  
鄭國非國少加礼焉  
佗所傾心尚容拜面

赴任上通判啟

林宣塵

奔走而在風塵徒為俯仰拔擢而宰山澗初乏才名將受命於簡書敢抒懷於竿牘竊以仕宦因時而為隱顯爵祿在人而有重輕稚川仕才也為丹砂而求勾漏之行淵明達士也恥斗粟而為彭澤之去周顒應鶴書而超北山未免於移文王喬化鳧鳥而飛太史徒見於候影雖未超乎塵俗之外亦終歸乎吏隱之中某易智反愚背巧益拙嘗觀古人出處之義益知今日進退之難

桑梓相鄰願負百里之米松菊未種欲為三迳之資每自甘名位之卑懼或遭官長之罵由天而幸為地者誰茲蓋伏遇某官學博而志宏材全而能距金百鍊而淬其利玉三獻而實其珍功名必致以自期富貴鼎來而未艾以刺史之任姑居其半而君子之道未究所行贈佩刀不許其辭美矣有公輔之量酌杯水將為之餞清哉得父老之心鋒車已見於趣還別乘豈容於俟駕某捧檄而喜辨志以行烏鵲之飛必有所依牛馬之走自

忘其賤高天澄澈當為雲霧之披廈屋悒悒可知風雨  
之托矜悵所冀翰墨難宣

赴任上通判啟

葛大受

摹德搖旌久仰仲尼之日月勅官斂板行披樂廣之雲  
天將遂鳧趨預深燕賀願惟薄領佐乃民官雖尾群僚  
實閱百里素號糾稽之職尤為官轄之司敏速有聲當  
得李奮之一閱清華假道宜追徐浩之三遷僥非鴻漸  
之資曷稱鳳栖之地伏念某簡編舊蠹場屋陳人鴛力

一官強穎寸祿花磚紅藥起家已負於初心槐版綠袍  
報國尚期於晚節夫何際會獲在按臨恭惟某官學實  
天人識淹今古縉紳儀矩文行宗師暫煩公輔之才榮  
貳侯藩之政甘棠陰裏聊題仲舉之輿丹鳳池邊行作  
傅岩之兩某備員奔走獲聽指呼寒垓正賴於封培碩  
鑿尚勞於鐫刻願同黎庶被千里之仁風尚冀鷦鷯穩  
一巢於德宇

赴任与通判啟

馬子才



叨奉宸恩獲承郡寄湖山千里慚非共理之良民社一  
邦謹結同僚之契尚俟瓜時之報遽先雲體之瞻伏惟  
某官上智稟資中庸為德學既優於臚仕寔亦茂於蜚  
声旋膺出綽之榮更侈題輿之寵某猥繇使令濫預分  
符方虞浮食之訛敢意餘光之托請惟欣幸曷既敷宣

赴任上通判啟

吳仲權

抗塵走俗邈無望履之借披霧覩天徒積執鞭之願惟  
貴賤自殊於霄壤故姓名莫徹於門墻豈謂誤恩叨榮

屬吏方傾依於盛德宜修布於天書庶幾視聽之嚴或  
以忱恂而達恭惟某官風度凝遠德宇粹和言可法而  
行可觀勇於義而果於德早陞臚仕綽有令猷吏事詳  
明卓尔兩京之循吏文章爾雅炳然三代之醇風奚膺  
上聖之知榮貳大藩之政雍容郡國聊專半刺之權密  
勿教條即奉十行之詔別膺俊擢式究杜園某性既秉  
昏不惟樛散早脫巾而筮仕因飲綽板以趨時素乏長才  
豈有鷓鴻之望歸無二頃未忘鼠雀之求比赴調於上

京濫乎民於下邑顧材疎而智淺當任重而責深豈知  
竊祿之方適隸福星之照依歸有地欣托庇之匪遙慰  
喜無涯但溯風而自度清商初成大火漸流仰冀順時  
倍加調護

赴任上通判啟

王致君

彈冠而仕仰瞻別駕之屏星歛板而趨遽諮公堂之宿  
霧天其與幸人以為榮敬奉尺書致恭大席恭惟某官  
英標岳峙雅量淵渟文健雅而雄深德輝光而篤寔才

非自耀粹然三代之風政不出奇坦若六經之旨荐試  
割鷄之手稔蜚馴雉之聲考功亟奏於楓宸錫命旋飛  
於芝檢煌煌泥軾用彰賢德之臨爽佩刀已有公輔  
之望山川改觀風月平分行進席於龍光寧久淹於驥  
足同流王化謾煩千里之題輿遠籓從班式副九重之  
側席某性天不爽材地無堪分隨太史牛馬走之塵濫  
登貞元龍虎榜之列未聞吏事初試尉曹撫楚奚辭叨  
贊一同之治幘蒙有賴昂依半刺之榮坐逃曠敗之虞

宜有超承之幸高山仰德少儆積歲之誠流水知音庶  
幾今日之遇

赴任上提舉啟

跋仰賢歆久蜚英於槐市祇趨吏役行識面於荊州頗  
為隸之維新知託麻之有自敬修尺牘用寫寸誠恭惟  
某官天所間生文之司命書讀平生未見學叅前聖不  
傳混融天理於日用之常酬酢世變以時中之義地嚴  
璧水表儀鼓笥之八千雲近蓬萊步武去天之尺五果

題名於雁塔宜促侍於龍墀尚煩琬畫之賓協贊中興  
之業旋斡一時之邦計穩持九路之利源惟地宝之不  
遺斯泉貨之有裕孔子嘗為委吏下惠不辭小官公家  
之利無不為盡足國裕民之要賢能之舉不待次持經  
邦論道之權某鈇黥腐儒箕裘末學分隨太史牛馬走  
之賤濫登貞元龍虎榜之科初試尉曹未聞吏事居有  
面墻之患動多槌墮之虞所賴依仁少稔曠職何其幸  
也獲披宿霧於公堂又有甚焉願借餘波於天地

赴任上教授啟

縮青絲之綸方愧塵埃之俗吏坐絳紗之帳乃逢道德之真儒叨睽桂籍之名敬下芹宮之拜恭修尺牘用寫寸誠恭惟某官讀萬卷書通百家學粹然出於正接游夏之淵源煥乎其有文爛卿雲之黼黻蚤蜚英於槐市旋擢第於楓宸有光雁塔之題姑掌鱣堂之教簪纓敬仰具奉山北斗之高冠履從遊有沂水雩風之盛聊居領袖未究規摹士雖就有道而正焉上念何相見之晚

也渙乎甚渥起先生於齊魯之間晉接維新致吾君於堯舜之上某筆膏易涸學殖久荒偶濫竊於儒科願仰攀於賢躅禹門浪暖雖同比於魚龍莊海風高竇殊飛於鵬鷃底賤祇趨於吏役尊崇欽仰於儒宗方跪聽於誨音敢僭論於年契嘗憂駁雜類東方之不純師何幸趨承將北面而稱弟子

赴任上教授啟

林儀卿

學業同門嘗服何蕃之義行宦游有地將親定老之襟

期苟非黃緣曷為交濟恭惟某官言到聖處文有古風  
北海之掣鯨魚豈若看翡翠苔蘭之上長途而聘騏驎  
無復顧鴛鴦弱蓀秣之間吾道得其主張多士有所矜式  
孰謂廣文先生之官冷自許少室山人之價高叫閭闔  
以排雲當受太守之荐上玉堂而有日詎容嘲客之辭  
某劣不奈何仕非得已十室之邑可使之宰未免不學  
之訕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願聞救失之教其為欣慕曷  
罄敷宣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藝海樓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